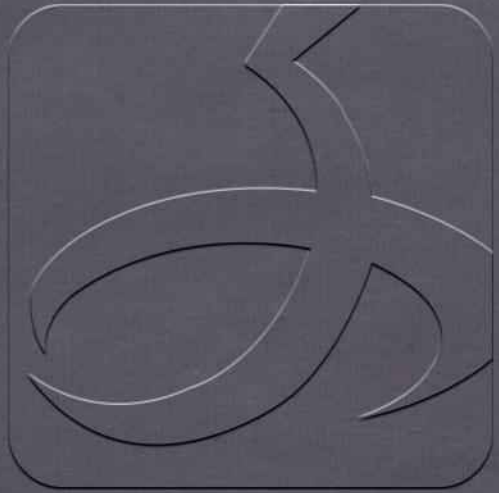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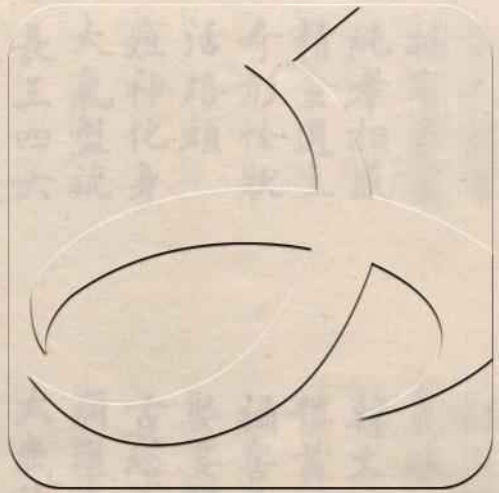


孫 野 蛇 蛇 神 託 古 祝 祝 野 吐 孫  
 燒 腹 新 顯 姓 盤 近 腹 近 腹 吐  
 蕪 吞 天 天 掌 迎 成 成 成 怪  
 孩 手 羊 羊 羊 珠 珠 珠 市 市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妙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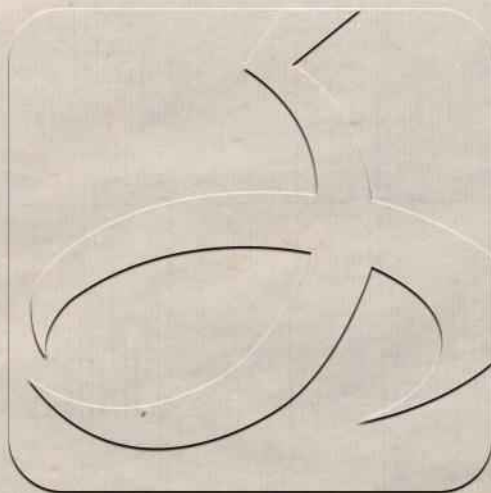
點石齋畫報御集目錄

拾銀笑柄  
吐吐怪事  
野燒斃孩  
蛇腹吞羊  
執折賊  
神朝天師  
說經奪席  
占鰲迎兆  
親迎淨桶  
魚腹藏珠  
人面獸  
覆鳥交錯  
倭僧招魂  
神貓捕鼠  
炎荒異獸

姑嫂保鏢  
妙手割瘤  
孝女剗臂  
刀起拳落  
卜人解事  
掘害暴富  
純孝相感  
精金遇主  
奇形怪狀  
活路頭  
痘神化身  
大氣盤旋  
長三四六  
移尊候教  
白龜兆災

挽回造化  
謂他人父  
江神顯靈  
丐俠救婢  
祥徵榜眼  
氣球妙用  
韓文驅鱷  
倭酋好鴨  
掘害見怪  
娶妻歸妹  
古塔自焚  
痾瘰在抱  
太歲被打  
庸醫龜鑑  
力制雌虎

錢癖  
臭味相投  
冒兵詐妓  
逆婦變龜  
大福無量  
財神內向  
綵勝同簪  
財運亨通  
盜亦有道  
鐵面僧  
浮家泛宅  
倭兵殘廢  
游戲三昧  
瘋人難防  
情鬼驚書



設阱陷人  
應變多才  
海闊黎  
鼠號財神  
誤為為妻  
魚形志異  
名山勝景  
以布名肉  
天道昭彰  
龜過橋  
花大如輪  
貪詐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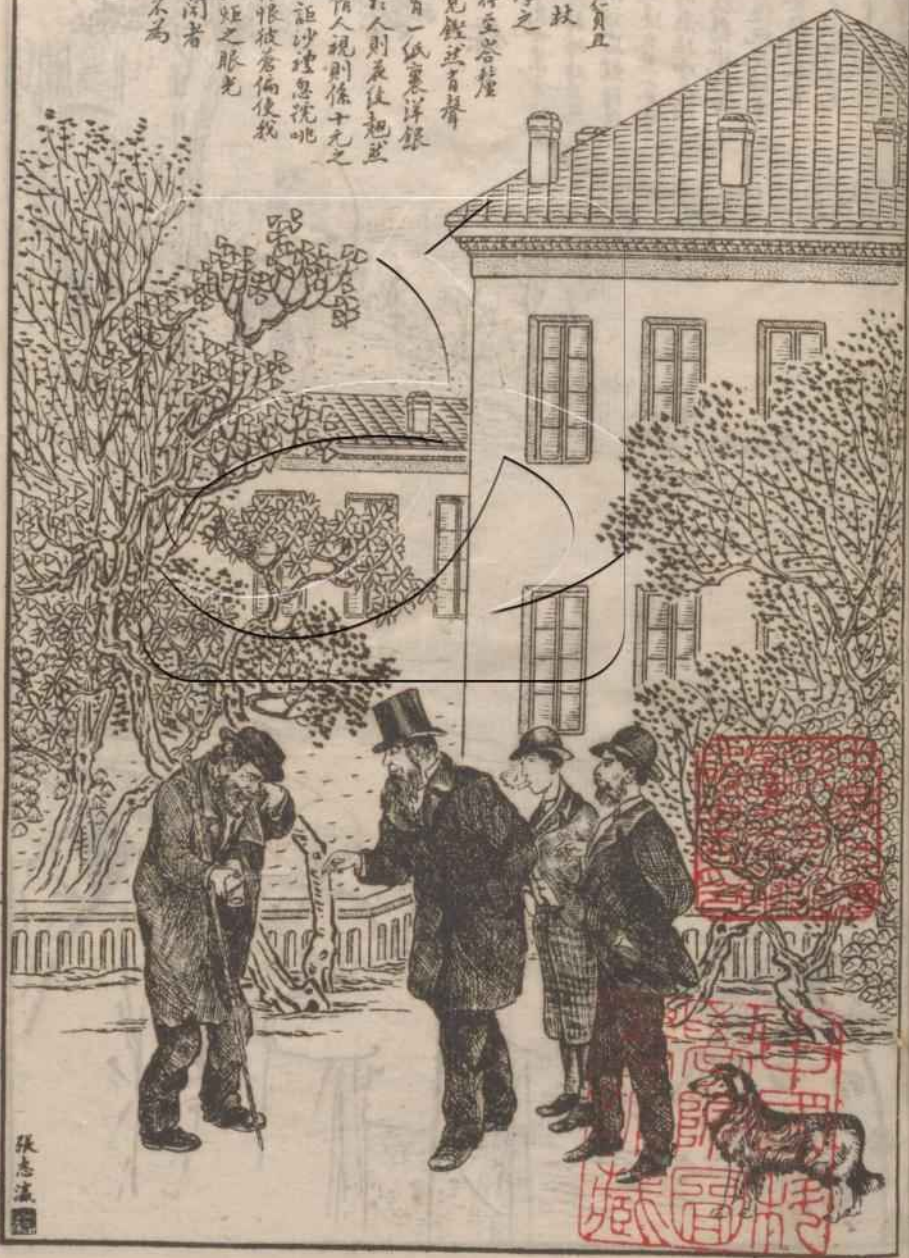
山君為患  
掃除五國  
炸藥自轟  
請官榮行  
神雞不死  
生而有耗  
衆怒難犯  
六盡先生  
情殷殺賊  
么麼小醜  
倭奴火化  
嗜煙齋子

狎客偷鞋  
平鷄將軍  
賭棍遇騙  
忠勇絕倫  
借雪雪憤  
求神驅魅  
烏龜索命  
夜光猪  
幼羅大辟  
雷誤擊人  
別樹一幟  
神警僭越

直道不孤  
開山得舟  
詐死騙錢  
竹放奇光  
馬倒車翻  
牛稱老祖  
瘋人誣婦  
靈芝呈瑞  
人禽之別  
虎威何在  
解圍韻事  
雷殛青蛙

拾銀笑柄

小亞替者沙禮既負且  
歷無心謀生固手一技  
搖鈴市中藉按厚之  
術為術。計其既行至答聲  
街。其故落也忽覺錢袋者聲  
異之。詢而初查竟有一紙裏洋銀  
二枚。喜甚持以贈於人。則其後起也  
果銀珠也。以其低價人視則係十元之  
鈔票。見者方相慶。幸証沙禮忽沈也  
大笑。人問其故。則曰。惟恨彼者。偏使  
而曰。天明可。不。我。則。知。短。之。眼。光  
應。不。知。多。珍。哉。許。矣。問。者  
始。知。其。爾。笑。之。故。笑。不。為  
之。掩。胡。虛。



姑嫂保鏢

結與某大家自言其先世某方伯嘗  
 在漢南開藩當引疾將歸時心慮通  
 遠金多或遭不測因該處歸師張  
 某名時之護送張通遠出其家中  
 子婦及少女利其重將應招而並約  
 酬金若干各送一健騾懸轅胎弓  
 鞍旁行馬里若涉坦途既抵臨方  
 伯心謂女子有何武藝徒以火言  
 欺人中悔欲減半酬之而女望色  
 言曰我張氏鐵胎弓累代馳名  
 前在燕山某隘皆活敵也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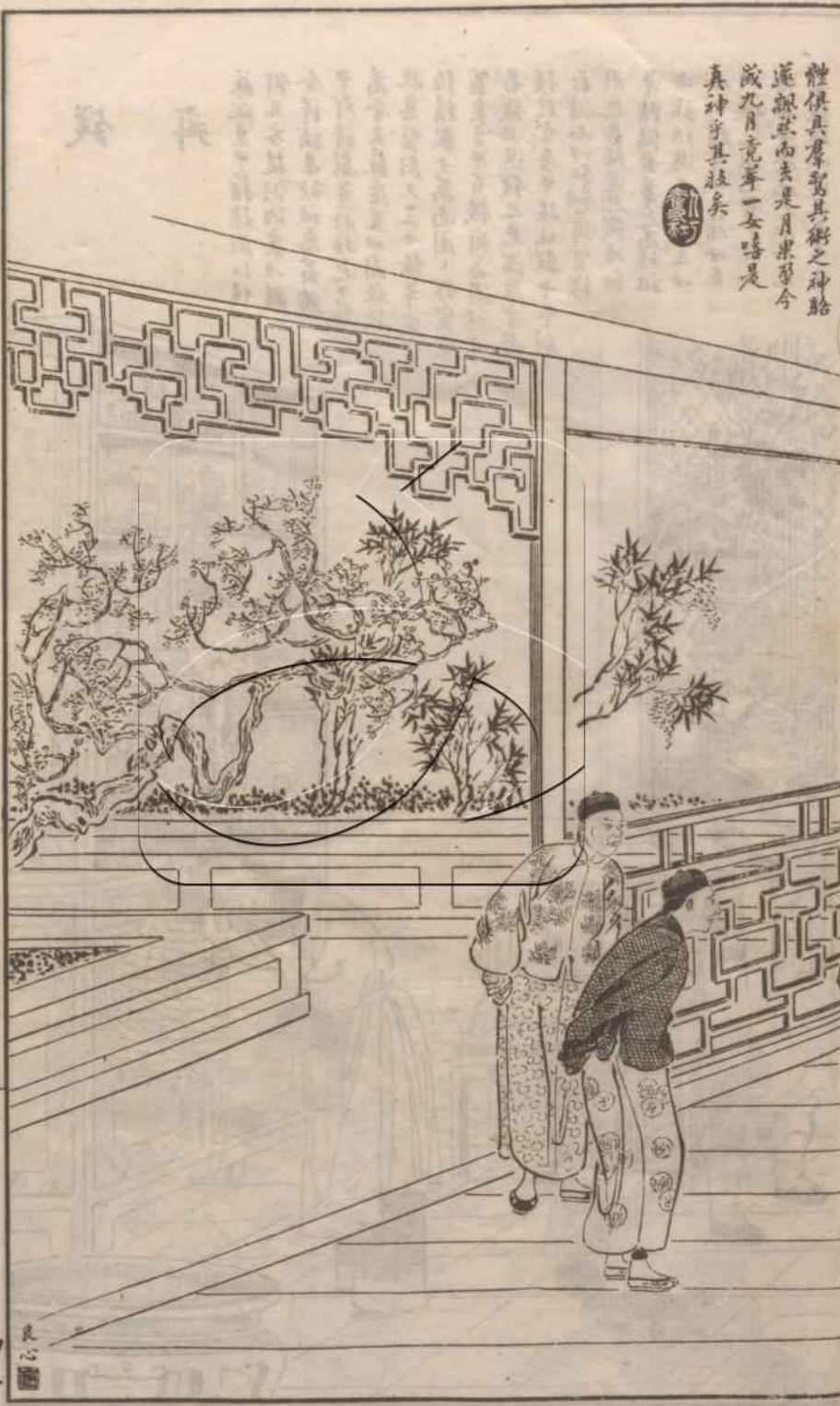
快武者以我兩人注身逆守生騾  
 至教場張子取鐵丸對陣但見  
 兩彈相觸碎其逆馬連發二  
 十餘丸無一不中若觀者服  
 此方伯無言付金如數而去



挽回造化

盧福生者江陵富家子也年三十無子望之甚切至臘偶赴相家湯餅宴臨食而嘆同坐有寶慶人賂梅嶽叩以故盧德連哀曲賂曰信為君言某有小術為君謀之盧聞之喜不自勝乃共借瑞合妻出拜賂命持大磁盆一隻滿注清水沉廉照大錢二文於水底一係陰面一係陽面賂為書符念咒心手向水面書字用黃表紙覆於其上良久揭起字入紙工作紫赤色乃使盧妻向水中取錢詳囑勿致錢翻妻如其教詎持之未固一錢滾落於盆僅携一錢出水視之則陰面也賂頓足曰惜乎其女也若不令翻則男矣乃復使俯視水中深若丈餘隱隱有一女嬰百

體俱具尋習其術之神賂遂認然而去是月果習今歲九月竟奉一女嘻是真神乎其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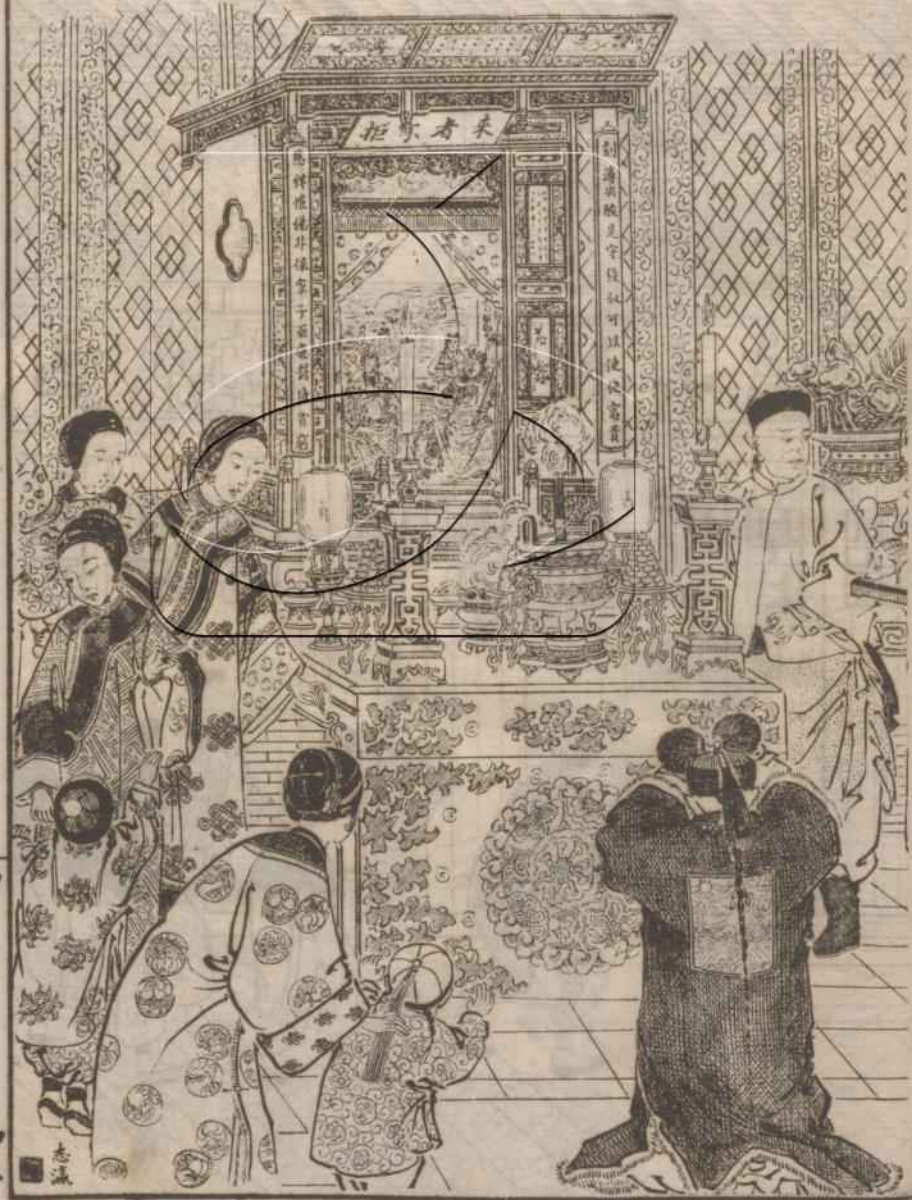
錢

癖

蘇城某甲籍隸浙江性  
僻且吝援例內裏以縣  
令得補某缺被參蘇職  
甲所得數年收括之十餘  
萬金在蘇廣置田園種款  
收息盤利又三十餘年家資  
約積數十萬而固作富家  
翁矣生平有錢癖每遇以洋  
易錢必選錢之光潔厚重者  
預貯空屋中振玩數十分別  
存儲而以紅銅薄質錢  
用之其所選之錢為初  
年積儲者尊之為始祖  
由始祖遞至二世三世  
今已積有四十餘世有  
以祖龍視之者甲終不  
悟每逢祭祀之辰必先  
祭錢祖而後及其身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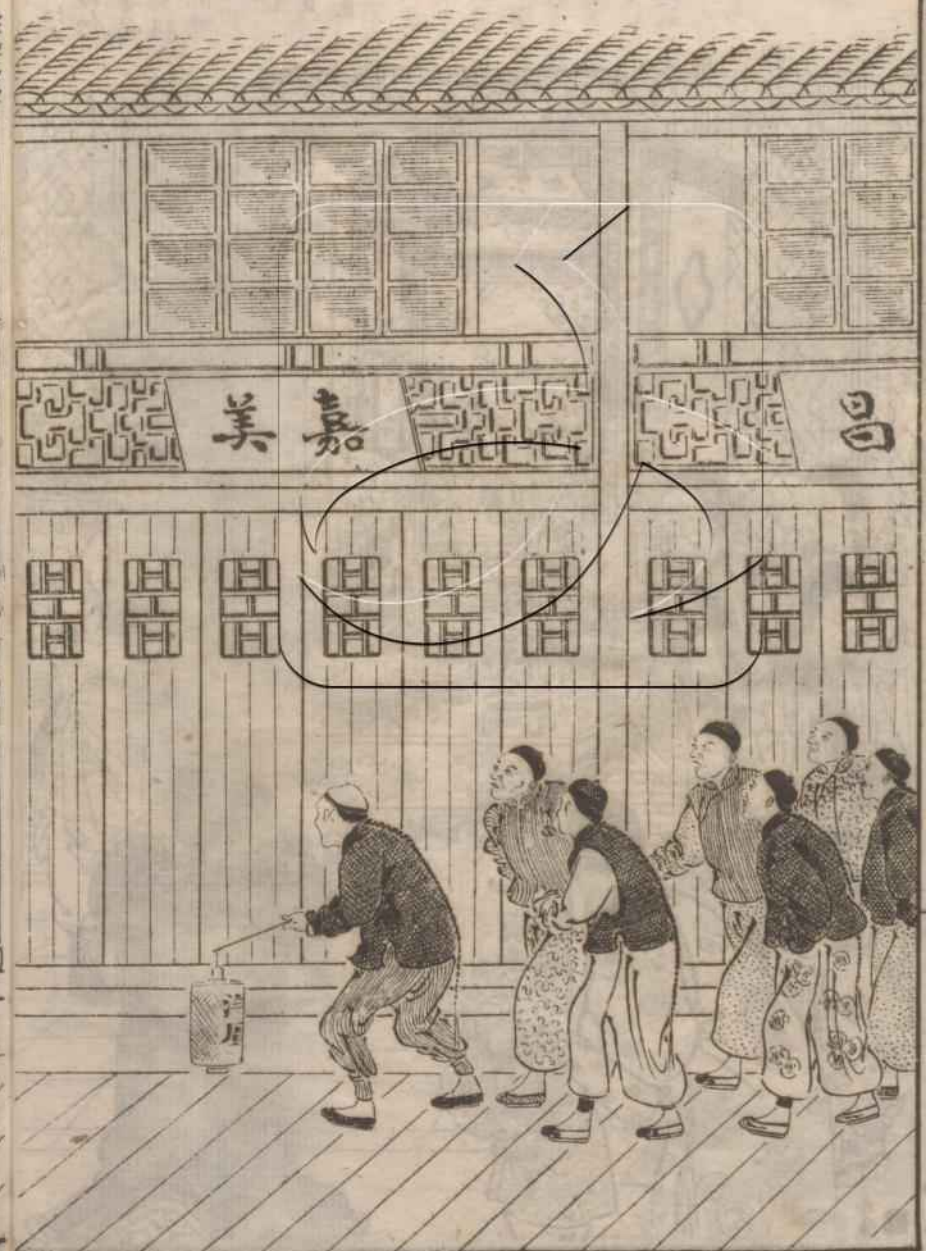


之祖嘗為巧匠造一紅木  
神龍名曰路頭堂內供  
財神及招財利市等像  
額以橫額曰來者不拒  
懸以長楹曰刻薄夫隨  
是守錢奴可以使他富  
貴慈祥惟悖非保家  
子正應罰彼負其  
語如此生平已可概見  
矣



吐怪事

蘇城家院美施  
相公街口埋豚  
祥王棧對門某  
洋廣貨店於工  
月廿七夜三鼓  
時大門已閉名  
夥方散望開謀一  
老姬在厨下洗滌  
盆盪忽聞屋活音  
扣門尋姬問為誰  
門外答云某係送  
夫歸途誤行曠野  
不知此是何家  
若家前門臨何  
街市姬云此間



空地名為北局之市  
門即觀音寺街而何  
人斯實夜至此可述去  
其人態極暫行方便欲由店內假  
道姬有難色未及回言門忽自啟  
其人遂由店堂拔開而出狀甚  
急遽店夥正笑談之際瞥視  
法堂扉出一人頭戴紅纓大  
帽身披縐素袍元色外褂  
足穿皂靴面目黧黑行走  
如飛均若異常驚駭志危  
其法時踏土已無行人但見  
其人一步一蹤高無聲齊而  
來而去此進至去威坊巷口  
相距不遠徒聞長嘯一聲  
頓失其人所在其怪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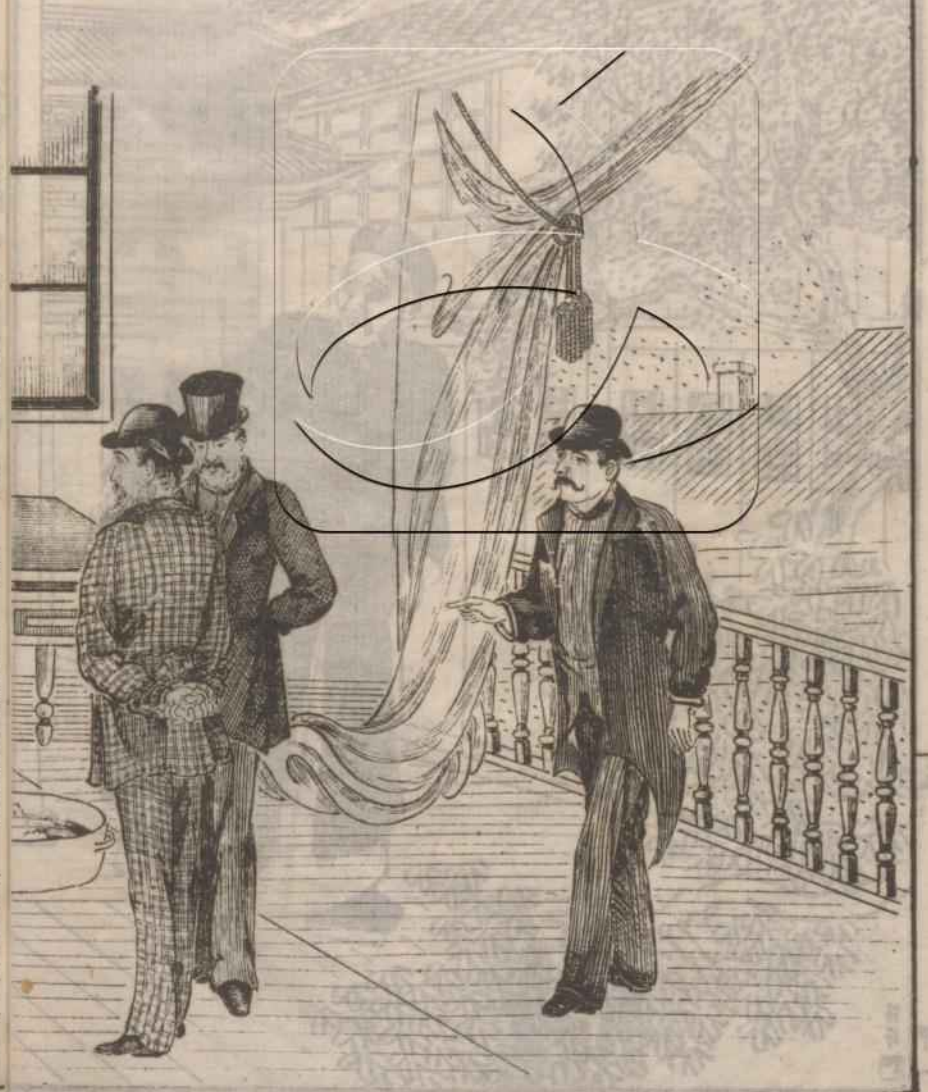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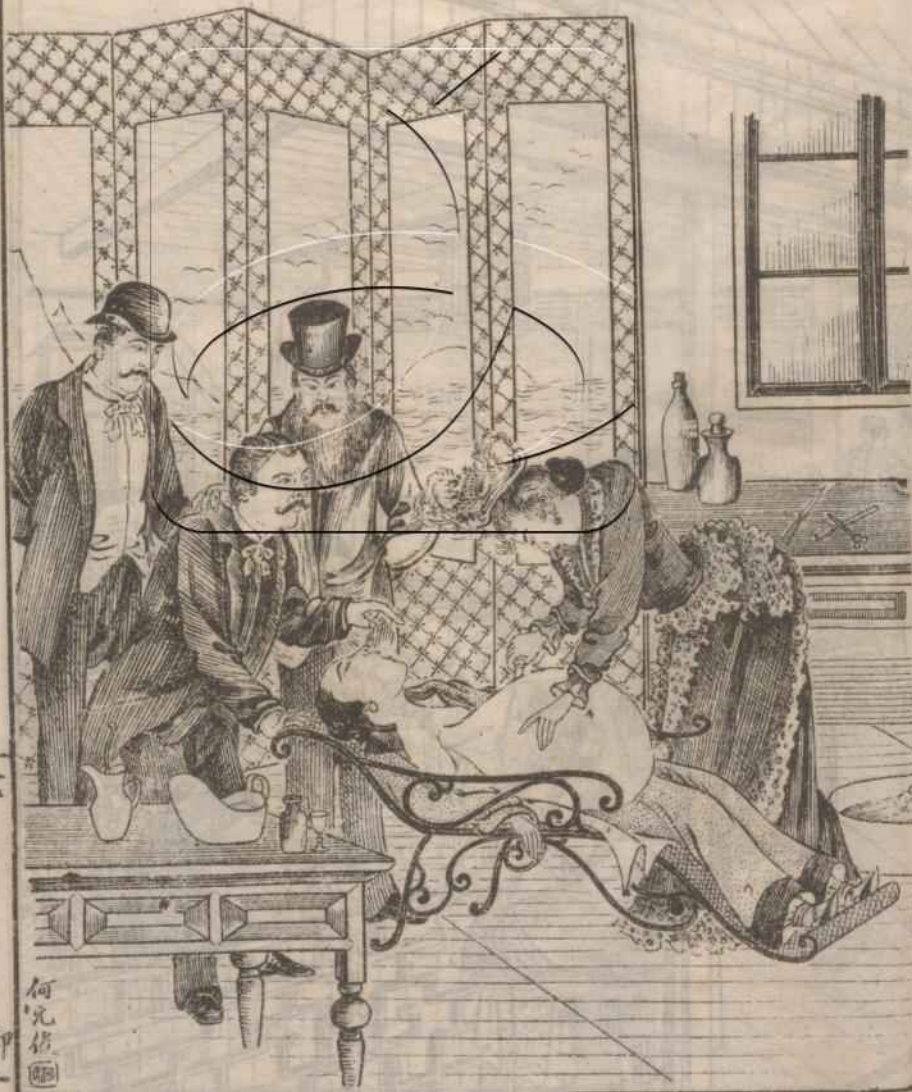




妙手割瘤

本埠西鄉有某甲者年六十有前  
 前娶某氏女為室該氏胸之前  
 本有一瘤甲亦不以為意惟  
 日見漸大心頗厭之適醫周  
 效英及近日瘤竟垂至腹下  
 甲憂之旋聞西門外西園女  
 醫羅醫生能治奇疾因往求  
 診醫生見其頑大無朋甚為  
 詫異權之重二百四十磅許  
 加許治似非不殺之症遂於  
 日前連請至流諸西醫會診  
 并將後以并置機器鐵磅上  
 施以酒藥用利刃將瘤割下  
 然後清水令其蘇醒再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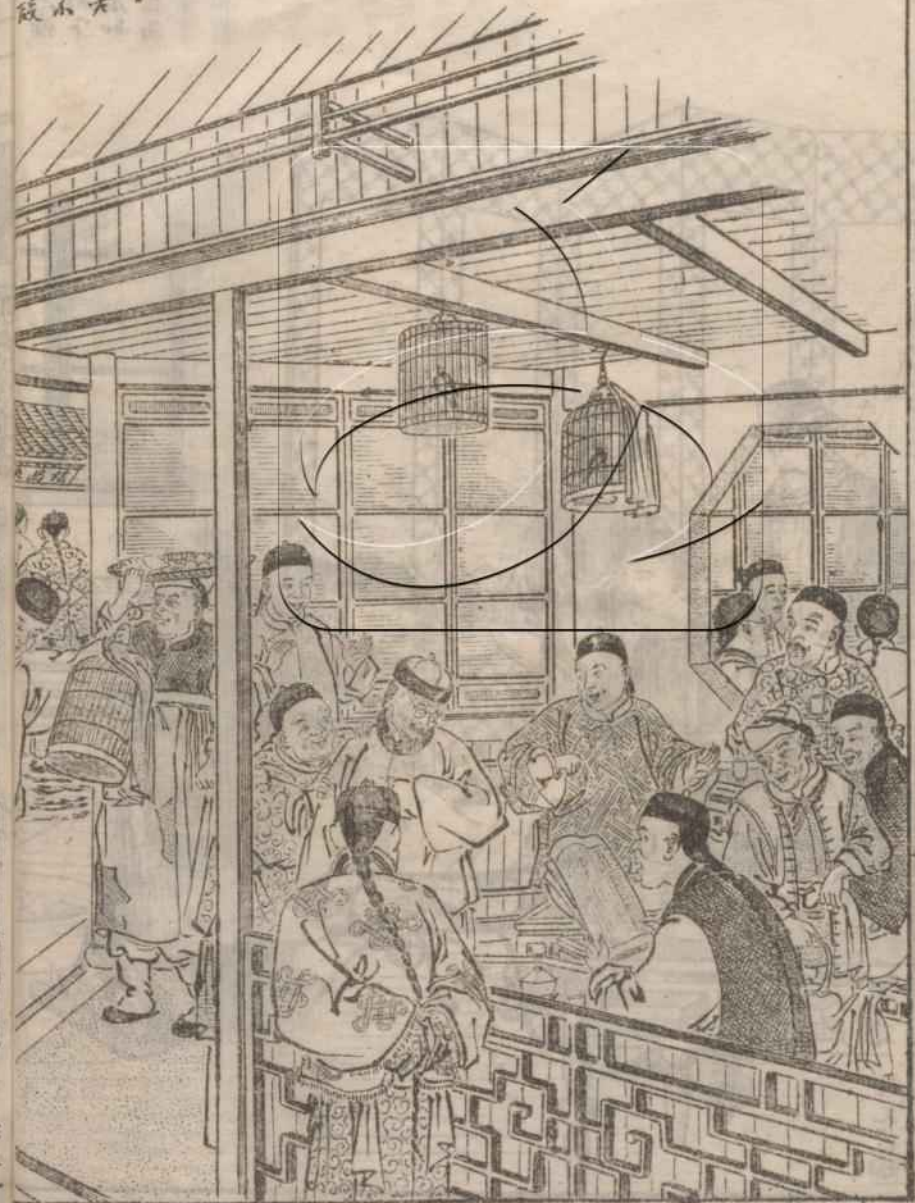
身祇得七十八磅則割下之瘤  
 竟重一百五六十磅矣則下  
 該婦業已就瘳行坐起居如  
 常重累不禁喜出意外據西  
 醫云此等大瘤從未有者故  
 已漫以藥水寄往泰西大醫  
 院中藉資考究



謂他人父

日前中報後幅登  
有告白據其題曰  
願作煙跨異而視  
之始知其人年甫  
廿四因設業執事  
一介負以洗無地插身  
欲竟老年之嗣者收  
為我子法見百反祠  
葉局老人亦登告白曰  
余為尔父訓以為子之  
道指之使來謂能受訓  
厥人當為厥家主業云云  
亦一笑置之居無何閱者  
人得一回信自述其志不  
願作煙跨欲寬一潤餘錢

業者奉之為父方不失為小主  
人如欲見而可至官渡府署前  
悅泰茶園相訪老人語極書訓  
斥逆作惡論其人心未死尚  
欲更端以試也嗚呼世之極  
短於者多矣或自幼養之或因  
親納之遂未育素不相識人已  
長成不出自是者之命難毛逆  
之自若者乃以此人者業擅陸  
苦心惡廉即竟欲以愛易姓氏  
固賺有財以為家業唾手可得  
而不知其適為人惡也天地之  
大無奇不有觀此益信



臭味相投

某家右家有銀倉祖以萬計  
極驕者以銀器溺器非錦龍  
鳳單以鋪展假春至細紋粗  
置田人祖楚上一侯漢見而  
怪之問何物給曰藏人來湯  
器也侯漢既視問臭味知之  
曰請飲不遂就其口而灌之  
乃直言曰是溺耳侯漢怒曰  
尔以溺汚人祖宗彼即尔  
田何狎視乃尔沈上有天地  
君視所等字豈不傷天害理  
耶即以此物擊其頭而水血  
並流窟窟而去後生一兒極  
痴跌不數年已將家資蕩盡  
人謂其覆亡之禍早於乃父置  
溺器時卜之世之虐佃者其警  
諸



野燒荒孩

野燒荒孩每於隆冬時焚燒  
田間枯草以為嬉戲而無甚  
害故官長不之禁也日前奉  
璋來野園家嘴相近有某童  
與其左鄰之歲小孩出外游玩暫  
見某姓墳上茅草叢生隨風俯仰  
相與擊擊其頂因見新封方作野燒  
之戲見瘋心喜忘去其封其所為不辨  
風勢狂煙原無懼忱以瘋火一山俱紅某  
童拔步走避奔僅其衣  
服而新極則逃避  
不及已及介之  
推之抱棺而  
去矣呼惜哉



孝女割臂

女姓何氏高昌寔先生之長女也性淑慧喜讀書能識大義嘗見  
古孝子有割肝割股等事心竊慕之問先生曰若此者可謂孝乎先生告之曰  
此愚孝也不可謂其心亦可嘉矣余欲仲冬先生患癆疾甚凶庸醫治不  
得法後補劑日益劇時女年十有八憂形於色日夜侍養無以為計乃於深  
夜焚香請天師馮求代割臂肉一兩和藥以進先生食之甘疾稍瘳然終  
不脫庸醫用藥之力以致飽者不能格夫先生遂峰道山事法家人院濯衣  
棠兒穿袖間腥點斑斑紅驗其臂則刀痕宛然猶未結痂也嗚呼先生以忠  
孝傳家今得淑媛若此亦足為名門先矣



江神顯靈

江干一帶各蘆洲  
皆有魚套若潮  
水低涸之際漁  
人必備香燭虔  
申禱祝名曰做  
套又定章之法  
三日致祭江神右  
則乎多怪異故皆  
遵守不敢或違今  
在金陵觀音門外  
蘆洲主祠不肯信  
俗例遂爾做套有  
所批蒙入夜即塌



再展再明至於三  
四工造不就洲主  
怒甚王即招人捕魚  
証意網下而水已決漲登時  
將套撤却安見巨魚一尾頭為  
鐵杆大逾尋常漁人之入水者  
莫不被其撞倒來知有異共勸  
洲主仍循舊例祭江後三日再  
祭魚套剋期成事平靜為怪所  
獲魚鮮亦視往昔無減江神誠  
靈怪亦札謹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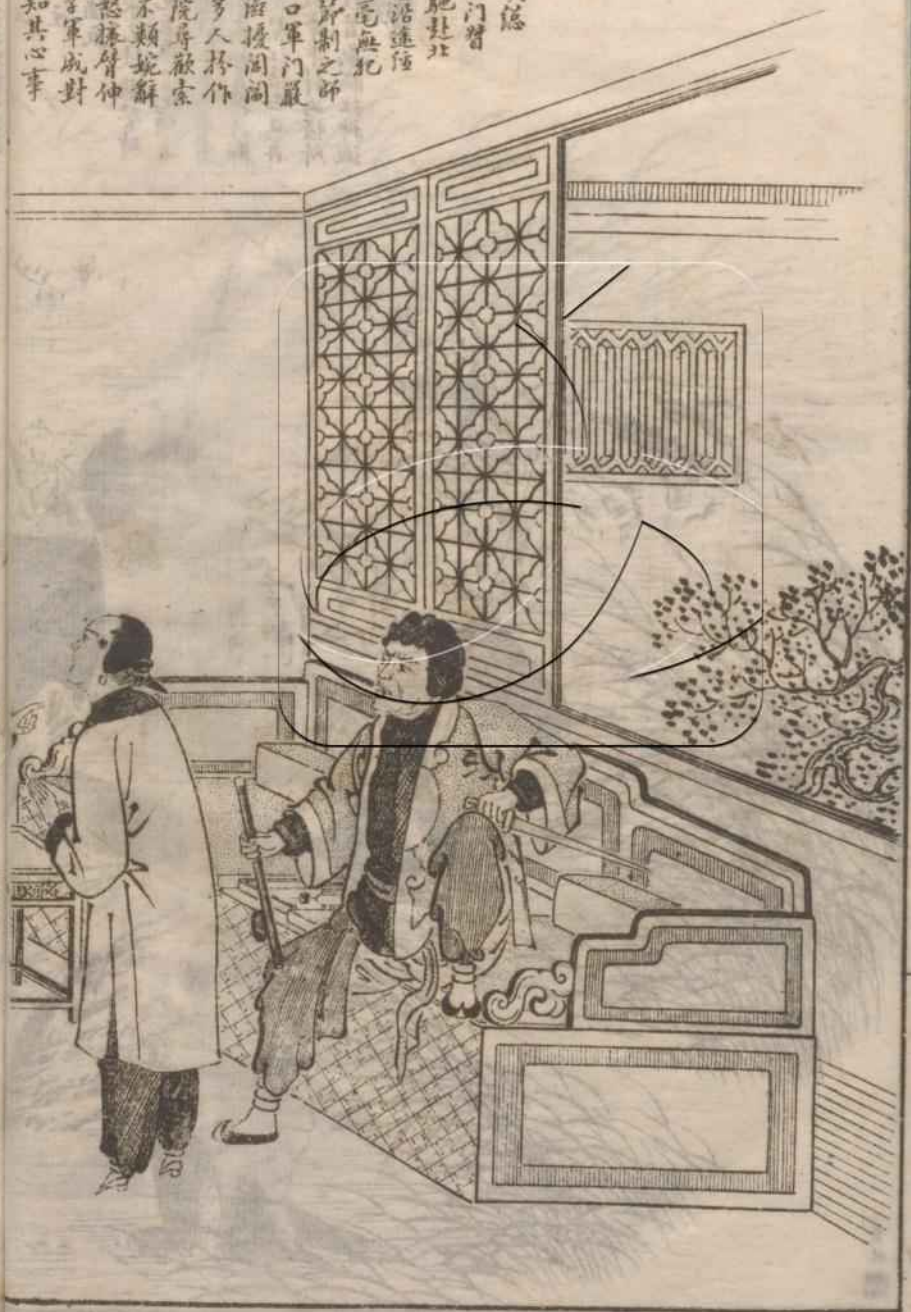


江神顯靈

冒兵詐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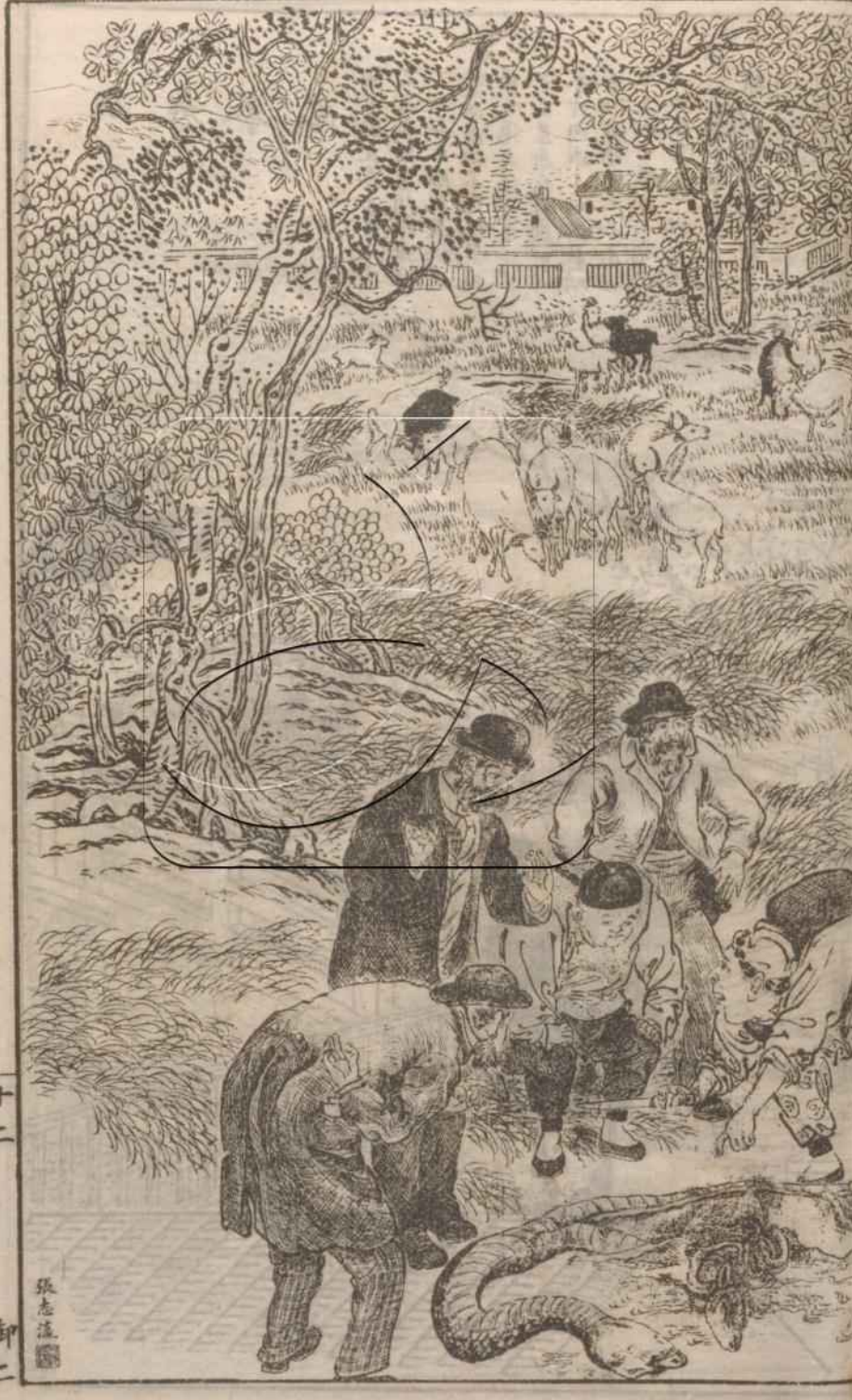
貴州古州鎮總兵丁衛三軍門督率苗兵三千馳赴北洋剿除倭寇沿途經過地方皆秋毫無犯見者咸歎為新制之師日者道經漢口軍門嚴加約束並不滋擾閩閩乃忽有無賴多人於作苗兵至某妓院辱飲索詐施搗見其不類婉辭却之無賴大怒揮臂伸拳竟欲與妓爭軍成對壘之勢嗣有知其心事

者能以香伴數等姑憐情而去夫天下假冒之事不一而足當其未信破綻雖自稱觀察自稱司馬人亦孰得而知之及其敗露身名俱裂讓無賴乃送兵丁過境之時發說詐搗妓之想由斯以推何往而不可冒其得以神龍之見苦不見尾也何其伴欺



# 蛇腹吞羊

南洋麻六甲之武吃曉迷地方有巫來由人沙逸者於上  
 月廿六早至園牧羊轉瞬聞羣羊爭先奔竄檢點已矣  
 一頭和甚異之僅見臨玩羊羣盤踞一蛇蟠若遊龍沙  
 逸驚呼截擊登時倒斃新園有粵人溫日新者持刀  
 而至剖開蛇腹則羊在焉始知前此失羊即被其所吞  
 噬由是取其膽而制其皮聚薪焚之反化液灰入以藥  
 料再加淘洗乃得精全一錢四分之重據云此蛇膏  
 羊含有金質故以化學之法取之也然觀者疑眾  
 頗疑其為夸詐之談未必果精於化學惜南洋未  
 有格致書院否則持其說以相質証當必  
 有以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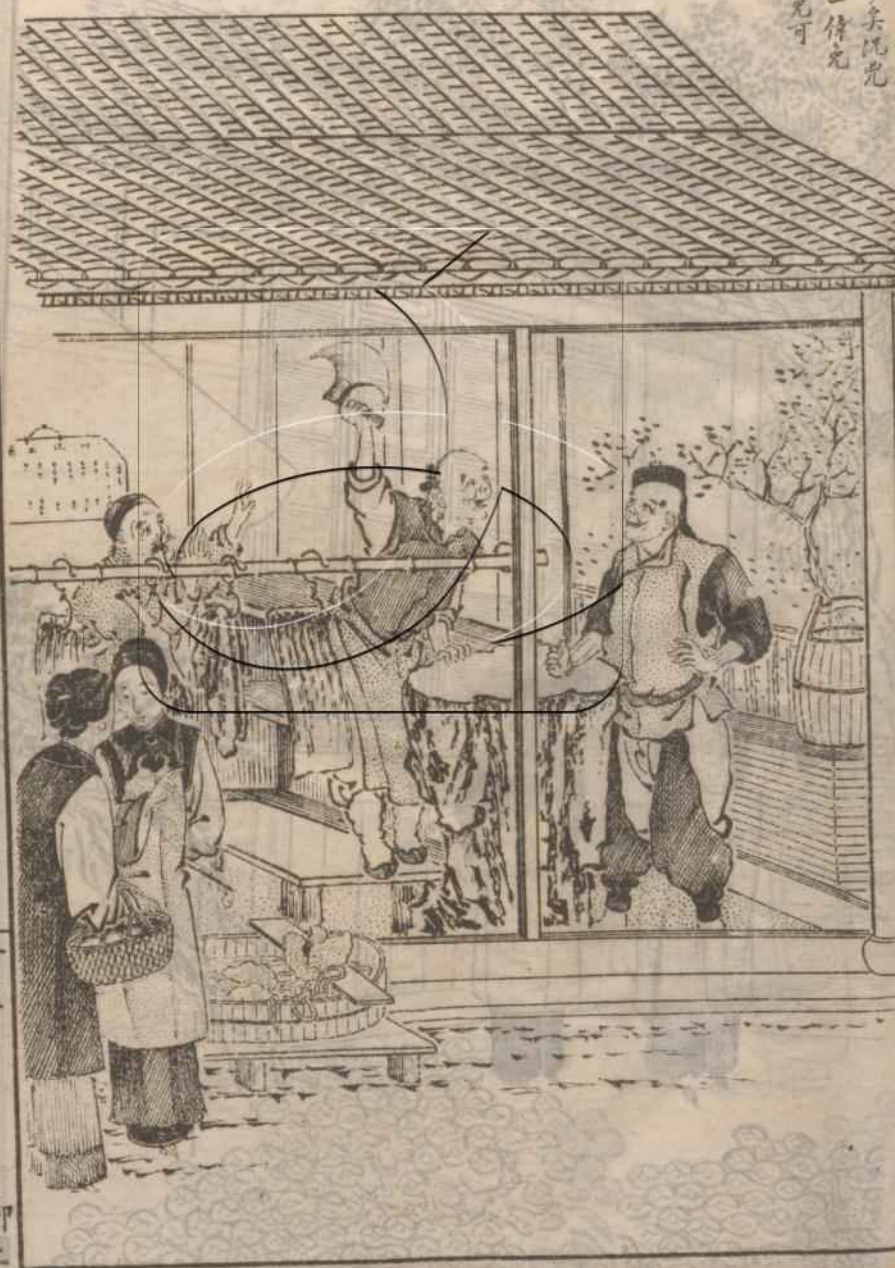
刀起拳落

鄉里游民學店小居言  
不及義好勇鬥狠無所  
不為每至醉處巨禍連  
繫因固仍不悔悟其情  
殊可傷矣海陽有二少  
年五某屠店結戲一伸  
拳於肉販上曰尔敢所  
吾以刀乎諒人必不以  
刀未也一舉刀而吃也  
曰尔敢當吾一耐乎諒被必將  
引手去也言未已刀起拳落跳  
躍於地見者大譁執兇人送官  
而受傷者已血膏氣止矣想按  
律定擬當不免以戲殺抵命也  
夫游戲之事無益有損世之以

戲言而與大獄者多矣况兇  
器乎嗚呼彼惟存一倖免  
之心逆三咎不能免可  
憫也夫



何元俊





丐俠救婢

湖北黃梅縣東山鎮易姓家夫  
婦皆有阿芙蓉癖者一婢年  
十三四日夜伺候與頭列律因  
婢疲倦睡中碗盞水盂項上水盞  
即搖其之睡仍不止復穿其唇舌繫  
一絲一引長後於榻畔婢睡則復更而  
搖其鈴一響婢即醒矣口不能食且落  
一丐視之大為不平俾其已故作刁難得飯  
要未得米銀錢得錢要來銀兩索索而門  
駭馬曰老手定有受不濟難物執不過  
藉此舒憤耳今願送官為君婢仲覺人有  
責賊皮肉則一我大清律例無此刑法但  
爾爾王有鈞舌之說爾其日在冥中交派  
我不必親見不共我今日權作活閻王  
使尔夫婦一嘗此味以快我心言訖所  
操大錐心巨繩繫一秤錘連提其  
口而拍其舌果夫婦憤而乞哀呼  
人解婢舌上錐錐頻頻東省現若  
婢母家故人謂此丐乃義俠  
若流而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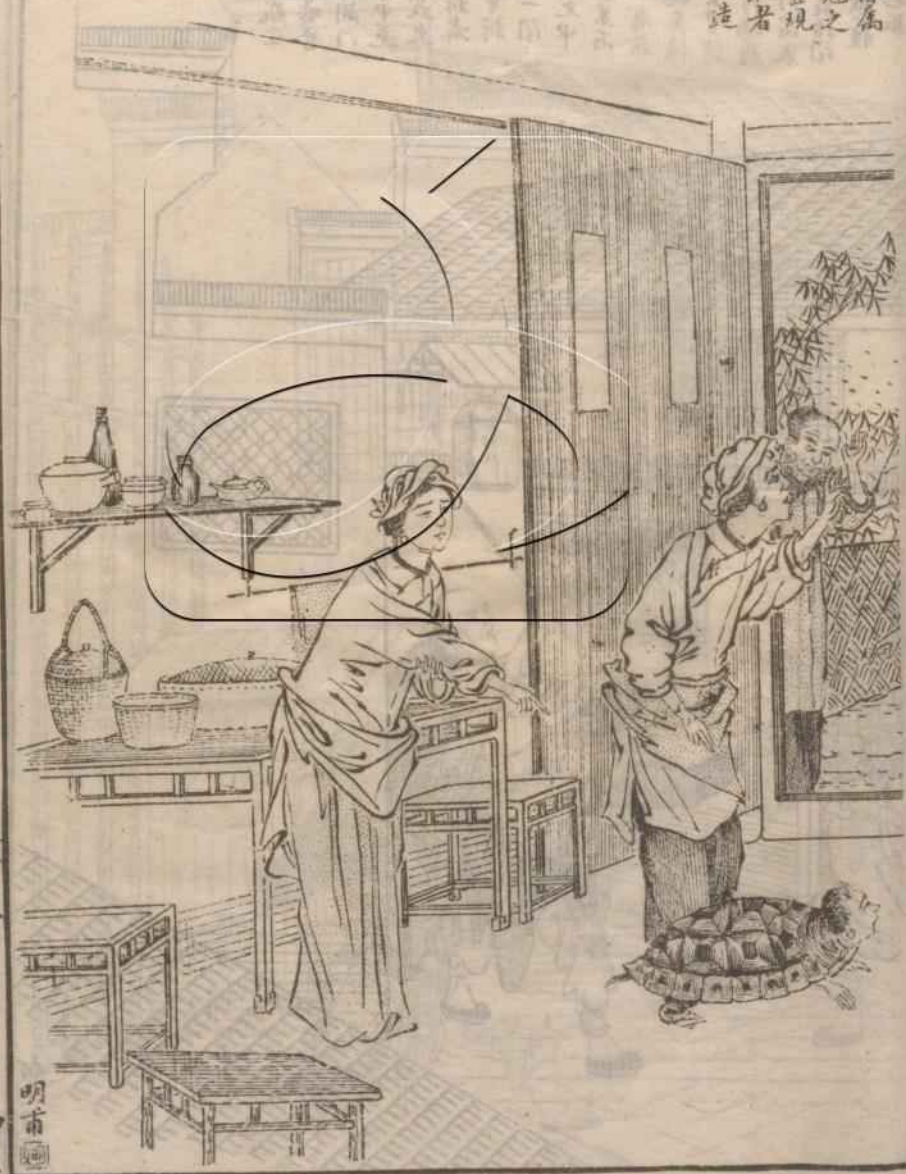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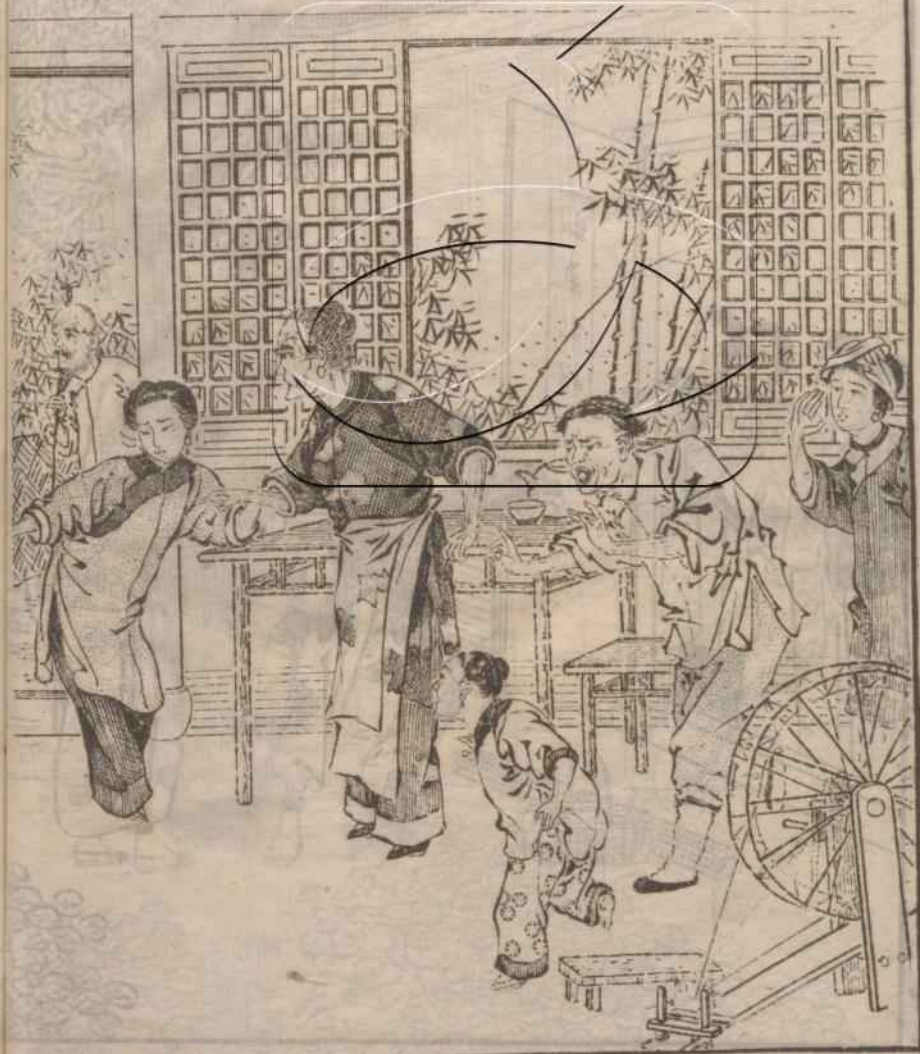


逆婦變龜

崑山某農婦性悍而逆事姑不以禮欲置之死地而未得聞也聞村有售毒鼠藥者婦問其能毒人否以言中有此云胡不殺婦喜挽鄰婦贈之製餅十二枚往喚姑曰日鄰家送在門一丐向之求乞姑曰我家新婦今日伴餅大是難得那有地汝乃即脫而吞奉姑曰以此易餅何如姑視甚鮮潔留之而付以餅已仍吸於鄰家婦見姑謂衣歸問之告以故婦喜試着之忽仆地化為龜姑驚呼其子及四鄰共視漸縮漸小方廣尺餘人謂此悍逆之報冥中有天

意焉或吾謂婦女變龜殊屬不類被控之權自備衣冠之列而莫敢為曳尾之流者宜現其本相以勸天下奢靡鮮恥者奈何以婦女富之執或曰此造化之變的也足其莊嚴

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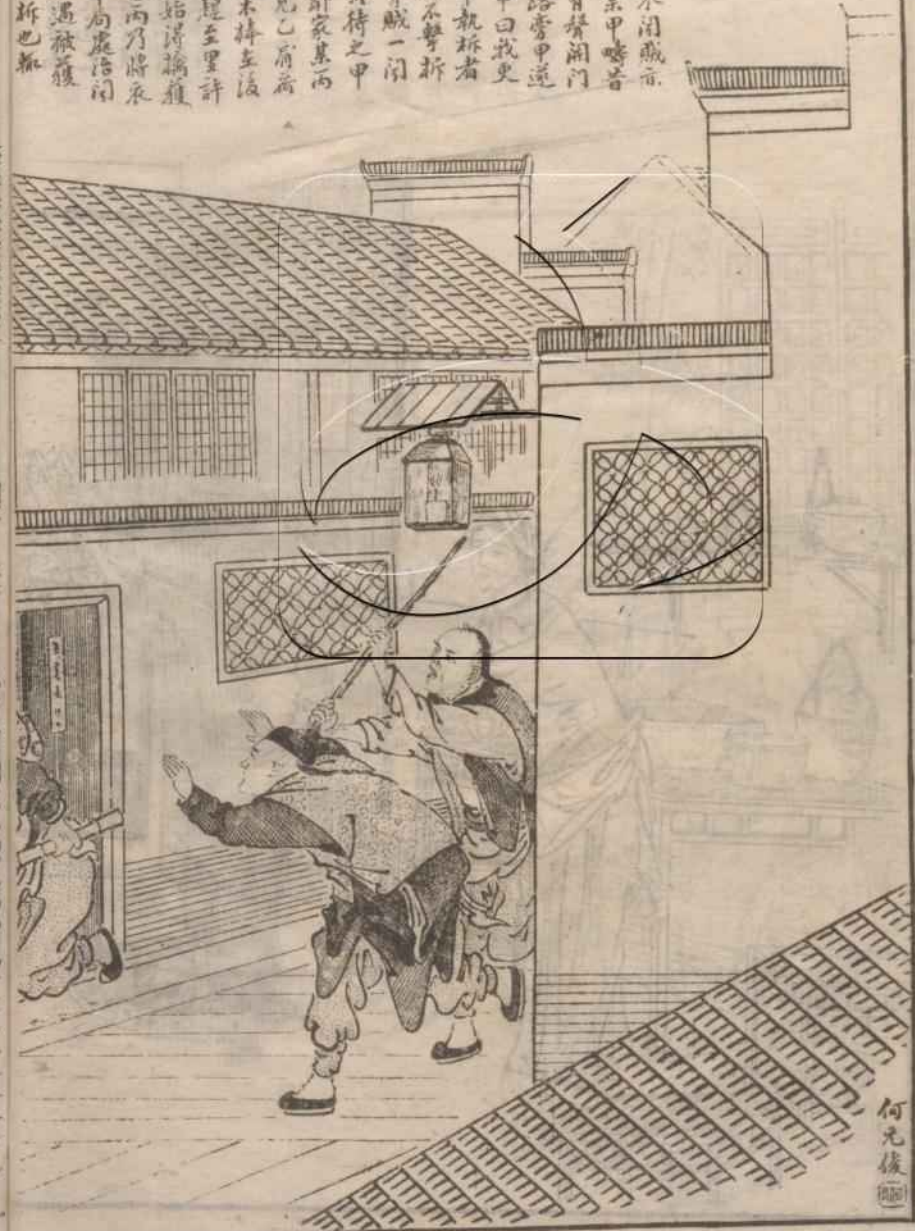
逆婦

執柝賊

史夫執柝所以巡賊木閭賊亦執柝者也金陵北城某甲嗜嗜之夜息閉其門爰亦有警閭門出視見有某乙倚伏路旁甲遂向前拘獲乙從容謂甲曰我史夫也安見有賊而手中執柝者乎甲視之果送問乙曰不擊柝在此何幸乙曰前時有賊一閭柝聲被必潛避致靜以待之甲信之閭扉而入俄聞鄰家某而大呼捉賊甲遂出視見乙前衣衣已如鼠疾走而持木柝在後窮追甲遂揮臂相助趕至里許前有史夫截住去路始得擒獲時木柝猶在身旁也丙乃將衣包取回送乙至係甲向處治問乙慣以此術惑人一遇被獲後九稱捉賊人見其有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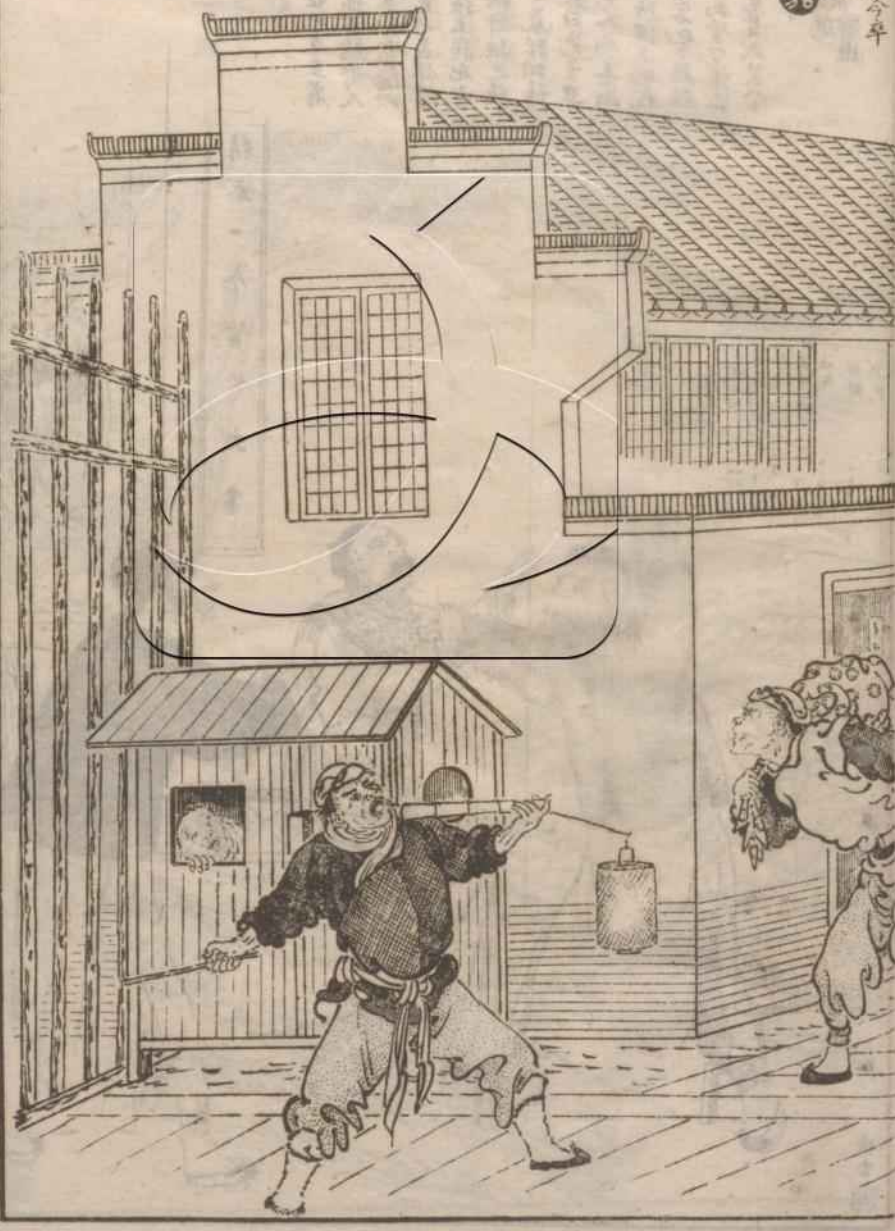
受其愚往信而釋之今平被擒後狡踏亦何用哉

其石



何元俊

十八



十六 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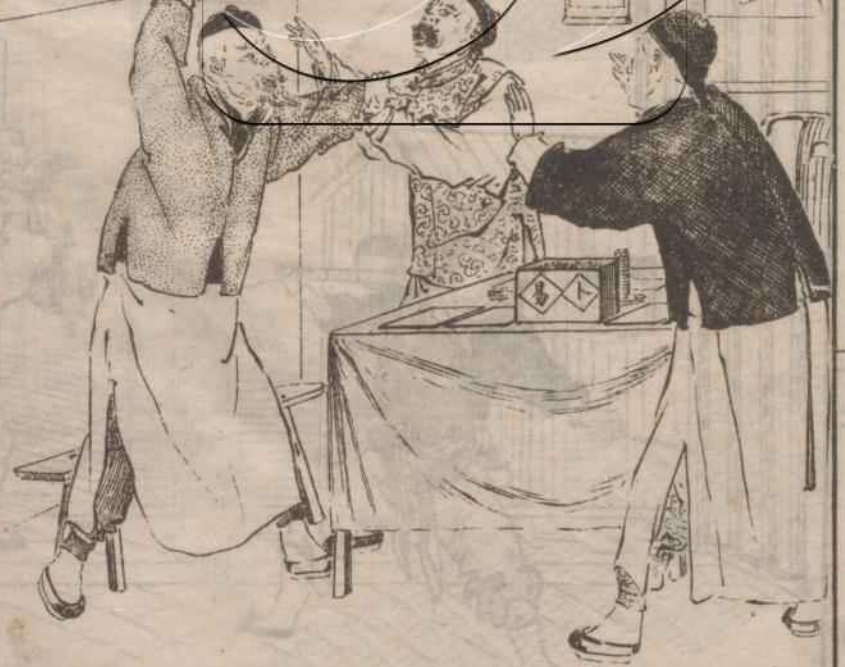
卜人解事

粵垣某甲君平之流亞也日主省城中無庸實卜言事極有驗都人士皆信奉之一日有某學究隱以中儀勝啟事託諸生意以占休咎甲詳審錄詞新曰客強主弱此吉兆也學究大怒指為漢奸扭之欲毆甲不知其故柔聲下氣結相清教學究乃以實告甲笑曰先生早言則不必辱爾矣夫先入為主高麗之禍實由倭人啟之所謂主也我固其犯順而應之所謂客也下錄雖同而才勢自異言某大馬學究遠寄顏謝適厚贈而去一時見者咸笑其究之痴而服卜人之解事

廣東  
順德

精谷一奉管公史書

錄日  
三五  
庚午  
國中  
功名  
亦新  
社字



坊香

祥徵榜眼

廣西省某縣某孝廉學字運而性純好行善事為一邑矜式去冬某晚忽夢一神贈以明珠一顆醒而異之言於親友咸莫得其解某太史聞之賀曰此今科榜眼之兆也既問其故則云昔陝撫畢秋帆中丞蒞府孫湖如洪雅村二公未過時各得是夢後皆以第二人及第由是觀之則其夢之有徵必矣姑誌之以觀其後

言



大福無量

爾雅釋鳥蝠蝠服翼注  
齊人呼為蠖蠖或謂之  
仙鼠揚子方言白開  
而末蝠謂之服

翼或謂之

飛鼠或謂

之老鼠

白詩序

荆州

清溪

有乳

穴之中

玉泉交

流有蝠

十載體白

如銀巢出易林

蝠蝠夜賊不殺

書行射食詩

山石穿洞行徑

微黃昏到寺蝙蝠

飛此皆名託其實無

他異也粵東某太守

之而曾官吏評侍郎自

逐休林下當道各官

爭謁其門去年至某

福交集之時忽有蝙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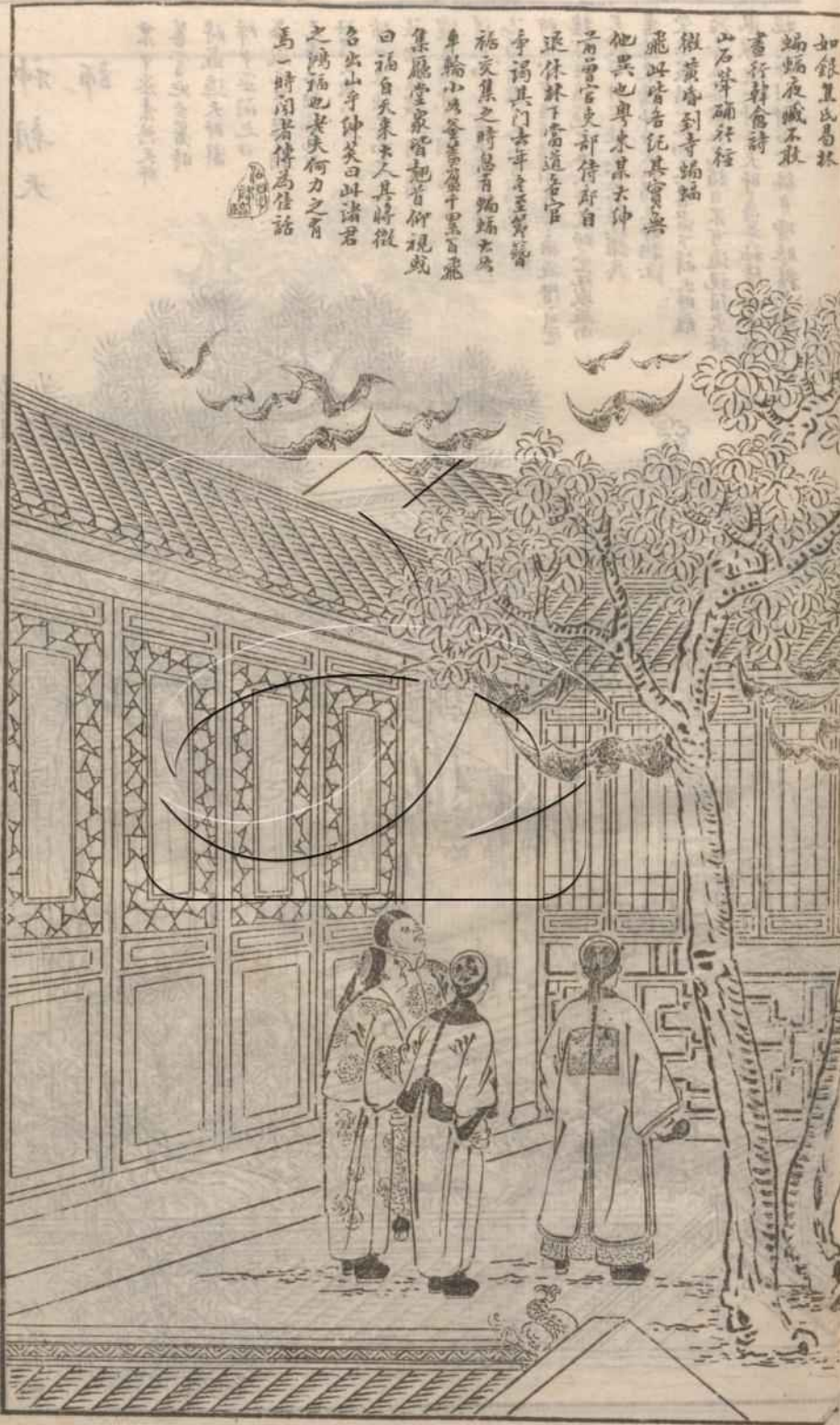
集廳堂眾皆起首仰視

曰福自天來未入其時微

名出山乎仲笑曰此諸君

之鴻福也某失何力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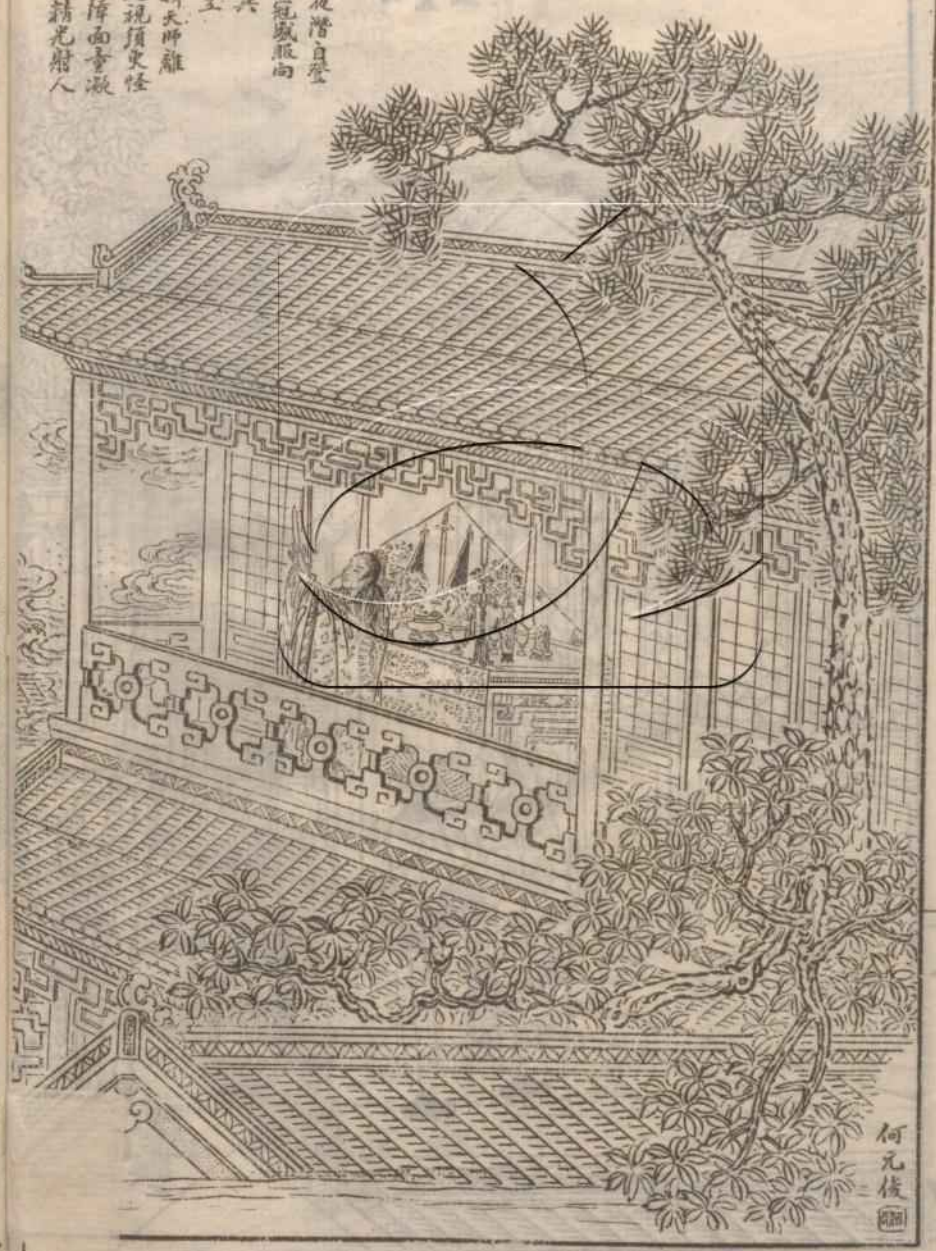
為一時聞者傳為佳話



神朝天師

某中丞素共天師  
 善營地至暑時  
 將歲通天師辭  
 師中丞問之曰  
 每歲元旦諸神朝  
 天華必朝龍虎山  
 此乃天氏不容不  
 歸中丞強之為之  
 被除後樓五間以備設  
 壇名諸神奉朝天師不  
 得已而允之至小陰日天師  
 沐浴齋戒：人不可竊窺  
 時有小童性巧黠聞其聲無夜潛自登  
 樓伏屋後窺之五更許天師坐冠服南向  
 天禮畢拜堂旋見霞彩洗羅異  
 香徐來諸神以次入通天師拱立  
 受祭嚴法一而面長鬚者下請天師離  
 座而立暮候紅光耀目不可逼視須臾怪  
 風驟起一神至天師為其袖障面香灑  
 視其神形體面方偏身皆眼精光射人

蘇補仕地天師覺之俟神去後下樓呼泣  
 人將童灌醒自言所見天師曰此太歲也我  
 高避之不致見汝何人乃敢偷窺不出也  
 日死矣汝果暴卒



何元俊



十九  
 御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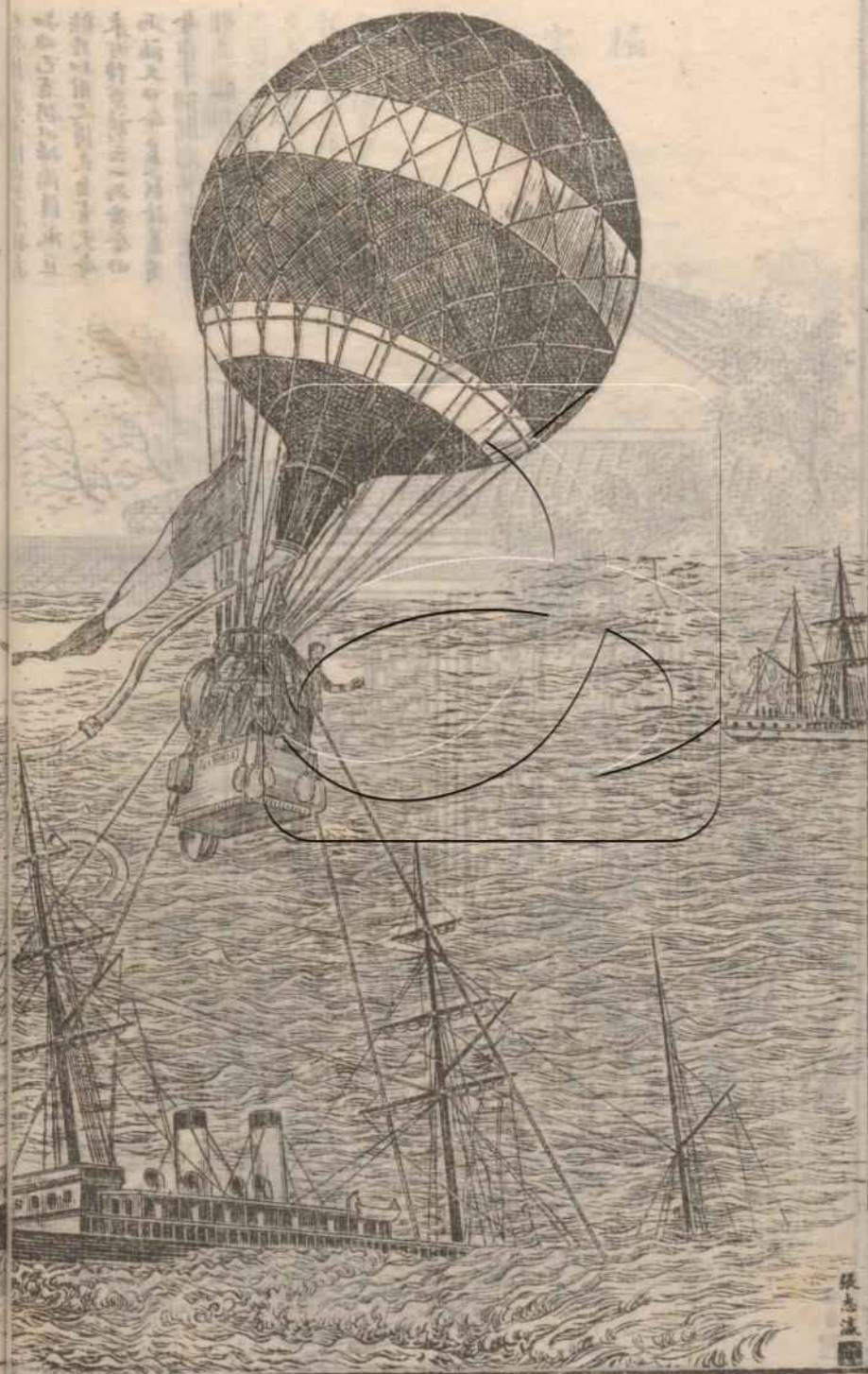
掘 害 暴 富

金陵人陶某以負販為業性誠謹克勤克儉積有數百金其戚友咸有悉難藉、則恒盡其力之所能施無吝色有某甲者本世家子嗣以家業中落欲將祖遺房屋十餘間求售於陶、遂以三百金得之於是鳩工庀材大興工作一日掘地得窖全二十餘萬陶謂甲曰此汝祖所遺也予何敢獨私分半將之甲喜而匿指至其地則窖已空矣甲已化清泉無復向之來掘矣知非己有仍歸陶道成巨贖乃知財之得失自有天命未可強求訪云一兩黃金四兩福又曰命裏窮於着黃金寧子銅觀陶共甲益可信矣 編識



氣球妙用

西人格致之學愈試愈精充其  
力實足凌造化之奇測古今之  
秘滅劍局也氣球之製最難年有  
人乘之曾雲越海越山安若平地  
試而人性好奇願探險遂每能別  
出心裁近有人以橡皮氣球起水中  
沈溺船隻更以此法署為更政且可  
起巨石於水底其法以帆布為球十尺  
對徑實以橡皮上下護以銅板中有一  
鐵管上皆孔下接白鉛器一具中藏  
炭氣鼓入水中即可鼓氣入球既後將  
球繫於船身兩旁鐵工則浮力自能升  
船出水近有一石重一萬八百磅沈於  
水中深及三丈亦以此法起而出之云





財神內向

正月初五日相傳為財神誕辰其說不經或世俗多信之於是香花供奉獻媚百般以為財神庶幾其福也其甚者且塑趙元壇像身騎黑虎右手執鞭左手持寶供諸中堂北而瞻拜楚莊一帶往往有之獨漢口某藥材舖謂財神外向安能財財曾於去年狗望一像反其道而行之騎虎內向左手執鞭右手持寶意謂從此財不外散矣而其舖中生意亦興盛異常見者噴噴余述其事之靈應不知神而無靈為之

無益神而不知必不樂受人餽求毋慮其怨恫乎嗚呼謬矣

福



說經奪席

履端肇慶音祚迎祥或進  
香湯或飲辨酒或社鵝而獻  
雀或燒鵝而懸羊類皆采  
烈興高及時行樂也乃江右  
有某宿儒者學既淵深性尤  
純樸惟廉哉之席傳劉向之  
誼每屈元辰生徒賀或著衣  
冠濟之駟某門牆先生留以  
午膳荐以手盤乃謂之曰昔  
漢戴馮況僅奪席五十餘至  
今榮之法等解任有年蓋各  
抒所見互相考證異日進身  
安見戴馮之學不復見存今  
日乎故嘗曰活法是古生一  
席令各解論有不通者奪其  
席以益通者一坐獨坐四五  
席先生獎勵有加如是者習  
以為常故各科高第解青  
雲和步者多出其門蓋先生  
裁成之力居多云



純孝相感

常州楊姓母子二人  
 母喪老子持齋  
 鮮果為生奉養無  
 缺侍奉不離生計  
 蓋依一日持方向  
 肆其藥肆中人

辭以所負已多窘  
 甚適一籃道人過  
 詢狀向肆中乞素紙長  
 三尺許就借筆堂作疏  
 祈數行一交坐船頭垂釣  
 一手把卷下筆如飛須臾  
 書就題字并書名曰字付

其子曰持此赴西門外三洲橋坐  
 橋石工張書素債可得為錢數法  
 醫藥費夫必言往良久無遇快意欲  
 呼息遠之聞鳴鐘亭三四大軒順流  
 東下過橋卸帆停泊一貴官上岸問眺  
 親書把玩不能釋問欲售耶曰燕窩需  
 值幾何曰十貫連携畫入船呈一老婦  
 婦持卷若甚喜招揚至船問何自得  
 以實對歎為仁羊必數贈之蓋  
 貴官係遺腹子未嘗見父屢  
 聽徽終苦不似視者上更神  
 態微感老婦乃太夫  
 人也孝念  
 所感仁乎  
 仙乎



韓文驅鱷

昔韓昌黎為潮州刺史見鱷魚為患為  
大祭之鍾遂南徙論者謂係精誠所感  
乃粵人羅某借其遺文竟亦得符數之  
效斯亦奇已羅某性豪俠善技擊貿易  
至西洋積有年所為眾悅服聞有鱷魚  
為害居民官不能制乃為壇於海濱陳  
牲幣朗誦昌黎祭文焚之鍾一夕遁去  
華義最畏尊為客長吁鍾頑物也昌  
黎文驅之於千載以前漢徒之於千載  
以後古聖賢語言文字昭若日星矣

關說



明甫

綠勝同譜

昔米坡王春日督幡勝過子由諸  
子姪笑指云伯老人不督幡勝  
耶名士風流傳為佳話至今不可  
復觀矣乃拜上有某太史者久列  
清班草有建白自暹歸林下某別  
墅石帆水步問琴詩寄志杯酒  
言情良自得也今歲元旦某錄學  
士之遺風預造金銀幡勝率兒孫  
同簪諸髮新樣親裁親法  
過市若忘其為黃髮點背  
也者一時見者皆羨為  
神仙中人而不知其實  
古趣獨裁云

關說



何元儀

占 鰲 迎 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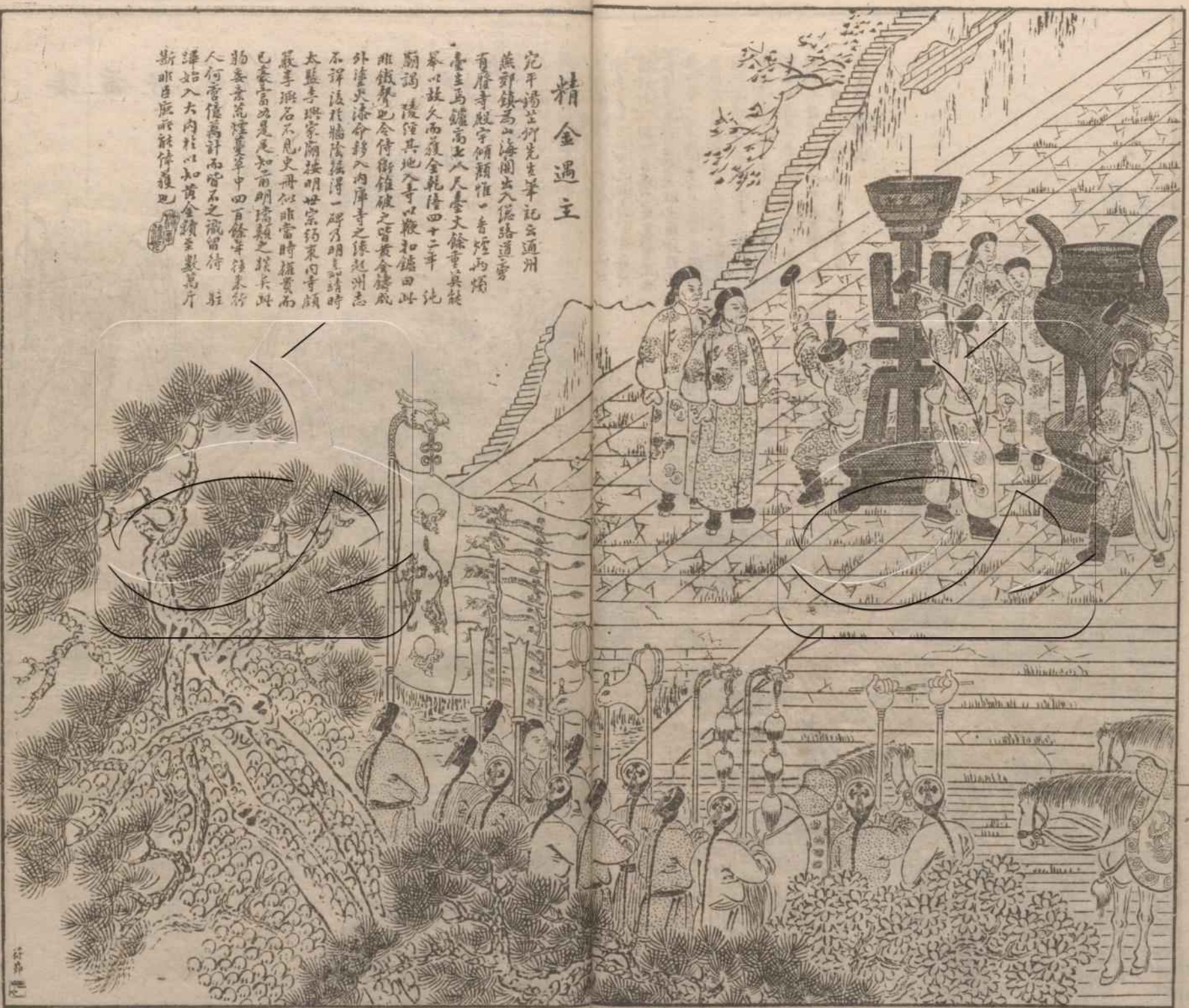
俗語云無獨占鰲頭以與潤區  
 久矣然世之喜吉祥者每於鰲影中  
 見之而不獨王孫詩云雙鳳雲中扶  
 節下六盤海上駕山木也江右某君

甲子科新孝廉也籍學於文高視  
 潤事有不可一世之概自計今春將  
 應科試試擬迎吉兆以尊先賢遂出  
 家賃在竟巧匠匠成狀元遊街故事  
 佐以鰲山閣以離乞怪形使人昇遊喜  
 虛獨虎魚雜繁若明堂六街三市之  
 間觀者駭集以為水至上天得親姓  
 景摩誇眼福不置人有識其意者  
 則曰此孝廉求名之念也若果未承  
 時點人將辱甚而迎之其以愚不可  
 及何習俗移人賢者不克吾君者  
 廉亦云



精金遇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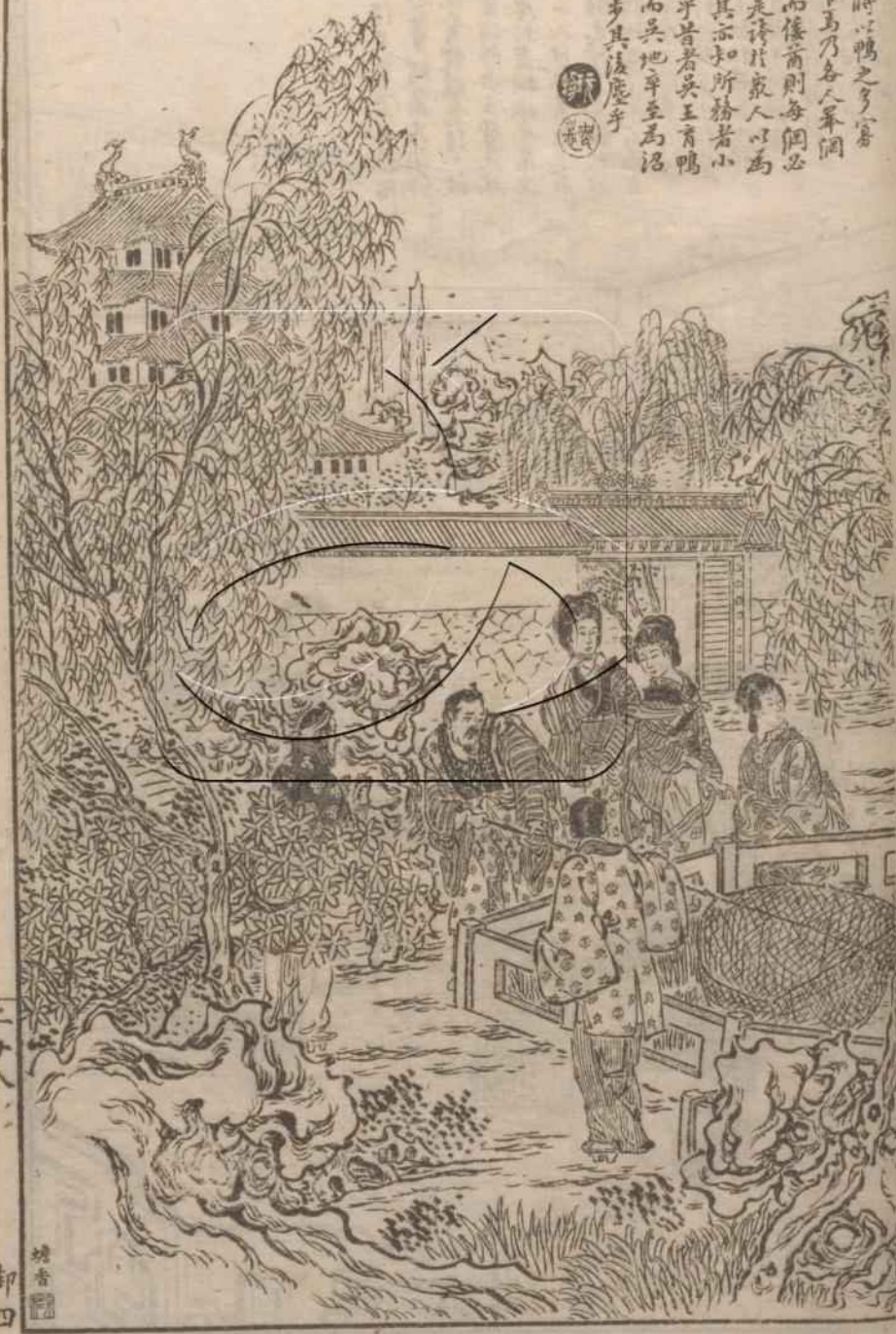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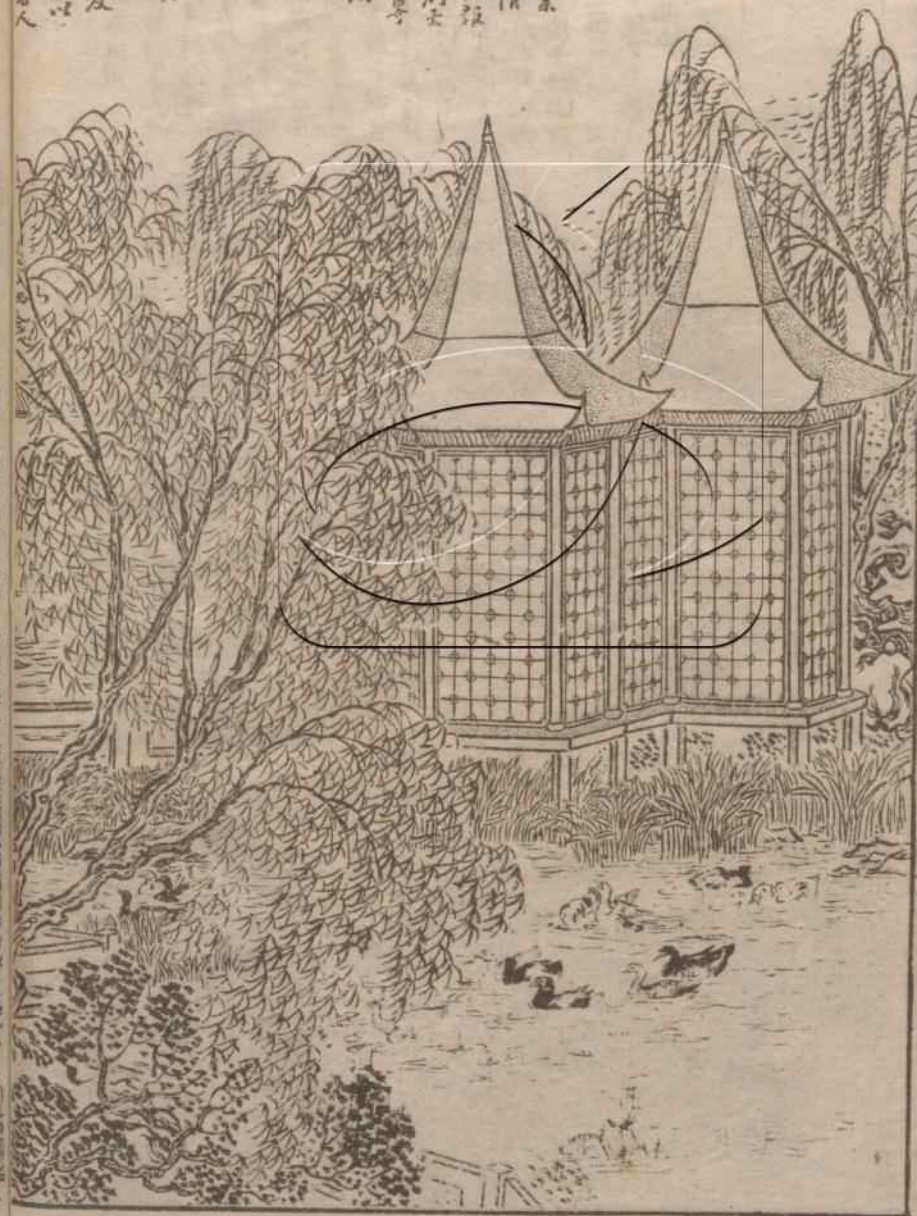
宛平湯芝竹先生筆記云通州  
燕郊鎮為山海關出入鐵路道旁  
有廢寺殿宇傾頹惟一香爐兩燭  
臺主馬鐘高七八尺臺大餘重其能  
舉以故久而廢全乾隆四十二年  
廟謁陵徑其地入寺以鞭扣鐘曰此  
非鐵擊也令侍衛破之皆貴金鑄成  
外塗火漆命移入內庫寺之陳述州志  
不詳法於牆陰掘得一碑乃明嘉靖時  
太監寺與家廟按明世宗初末內寺頗  
嚴寺與名不見史冊似非當時權貴而  
已蓋富以是足知而明諸類之類兵此  
物委棄荒煙蔓草中四百餘年往來行  
人何嘗憶為計而皆不之識留待  
詳始入大內於以知黃金鍊至數萬斤  
斯非巨賄所能俸獲也



倭首好鴨

人情不一嗜好各殊葉  
 公好龍鬚公好鶴鐘情  
 通甚癖以成鳥近觀西報  
 所近倭首好鴨一事則未  
 可異矣倭首不設園改亭  
 以游我為亭宮中廣開  
 池沼通於外河之水拖  
 注其間兩岸栽植松柳  
 百株以為園國外河水  
 是居氏養鴨之所一水  
 相通時有吐者游泳  
 於池沼間倭首見之以  
 為奇觀日領王公大臣及  
 嬪妃等潛伏於下拋撒以  
 求戲引鴨爭食即命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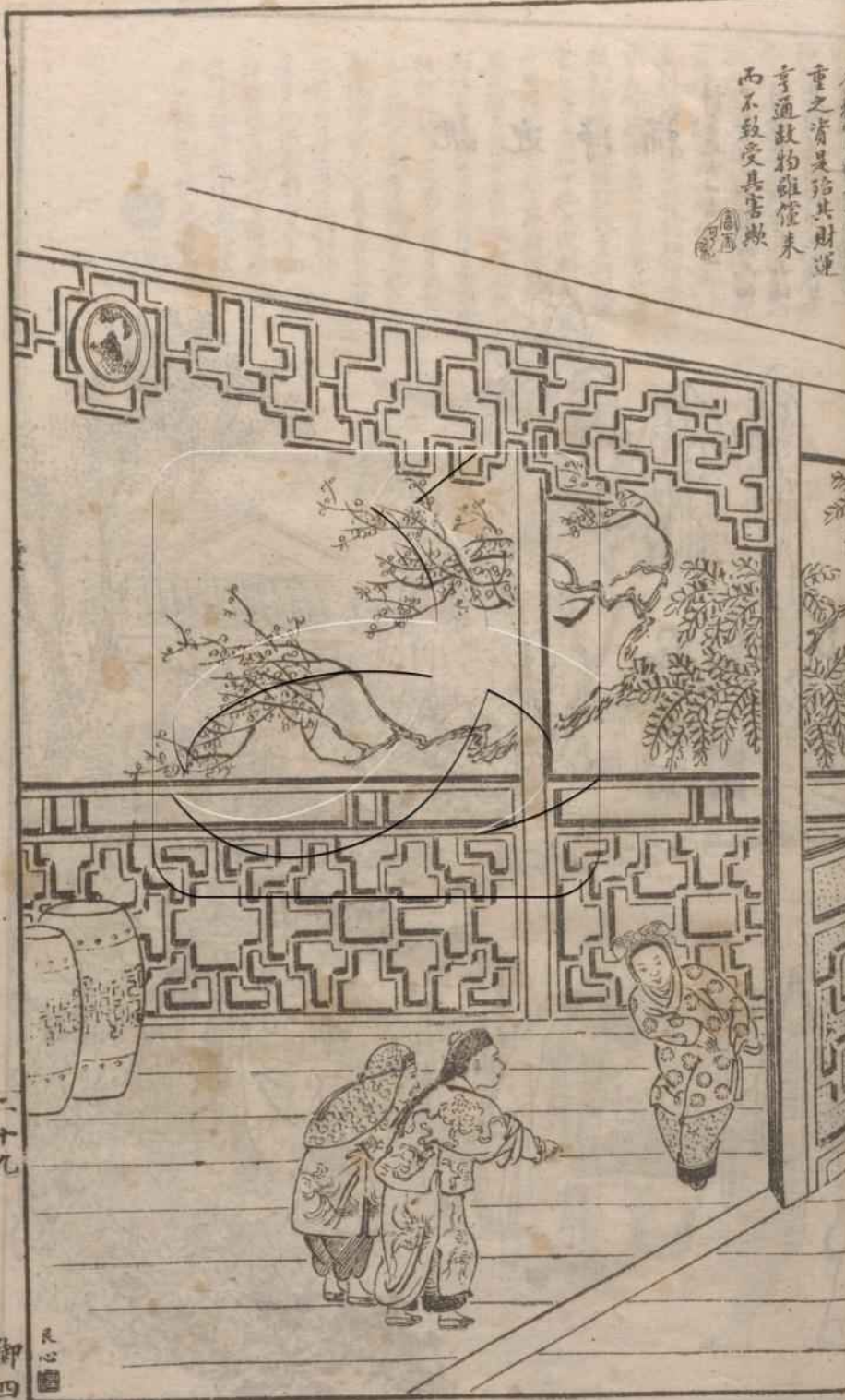
張領捕狀時以鴨之多官  
 不幼之高下乃各人軍個  
 百惟得一而倭首則每個必  
 數十頭於是誇於衆人以為  
 巧思獨具其亦知所務若小  
 所失者大半皆者吳王首鴨  
 以此名誠而吳地幸至為沼  
 倭首殆欲步其後塵乎



財運亨通

玄師有云謂市者大抵皆  
 狗偷鼠竊之輩其間詐  
 偽百出人欲貪賤購貨往被  
 其所結廣奉河豚亦在皆是然  
 亦間有腹厚利者網城方某乘  
 夜往市遇一人以襪裹一袋求  
 售約之祇願免滑果而按款以  
 賊值得之購蹄置筐亮不為查  
 以為此蘇孝子之蘇裹有逆  
 晚啟視則錦襪所裹者結囊  
 一袋也甚喜欲狂將囊展視  
 息聞墜地有聲又得珊瑚  
 素珠一串急謝諸拜徒  
 獲千金或謂此某財之  
 失也方某果夜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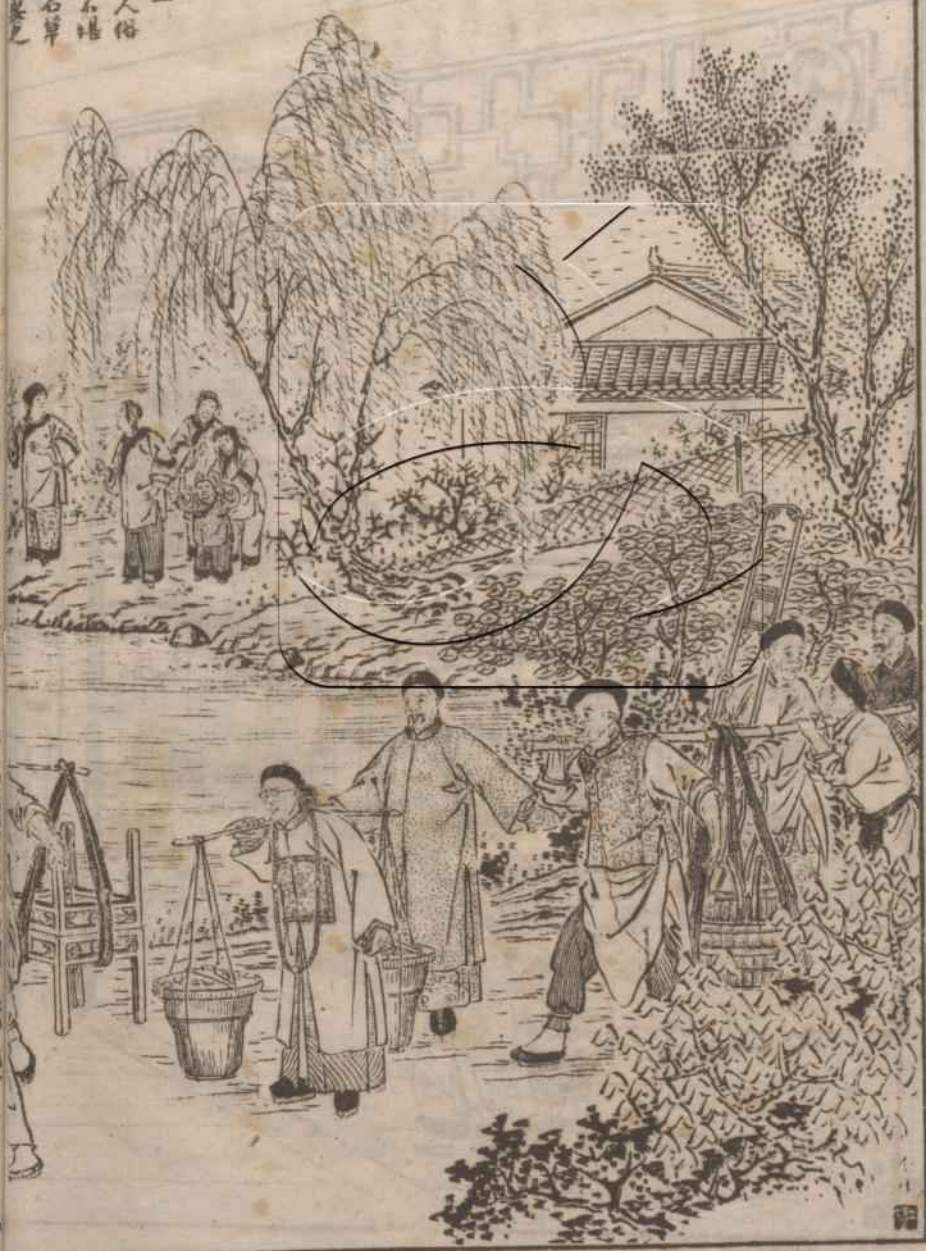
夫廉價之能及得財  
 重之資是殆其財運  
 亨通故物雖僅末  
 而不致受其害歟





親迎淨桶

訪者之云一三五  
里各處一鄉風俗人俗  
例原不足怪而最不堪  
者惟漢陽河間土名草  
住前一帶凡有婚娶之



家先期一日由女家致送  
妝奩男家至路迎迓其新婦  
之淨桶必令新郎穿帶卷冠  
拱儀道左接挑到家桶前神  
前行三跪九叩禮旁人加以  
吉利語稱爲子孫桶相隨做習  
穿不可破迨有某生年少疏書  
頗知禮義幼時對某姓女為  
室下吉去隔十九日迎娶前  
一日乃自令其子奉桶俗禮  
其子雖不備致進拜父命冠履  
而往至前村房前淨桶過道而  
行鄰人曾笑之其子怒甚且怒  
未至家中竟將淨桶委地而  
去旋隨旁人代肩至家更見  
之怒不可遏連命擲列神  
前者死德養前令其子向  
淨桶行三跪九叩禮乃  
蘇喜其真承謂無於禮  
若之禮也可怪孰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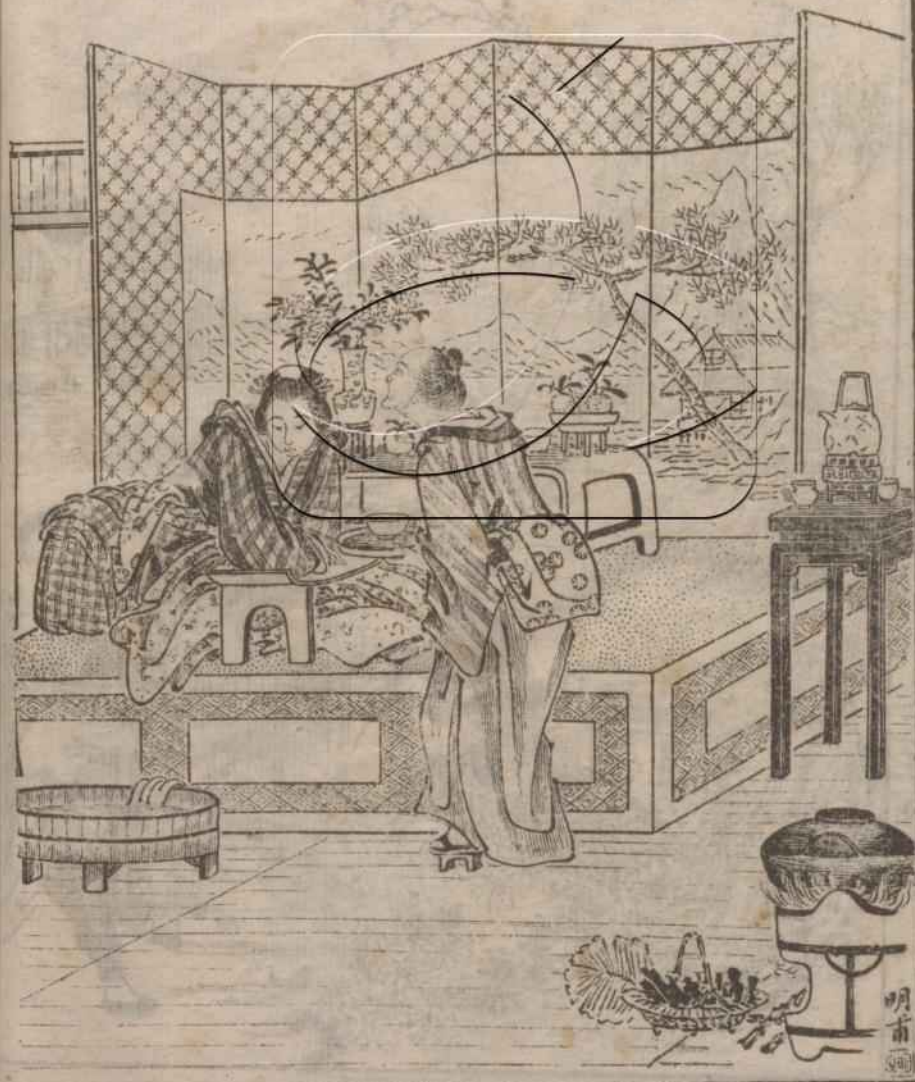


奇形怪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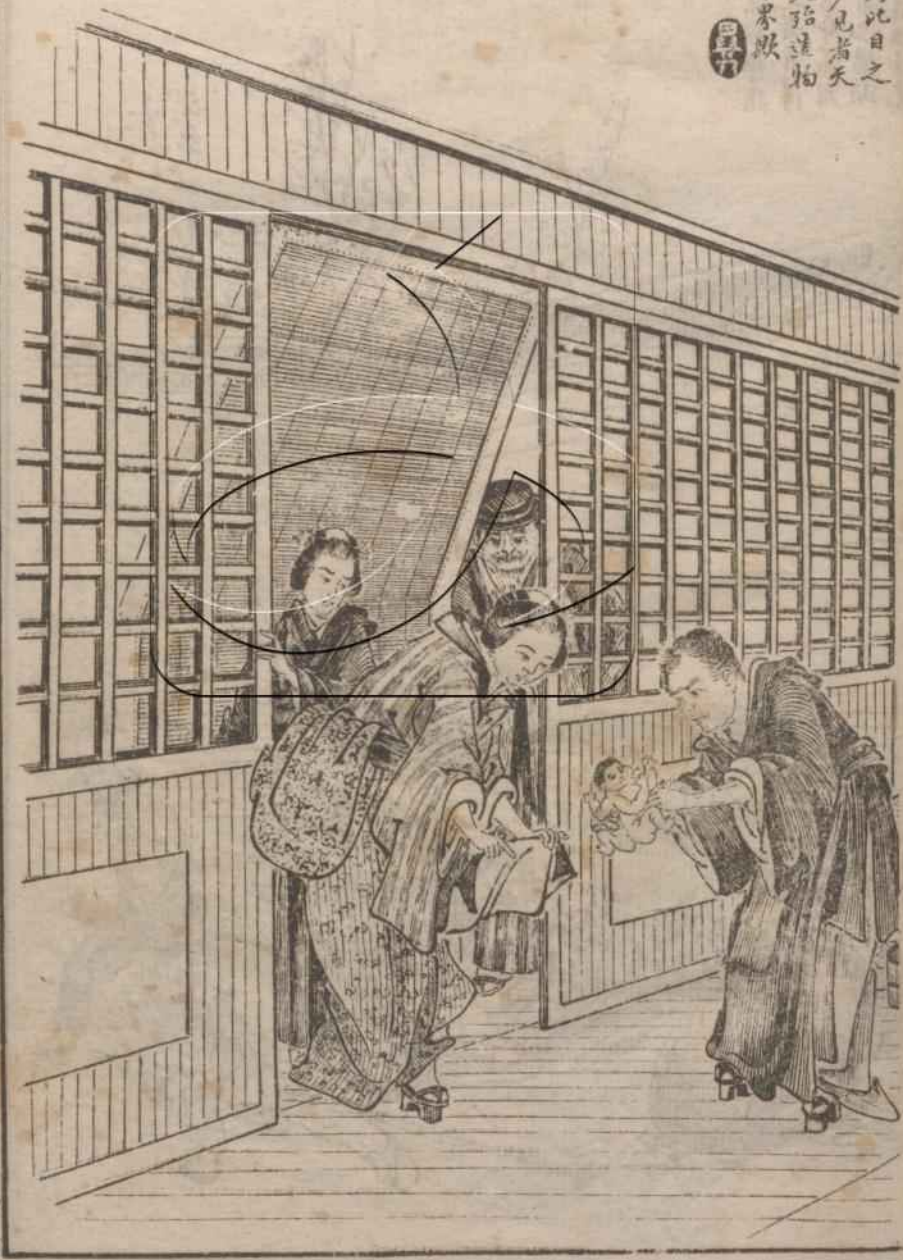
傳云亥有二首六身此言庚  
甲之隱語雖狀胎產之奇形  
也乃首以相合而見為奇身  
亦以相連而益見為奇則自古  
及今未有以日孝報厥親之奇  
產矣日國秋田縣有某甲若娶  
妻生子儼成室家迨其妻又誕  
二子似甲生而殊則生非甲生  
而亦甲生蓋一昔兩身背背背  
相結而不能離兩面相背而不  
不能離惟四手四足各備於其  
身而不全有肢體相連面目  
各別而後復有男女之辨  
是一人而具二人之身況  
以合兩人而視者豈淺已特

隔月如此異之為以此日之  
魚為胎未胎產之少兒者天  
下之大何奇不有是殆造物  
偶示其端以廣人眼界歟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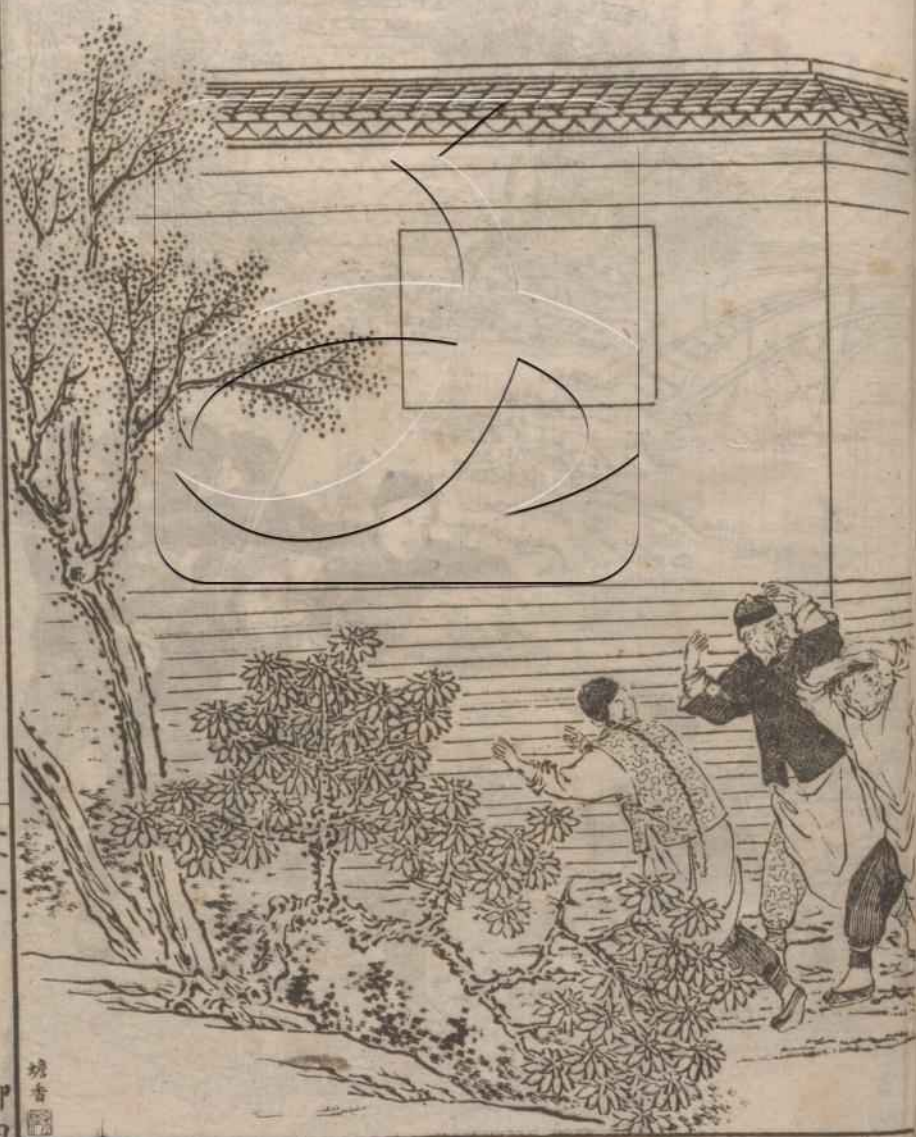
明甫



掘害見怪

世之想發財者莫不願掘獲  
 寶藏然有與心符之者有得  
 而獲夫者此其間有命焉固  
 非營之者可獲也陽湖  
 汪翁允法園橋南有塚有先

意必害金乃棄人靜其地掘  
 之入土丈許得兩缸對合啟  
 視一物獅身黑毛頭大及寬  
 合目狀皆其中火至目頓開  
 睛光閃耀眩極意復缸決  
 以土掩閉缸中鼓亂如雷天  
 明始息半月後無故火發序  
 舍悲泣家頓廢聖人言其事  
 莫不歎異有謂注無福消受  
 故錢神幻刑以懼之者有謂  
 妖由人興汪翁無覺怪不自  
 作是災災之先兆也傳說錄  
 錄莫衷一是世有博物家喜  
 願舉以質之



盜

亦有道

青浦人某甲向以漁商  
為業其腦筋活甚其山出  
售獲利數十元擬去蘇州  
販地其場之西像虎許之  
控據運中轉運行抵  
沙河塘相送時已昏暮矣  
未幾至五六人執利刃圍  
截去時中遂不覺先其晚來  
昔由來條本營中亦有  
三千餘金今遇諸君運者保其  
款項備細細驗金其每份皆額  
以為今大清未刻其轉地其可為平  
款為指其書一區因言慨然其分我  
半謀無分其妻夫此一人之物而此一  
家之命我不知其言記謝道其金呼  
嗚呼甲中遂得脫此難

魚腹藏珠

金陵城北三條巷某父年過六旬性  
嗜鯉魚於每飯不忘一日在魚攤上購  
得活鯉一尾欣然購歸命家人烹以  
佐膳詎知魚腹中利魚露其珠有明  
晃晃如粟豆大之真珠藏於腸內數  
之約二十餘粒不甚喜出望外謂為  
天賜奇珍有販售珠寶者聞之願出  
重資以購其居為奇貨不之先有見  
者謂此珠係人遺失河中為此魚吞  
噬故珠上有眼某更得之其亦有定  
數歟



明甫



張志流

活路頭

俗稱財神為路頭神相傳於正月  
初四夜接以牲醴奉以香燭以下一  
年利市洗工各店舖向活路頭與  
不循例舉行乃其粗莽漢君理  
路頭與飯館於今正月初四夜正五  
味牲獸暫時息而西人解慈普  
騰批圍而入公然操業工當虎  
嚼狼吞刀著並奉店主即以  
路頭神目之任其飽啖而去  
或曰是野路頭神也雖年  
大烹亦無所用之店主愕  
武解之者曰近日接路頭  
者甚多安有及許神明  
享受人間煙火大都以  
假路頭代之假路頭不  
如活路頭全活店充



何元儀

得一西人降臨肆其  
大嚼吳之中治有具  
神馮焉亦未可知則  
飯館其將於洋  
財乎聞者為之景  
壯

精舍

此圖係由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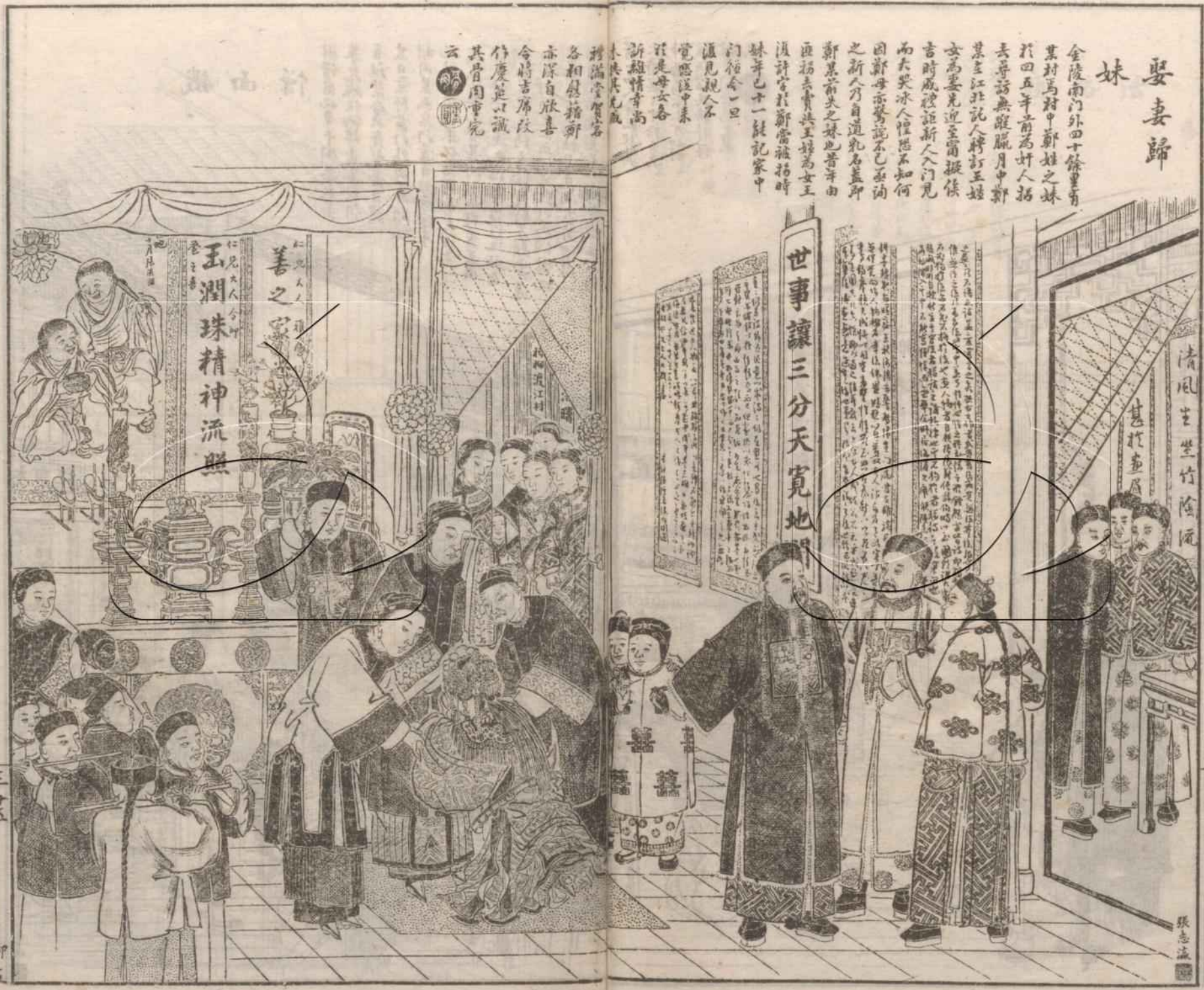


三十四 御五

娶妻歸妹

金陵南門外四十餘里有某村焉村中鄭姓之妹年四五年前為奸人括去尋訪無蹤臘月中鄭某生江莊託人聘訂玉姬女為妻先迎至甯擬俟吉時成禮詎新人入門見而大哭冰人惶惑不知何因鄭母亦驚說不已至詢之新人乃自道乳名蓋卿鄭某前夫之妹也昔年由匪劫去實共王姓為女王王許官於鄭當被劫時妹年已十一能記家中門符令一曰

誰見視人不寬感泣中未往是母女各祈離情幸尚小快其兒脫種種堂賀客各相慰藉新亦深自欣喜令將吉席改作慶筵以識其骨肉重完云



仁兄大人  
玉潤珠精神流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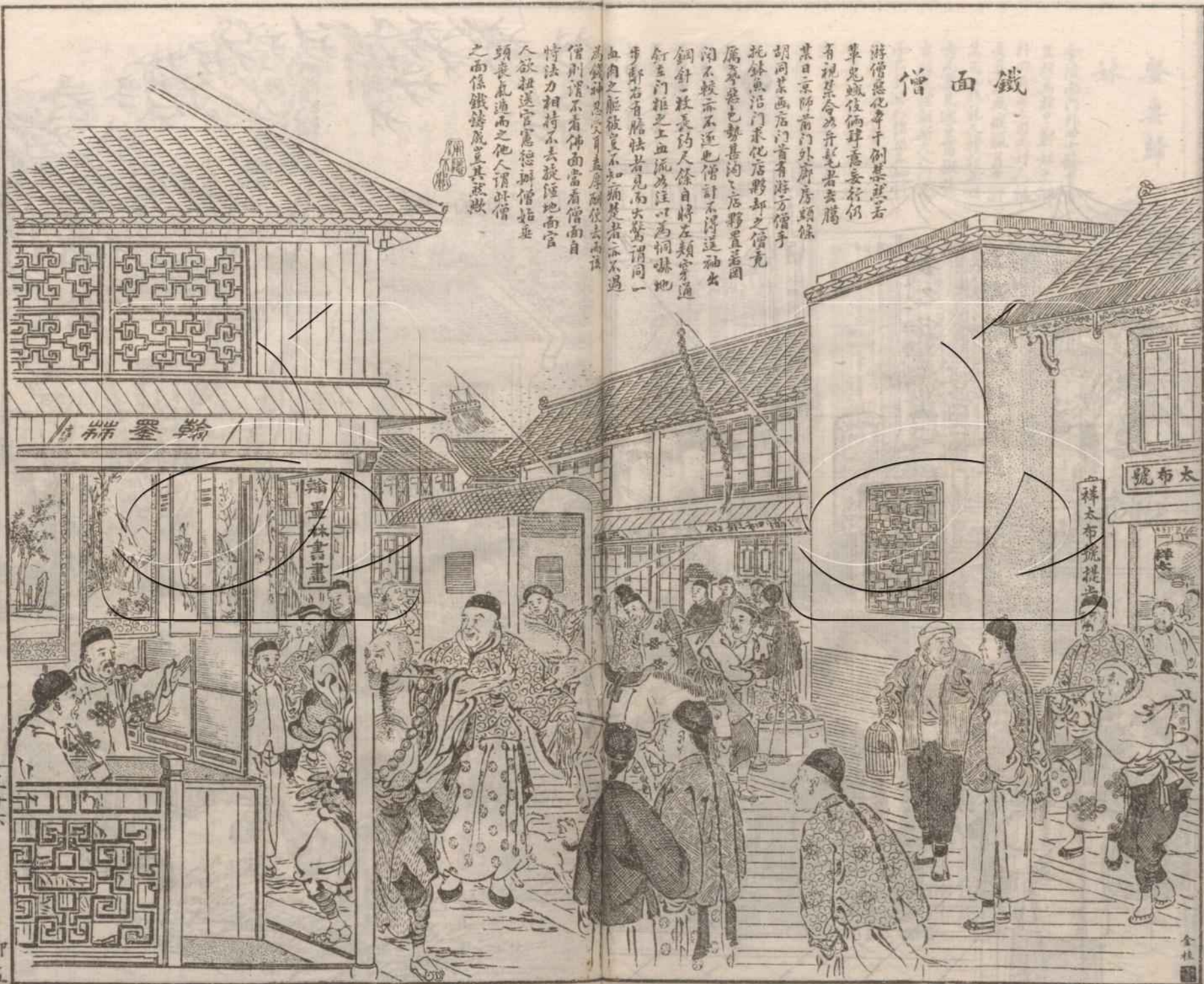
善之

世事讓三分天寬地

清風生坐竹陰涼

鐵面僧

游僧惡化事干例禁甚若  
 草鬼賊徒倘肆恣妄行何  
 有視禁令以弁髦者去騰  
 某日京師前門外所房頭條  
 胡同某酒店門首有游方僧手  
 托鉢無沿門求化店夥却之僧竟  
 厲聲怒叱勢甚洶洶店夥置若罔  
 聞不較亦不運也僧討不得遂袖出  
 鋼針一枚長約尺餘自將左頰穿過  
 釘在門框之上血流如注以為恫嚇地  
 步軒右有膽怯者見而大驚謂同一  
 血肉之軀彼豈不知痛楚者亦不過  
 為鎮神惡受有甚厚酬依去而該  
 僧則謂不看佛面當看僧面自  
 恃法力相持不去旋墮地面官  
 人欲扭送官憲德辨僧姑且  
 頭裹亂通而之他人謂此僧  
 之面係鐵鑄成其甚惡歎



# 人面獸

物之具人面者以經記之詳  
 矣以相類論則人面類則  
 人面鴉則人面靈也人面虎  
 人面猿斯人面鸞則人面以  
 族論則人面而為鳥化蛇人  
 面而封身陵人面而無身以  
 獸族論則具人面山神人面  
 鴉人面羊身馬腹人面虎身  
 者之中惟相類為多而人面龜  
 其為甚以其類而不類所乃三  
 閩門外朱家莊某姓家畜老牛  
 產一犢而日雙可與人無異身  
 長四尺黃毛行尾頭生二角四足  
 長天許一時見者皆味之稱怪  
 是何物也語為近世人之歡心者  
 寫其狀於右軍再世歎吾不澤而  
 知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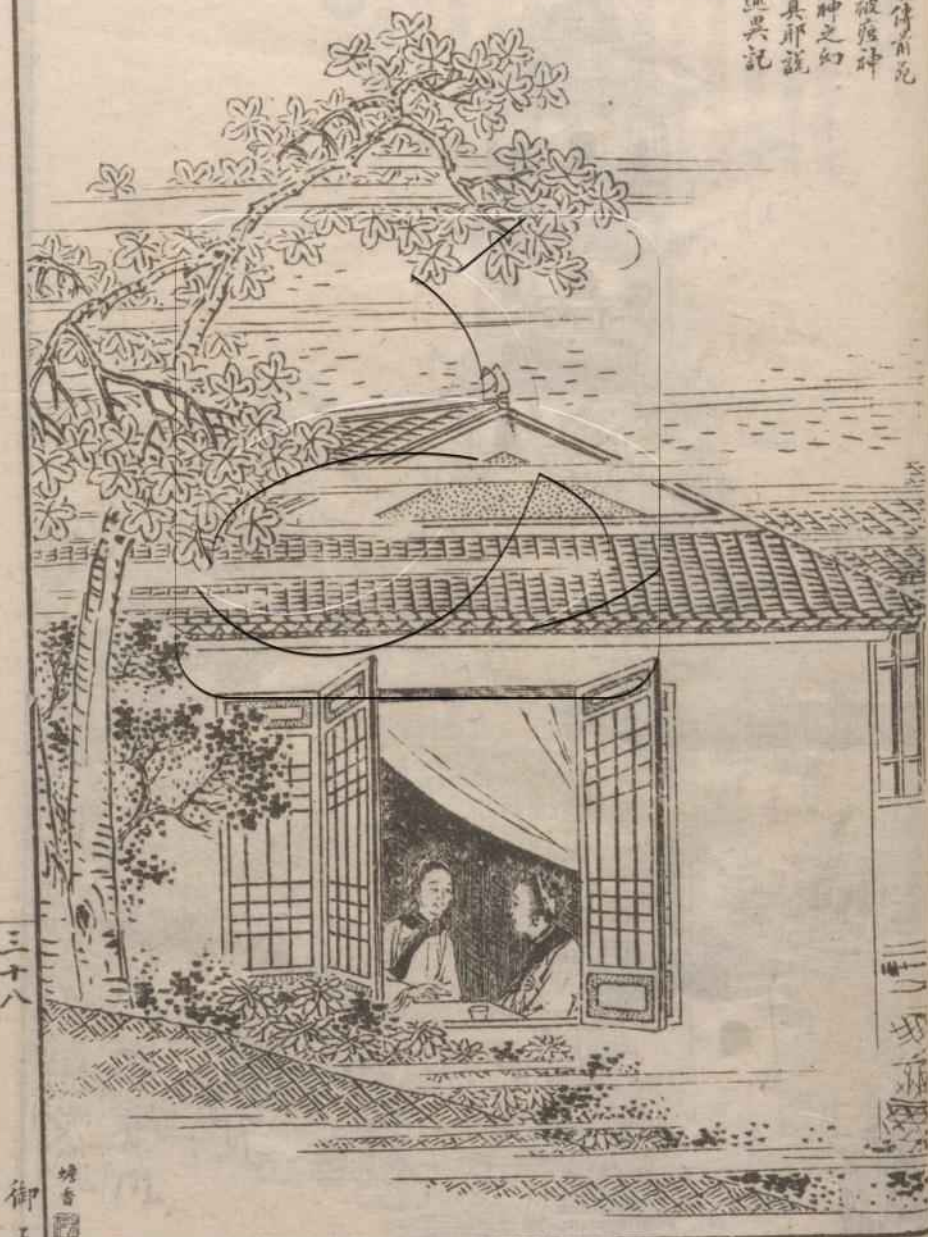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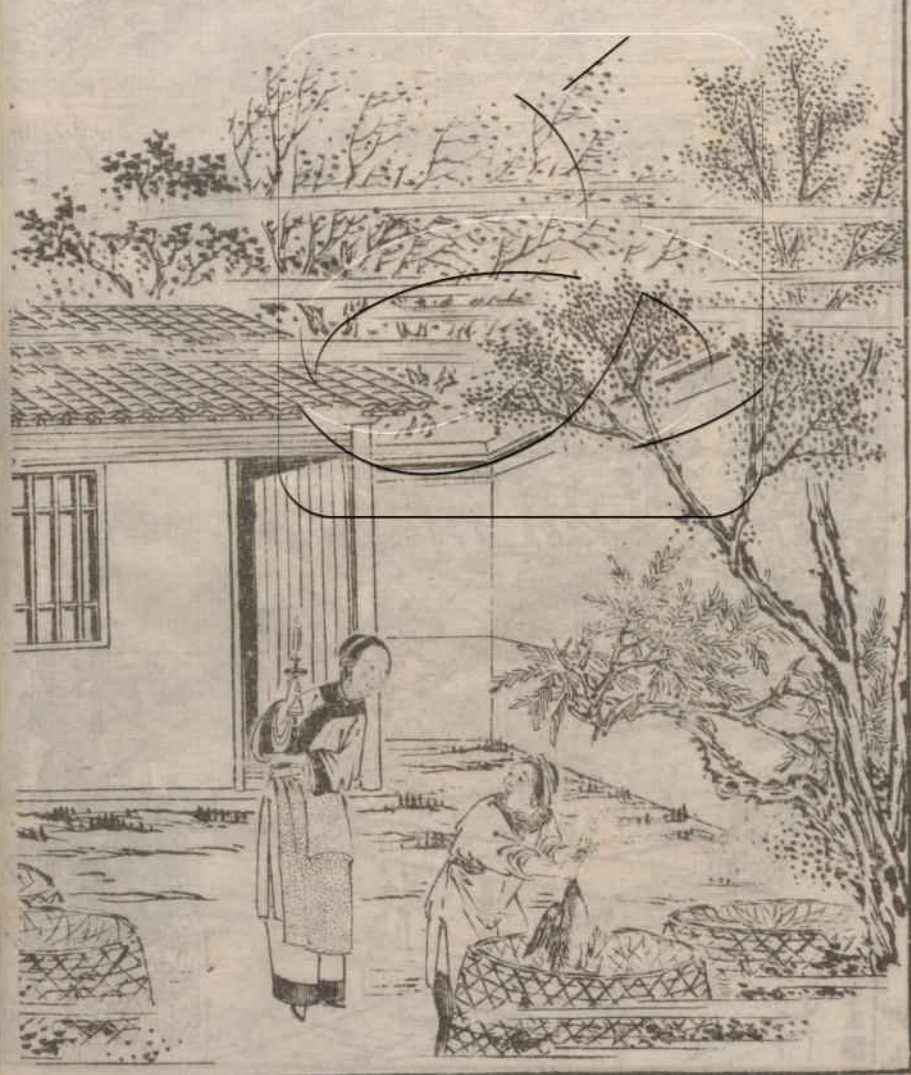




痘神化身

去年溫郡天夜廟  
從嬰孩半遭天折好  
市者道集資主揚濟山  
海墮庵建立醮壇恭祝  
低船一艘焚化江濱竟夜米  
門外福外飯店息米二婦肩  
挑水鴨于頭墮門米宿店主婦  
許之銀恩水鴨甚多何懸福其  
數頭乃燕二婦睡熟時偷取三  
隻藏至鷄鴨籠中向明二婦執  
鴨去若不知失物也若主婦心  
竊喜將籠開放鷄鴨皆出而  
昨夜之物仍不見備視籠中  
祇有孩屍三具主婦大驚以為  
痘神過境也急將孩屍瘞

諸荒野或遠近痘傳前死  
之孩皆化水鴨紫微痘神  
執去矣嘻其果痘神之幻  
刑耶抑傳說之非真耶說  
甚不確錄之以補述異記  
之不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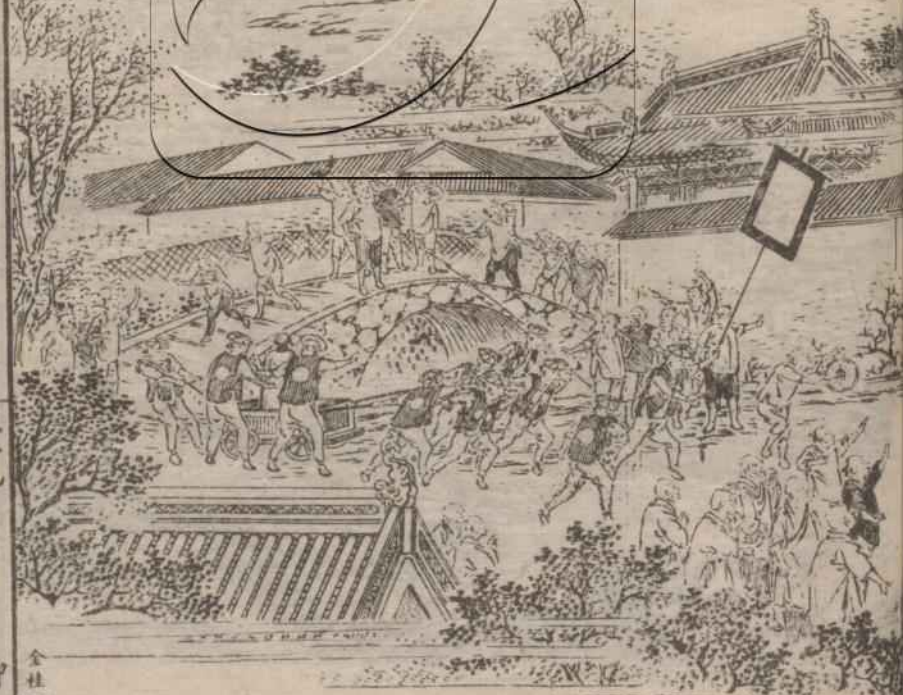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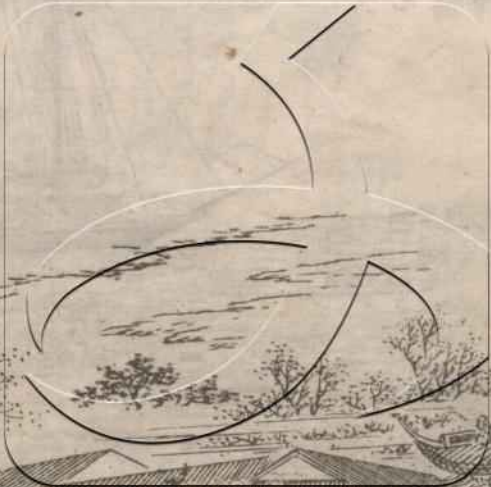


古塔自焚

河南南陽府泌陽縣東鄉有一塔  
 為晉書碧砌高聳十層相傳係唐  
 時所建雖年遠代遠而塔上僧徒  
 住持其間香火甚盛猶能時加修  
 葺該塔主人感雅為一邑名勝焉去  
 年某日夜半塔忽自焚無故無跡  
 然上燭霄漢僧徒睡夢驚回急  
 出鳴鐘報警幸得普水龍齋集吸  
 水狂噴天勢漸卷至天明龍霧詳  
 查起火之由則皆茫然不知逾日  
 視之塔仍完善為故僧大驚疑為  
 夢幻則又眾日共觀也或曰是必  
 妖術故地狡僧以顯神通也傳者  
 鑿之姑誌之

御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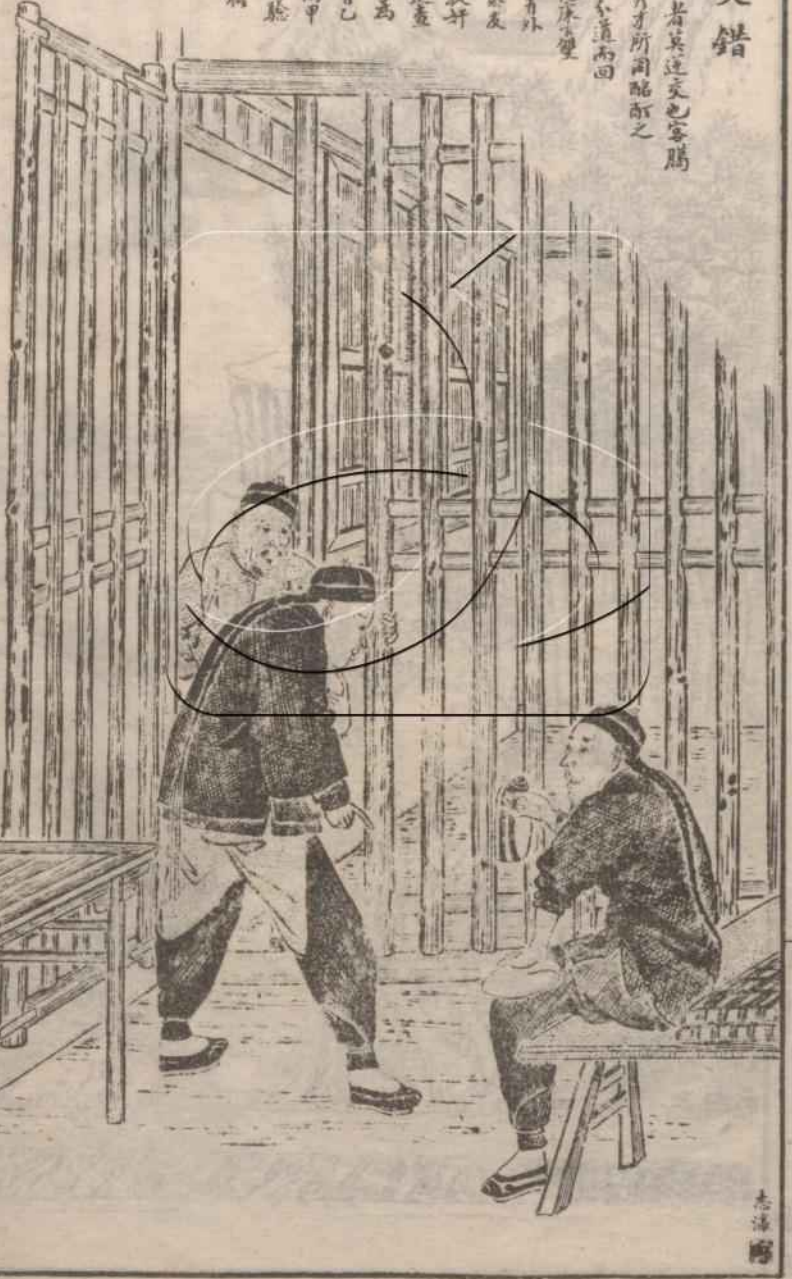
浮家泛宅

任叔北順寄甚偶居民風耕鶴  
 吹吉恩避地園存打是有桂資翠春  
 在舟以通樂郊者就風浪險惡偶或  
 不隕因而夫事者亦時有所聞日者聞  
 人某甲聞風海失事之信風臺特甚因  
 雇舟數艘載運人口雜物將至申江以見  
 同前錄鎮不虞中途忽遇被風一陣遠將  
 各舟掀翻道途遂司志付水濱內人口幸  
 得他船拯救先救無履夫安王童運人既  
 無情至不謂已而沈難結其情亦可憐  
 矣乃海水無情漢為傾覆至其器用既為  
 漂焉而無存焉非助任叔為虐乎嗚呼任  
 叔吾安得食其肉而寢其皮也



履為交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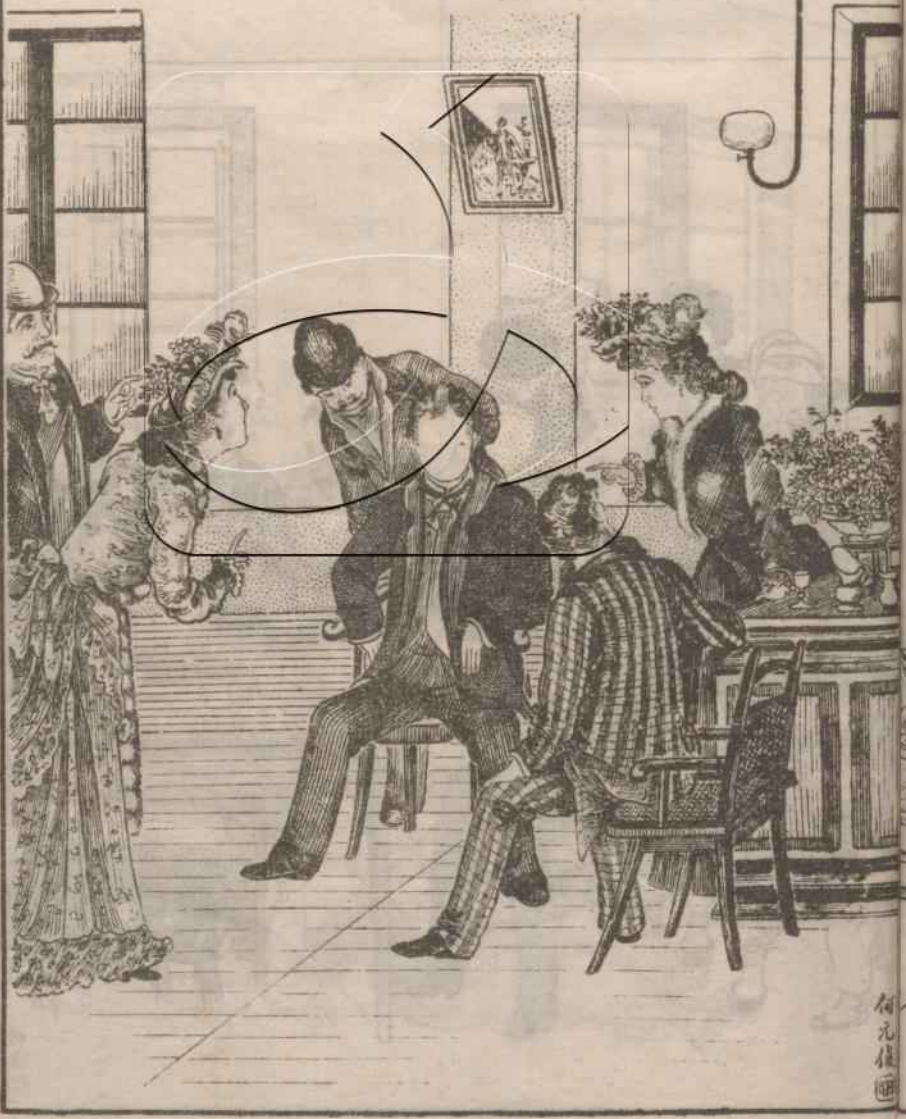
缺海有漁人甲乙者其交也客屬  
 某日二人因為相弄才所同臨所之  
 下道致履為交錯分道而回  
 皆不知也其履中見床雙  
 花並非已物疑其妻在外  
 遊踪故出戶尋其妻及  
 某丙約同夜伺持刀以待  
 至既息而粒遂遇巡差  
 官見其手持利刃指為  
 匪類遂送諸官控言已  
 聞之急往某甲探問甲  
 詳告底蘊出履請驗  
 已計以此候之履也石  
 為丙至君足甲視已  
 履乃已物也亦甚  
 驚疑遂退思之天恍  
 然始悉其故乃  
 同白諸官得釋  
 深愧前者遂傳  
 為笑約云 願



志海圖

大氣盤旋

巴華利人某附輪至英寄  
 寓倫敦城中其人具有異  
 能每鼓其氣於腔際則皮  
 膚脹腫漸至頭項若由額  
 鼓行則皮脹隆若目之凹  
 者固被遮掩即準之隆者  
 亦更增高若由兩額鼓起  
 則頭額全脹恍同無口之  
 氣耳目鼻俱不可辨醫家  
 見之亦未由測其何術至此  
 也



何元佳圖

病在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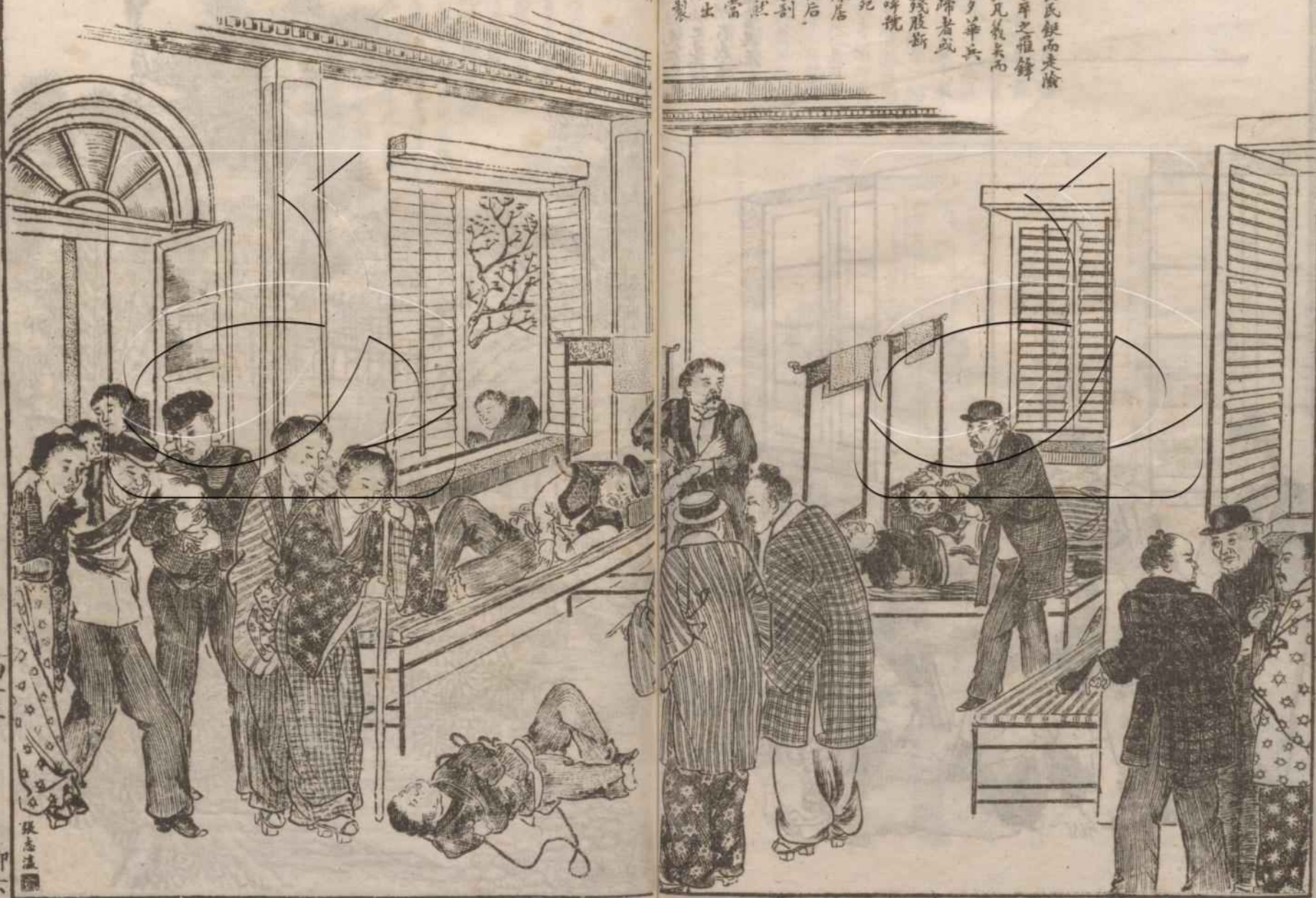
西人素好仁義其至中國行醫  
傳教者類皆視民如傷救人救  
溺而於兩國交兵之會尤能盡  
心竭力拯人困厄惟恐不及近  
見中國蓋州之戰傷殘最多威  
海之師受創尤甚特於營口烟  
臺而東設立紅十字會選集同  
志收師并著名醫士置備刀圭  
布帛專醫華兵之受傷者於是  
肢體不完血汚狼籍之流呻吟  
痛楚前而來自日約數百人西  
醫有求必應勞瘁不辭無不各  
得安痊而去惟慮經費不敷函  
請上海教士慕雅廉先生廣為  
勸募各善堂負其之協力善捐  
以東義舉嗚呼西人福是人也而  
樂善性成且汲所域之見而謂  
華人食毛踐土素明大義者  
反若解腰纏乎施當其厄  
此其時矣



倭兵殘廢

倭酋無道虐使其民餓而走險  
已闖半華餘其士卒之罹鋒  
鏑者草莽者不知凡幾兵  
未死游魂寄延旦夕華兵  
不忍加害假令逃歸者或  
則爛額血頭或則殘廢斷  
體瘡痍滿目悲痛呼號  
皆有亦生不得死  
無門之苦僅首深居  
私窟置若罔聞其後  
笑曰不新其腹不剖  
其心上之仁也然  
如此夫不雅觀豈當  
以人事補之於是出  
囊金若干飭用木製

假手倭兵將殘廢兵  
兵運為醫補其缺異  
截耳亦一律彌補  
俾無缺憾惟五官  
雖全終不充芥  
聲浪耳鳴刺鉅  
痛深之下不為  
敷治徒飾觀瞻  
卒之運動不靈  
有與無等倭奴  
雖狡奈與木偶  
等何婦人之仁  
豈不大可笑哉



張志遠

倭僧招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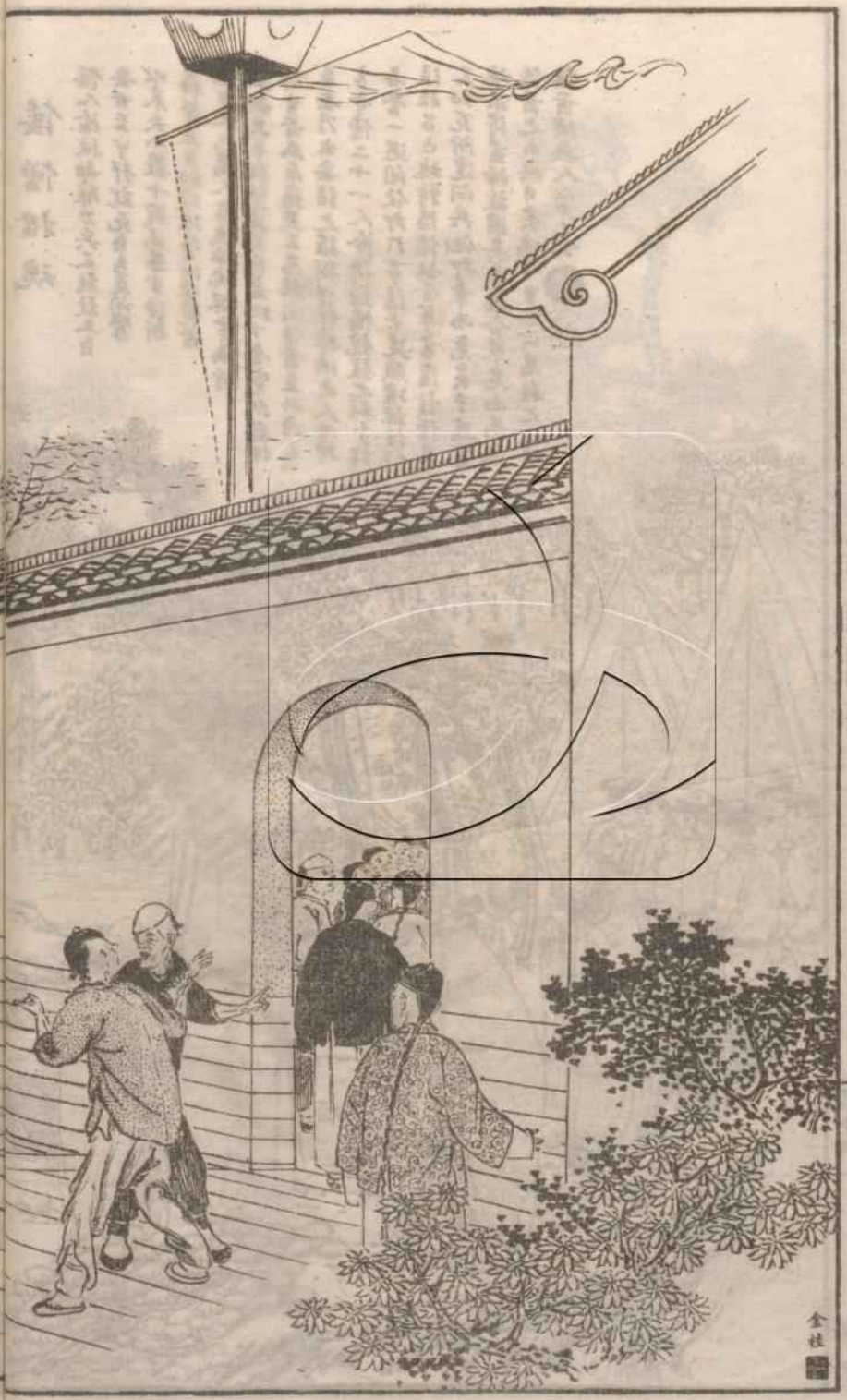
倭人陰狡劫斃刀兵不能救之自  
 安世至中野就死自五月間營  
 以來大小數十戰為華軍律斬  
 斬擊及自相踐踏隨河決死者  
 不下五萬人各魂孤魂飄零無所  
 孰救其子孰慰其父死者地下含冤既難伸  
 訴生者幽居痛哭不忍聽聞倭酋至此內不  
 自安乃出要結之議擬以抗離決之人二將  
 各寺僧二十一人各捐鐘幡鏡鏡之類各  
 各營一週開仗即行事後大建醮禮祀  
 法收召亡魂特恐倭酋合軍盡覆該僧且  
 不知死所連問其他即幸而免矣于萬竟  
 魂果得盡歸故國矣吾恐合眾鬼而為厲  
 倭酋之亡無日矣嗚呼嗚呼也何恩教之何答  
 倭酋獨無人心乎哉



長三四六

結典某村富家生一子年七  
 歲愛弄掌珠清明日前賽會  
 鄰有無賴子方博員見兒臂金  
 鎖遂以絮塞其口竊抱至野舍所  
 有孩兒廟中其家通尋不得一農  
 人早起過廟見兒報其家赴縣控驗  
 通訪無蹤乃宿城隍廟虔請夜夢神  
 贈以牙牌二視之長三四六也疑莫能  
 解易服親至其村訪焉適一廟演劇  
 令於廟外牆陰啜茶一少年拙少亦  
 解裝出曰長三此地珠擁擠何不往  
 後臺去看婦女其人曰四六勿強社  
 人戲文正做到好看處我不往令煩  
 悟密呼後拘之一詢吐實長三四六  
 乃其小字也由是山陰城隍看  
 火益威

戲圖



全桂圖



太歲被打

俗例有所謂打春者蓋古者出牛

打春牛且打太歲不知其何所取義  
嘗聞道者云太歲形如肉球千口千  
眼閃爍旋轉不定人見之必擊柱  
則貴者則不利宜所以意耶但  
銅習相沿已非一日淫之前竟有地師  
瓦石乘機陰謀者事法今履搶  
匪搜出賊證獲究固匪徒張太  
守莊注廣州嚴申厲禁去年連  
無敢犯者本年迎春此原雖未  
甚善而意實頗禁人無喧嘩惟春  
牛太歲算回府轉時路經東門遇某  
鄉人新餽而末曰去年未打汝使人  
民不安今親而相送不可不受去一  
轉運洋物故太歲頂上  
打去其首以木雕成前年  
曾遭劫掠嗣因法判官  
為之更易乃以鐵插入  
項中今法運轉時當頭  
運至皇清誠真一晒見  
者莫不稱神人故至  
太歲頭上動土其勇  
誠可嘉矣夫



何元俊



游 戲 三 味

昔劉文恭公生辰有  
巨公存一術者云甚  
煙戲呼至則羅史也  
出煙官人許煙斗大  
通者孟厥煙令滿吸  
一時許徐起登高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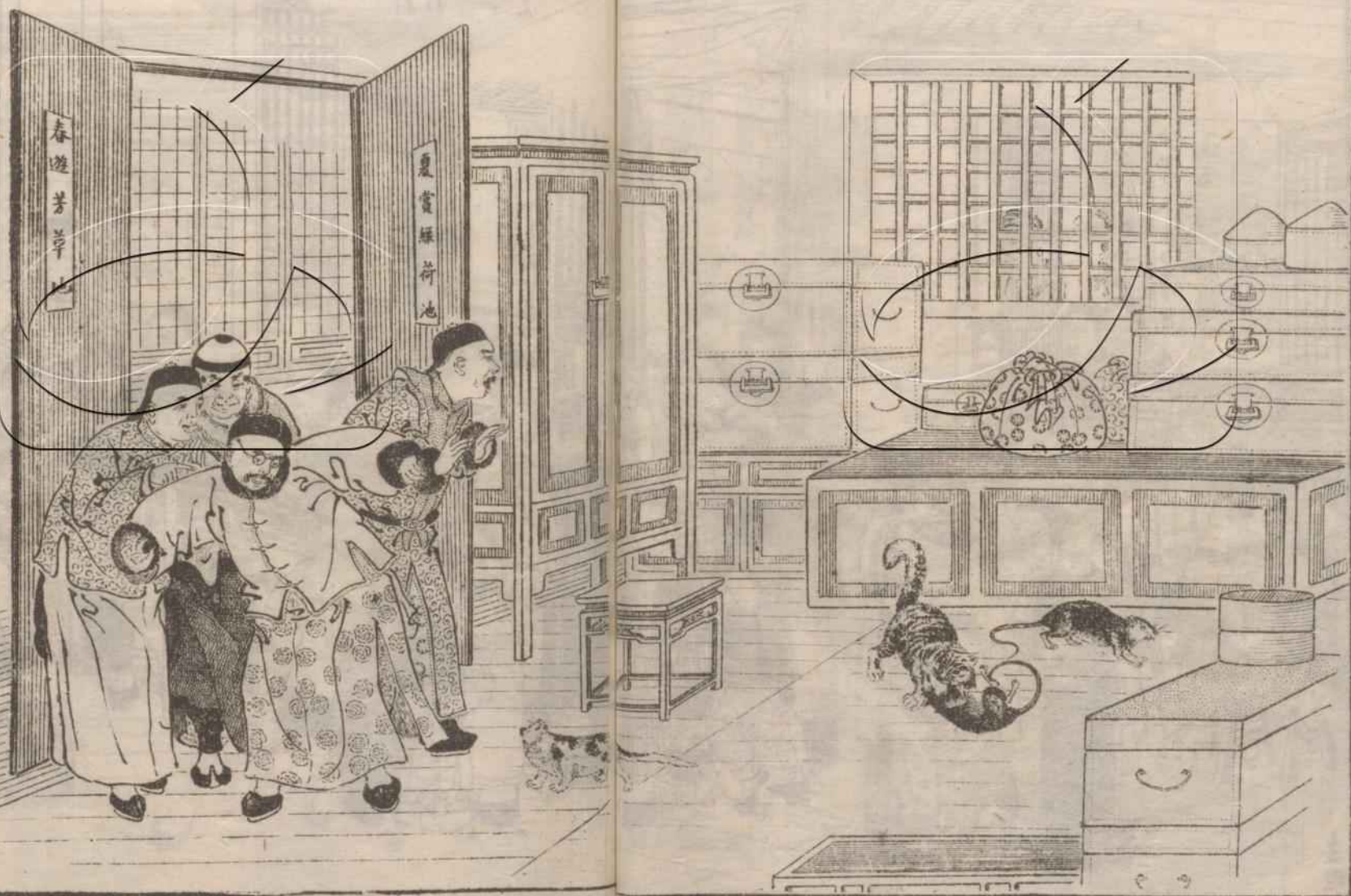
吐之水波浩蕩雲霧滿  
浚狹而趨閭重一林立  
水西乘寓時聽者皆集  
一觀衛善翔齊空際為  
海產濤壽之戲吐畢下  
凡煙吸結半日始散真  
絕技也滿堂所先生曰  
惟少時見一僧向煙吐霧  
煙出其煙具畧同衛人吸  
畢徐吐之出盤旋空際歷  
時乃散又一精丁吸煙畢  
吐團無數連吸連吐團  
皆圓徐出濃煙一透直穿  
圍中藥相屬以青絲之  
玉貫也



神貓捕鼠

海个司著相傳有鼠二盤  
 諸十數年謂生與數衣表  
 什物被毀嗚呼白日亦往  
 蘇行無忌當司馬清館  
 家時情其鼠獲偏竟善謀  
 猫入穴轉為所噬毒以藥  
 似預知者悉傾之合著為  
 之不妥適因公赴揚見浙  
 江許丁招一粘貼以失去  
 神猫實遂信者酬銀八兩  
 異之呼問許丁曰此猫所  
 主鼠皆就死許喜因其約  
 曰汝猫果尋得能為我著  
 中陰害當以五十金相酬

因吉以腐所丁抱猫至短  
 項突睛虎斑狀果雄偉其  
 野倍往抵署鼠已先期五  
 六日許不問尋乃先覓一  
 帶猫至穴口破入已為已  
 鼠鳴其耳狼狽去神猫進  
 進伴若不勝穴外二鼠  
 躍出夾攻狂吼一聲此鼠  
 傷壯鼠悉力相搏斷候死  
 耕之得三十斤許許購以  
 百金許丁不肯仍謀去



移尊候

教

婚嫁失時曠夫檢  
視之奉時有所聞  
而姑女自存之端  
尚不多見乃漢鎮  
有陳氏女者夙鏡  
婆言自幼許字劉  
姓子近因年剛風  
新喪之際白其母嫂  
欲爾稍婚嫁戲之曰  
此何等事他人皆不便  
明言惟妹自往或可有成意  
謂小姑必無此許得事也詎女  
聞之大為得計竟託病辭謝謂  
宅有陳氏翁姑之前翁姑却之鄰  
女聞其事者約往柳榆女不怒亦  
不苦請留數日不去乃為之草  
行合卷人曰無恥若此河間婦不  
是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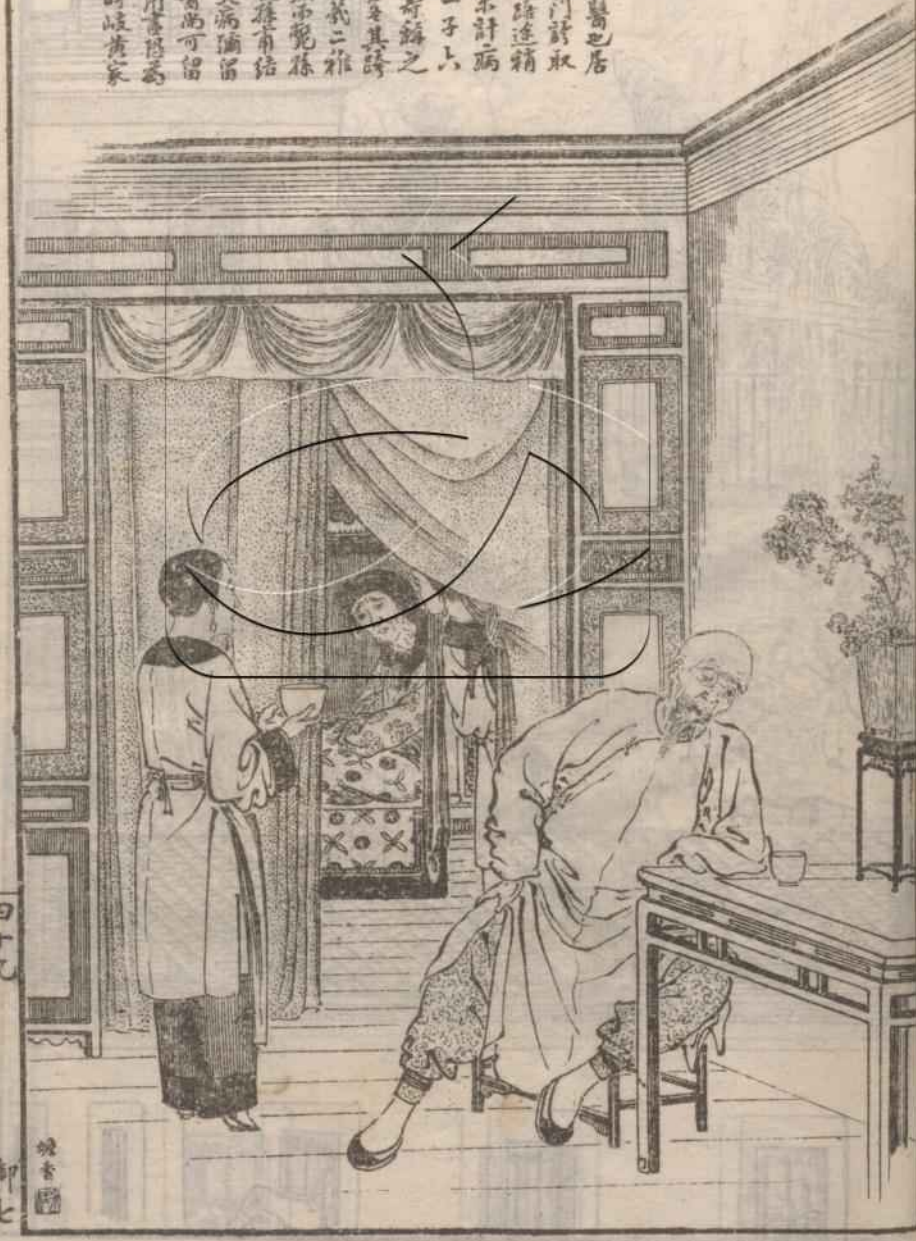


頌時和世泰  
慶人壽年豐

張志遠

庸醫鑑

甬江曹某今之所謂名醫也居  
恆身價自高不月轉出門診取  
洋五角出診洋二元臨途稍  
遠者倍之守之為利初未計病  
者之死者也年七十餘一子小  
孫承歡膝下人皆以福壽稱之  
詎天道昭彰報施不爽至其孫  
寬之子忽患疔疾之症年二祇  
孫匯相繼傷長孫先死而寬孫  
媳失志守貞抱主成婚次孫甫結  
病室時水腫長孫孫媳又病留  
時謂曹曰祖翁多再持醫尚可留  
遺一錢否則將子孫骸骨用書埋  
若技之優安言畢而逝呼呼黃家  
其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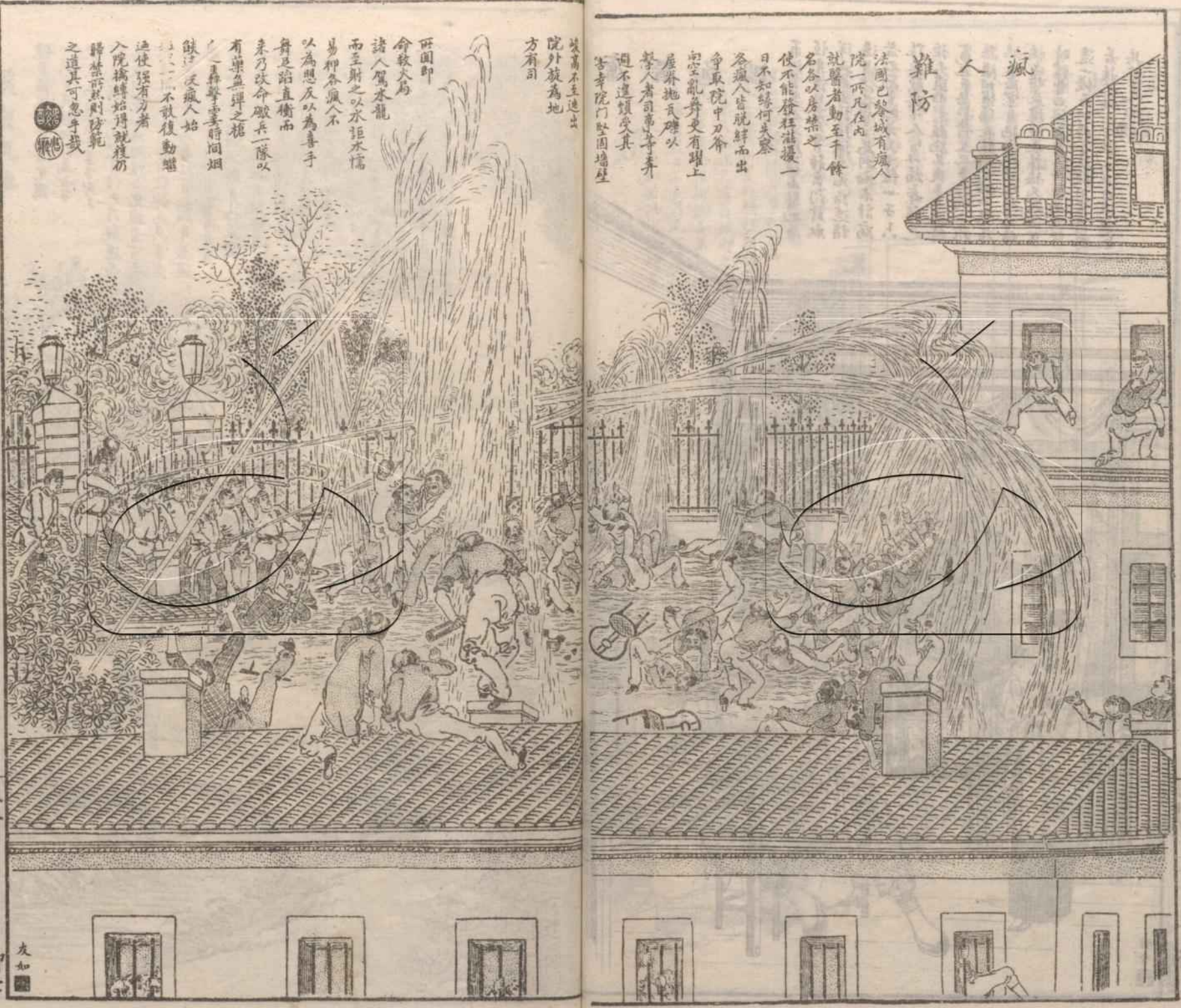


瘋人難防

法國巴黎城有瘋人院一所凡在內就醫者動至千餘名各以房禁之使不能發狂滋擾一日不知歸何失察各瘋人皆脫絛而出爭取院中刀斧棍棒亂舞更有躍上屋脊拋瓦礫以擊人者司第等弄避不遑頗受其苦幸院門堅固牆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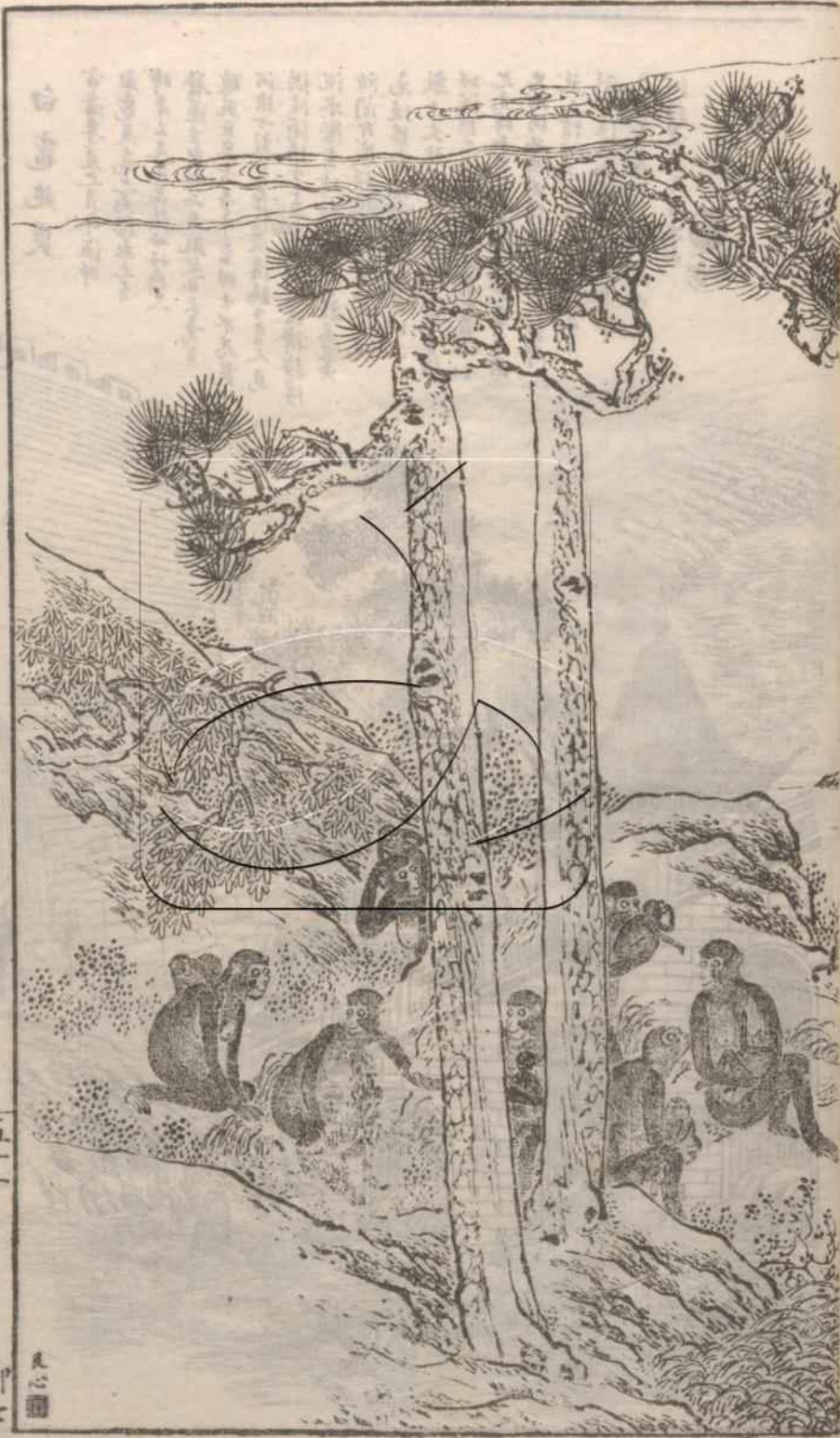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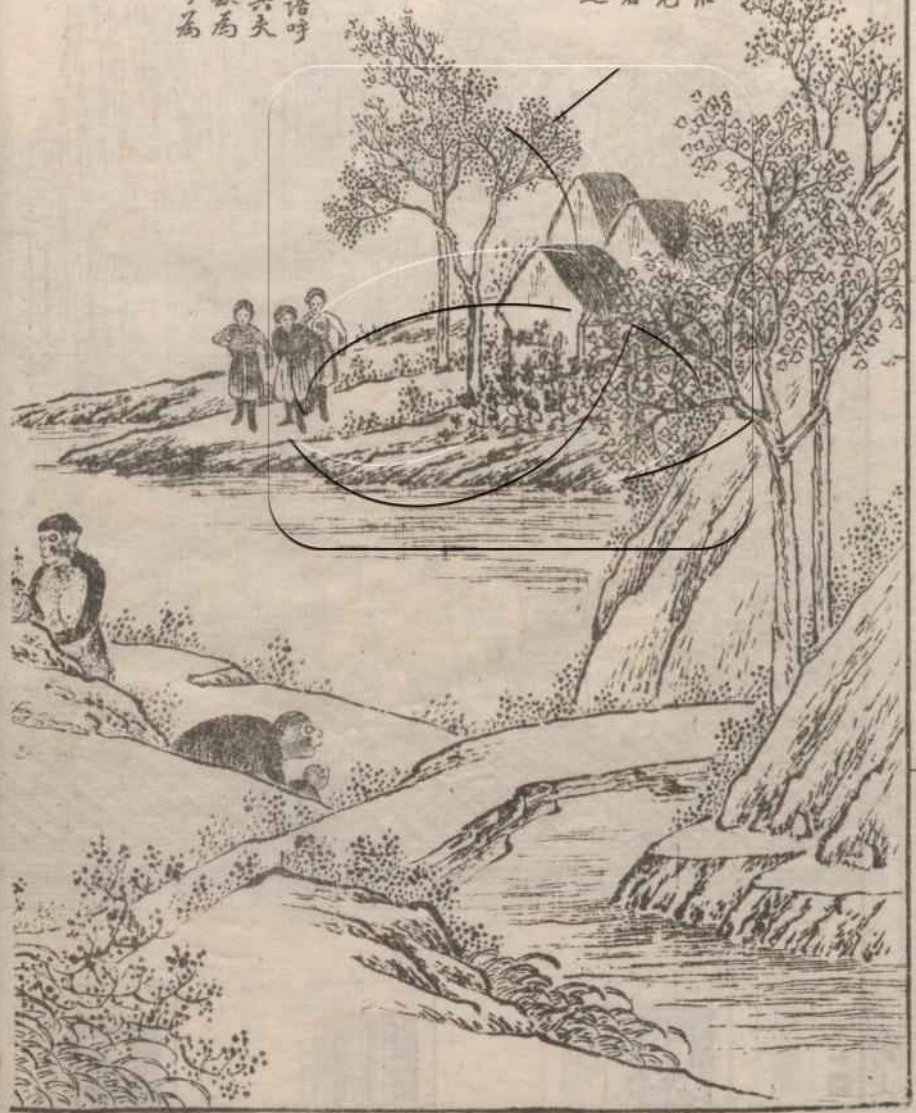
裝高不至逃出院外故為地方有司

所圖即命救大局諸人駕水龍而至射之以水詎水懦易仰各瘋人以為想反以為喜手舞足蹈直衝而來乃改命砲兵一隊以有藥無彈之槍一轟擊霎時烟烟缺反瘋人始怯不敢復動繼使使強有力者入院擒縛始得就獲仍歸禁所則防範之道其可急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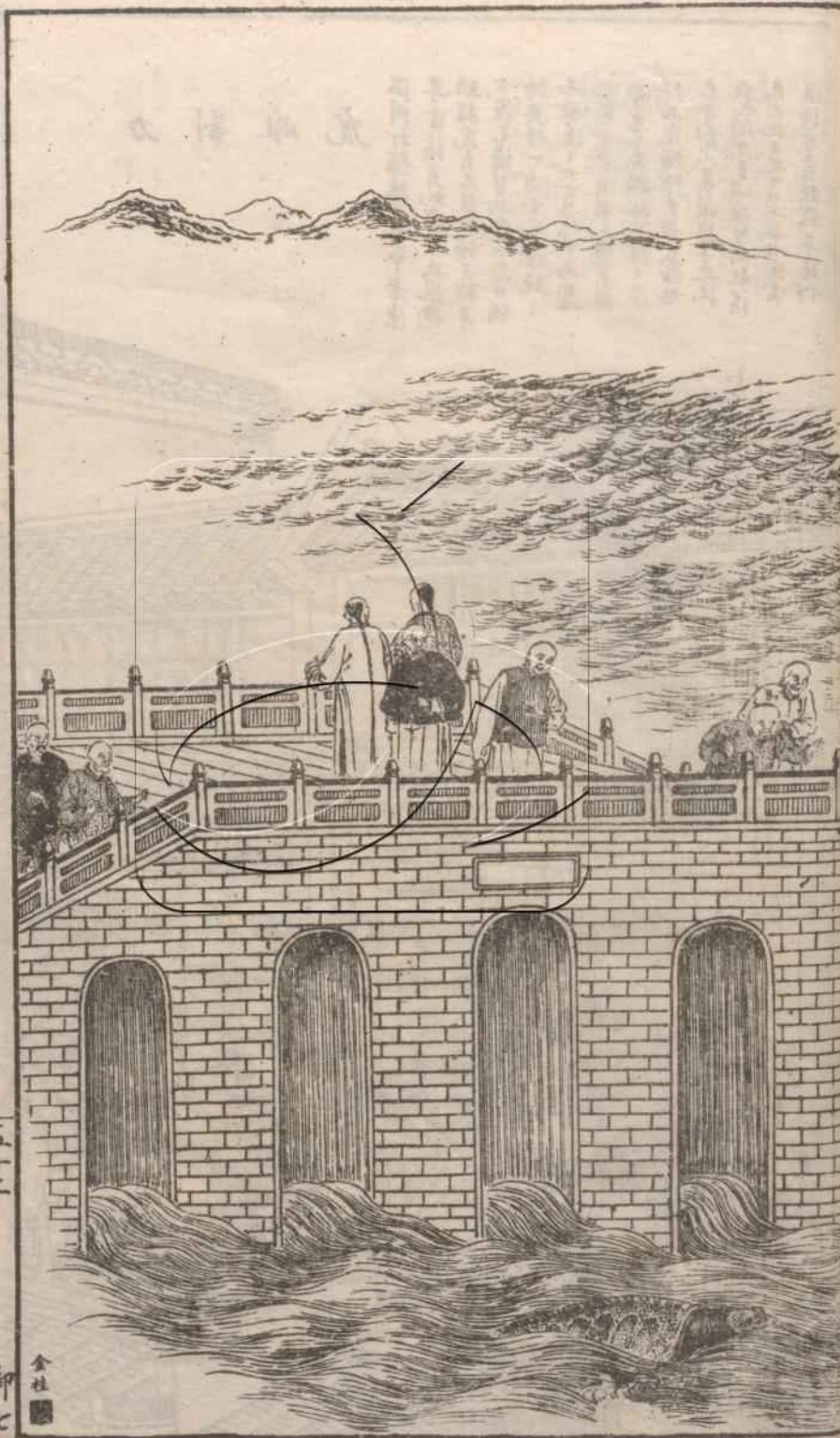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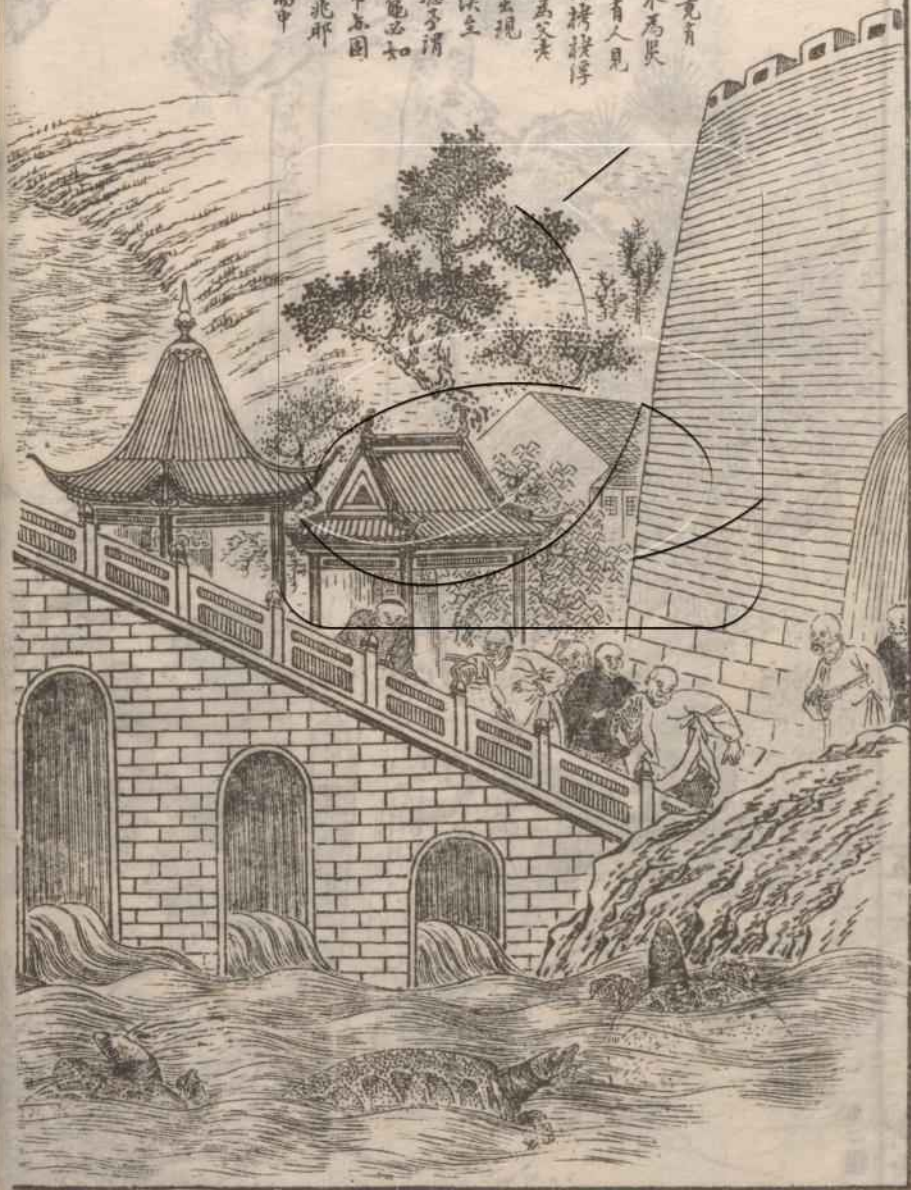
炎荒異獸

鏡差傳說新載女兒國  
一則言其國內均為女子  
飲水而孕者生男子即不  
能育實言八此世罕信之乃親遊羅  
異獸則竟有以所謂女兒國者可見  
六合之內無奇不有彼說為其事者  
殆亦見靈駝為馬腫背之類耳蓋連  
國荒僻之區有山名靈谷者產有  
異獸一種狀類獼猴身作灰黑  
色暹人呼之曰憐奴夫抵皆有  
北無壯據野老相傳此獸若  
受南風即有孕所產皆牝若  
至壯者不過三日即死且是  
獸也其鳴甚長常呼曰伴  
深夜悲鳴能令聞者下淚蓋遺語呼  
夫曰伴或則此獸之聲殆若呼其夫  
婿者或是以暹人常謂此等異獸為  
憐官說夫者所化淫難不怪亦可為  
薄俗稽矣



白 龜 兆 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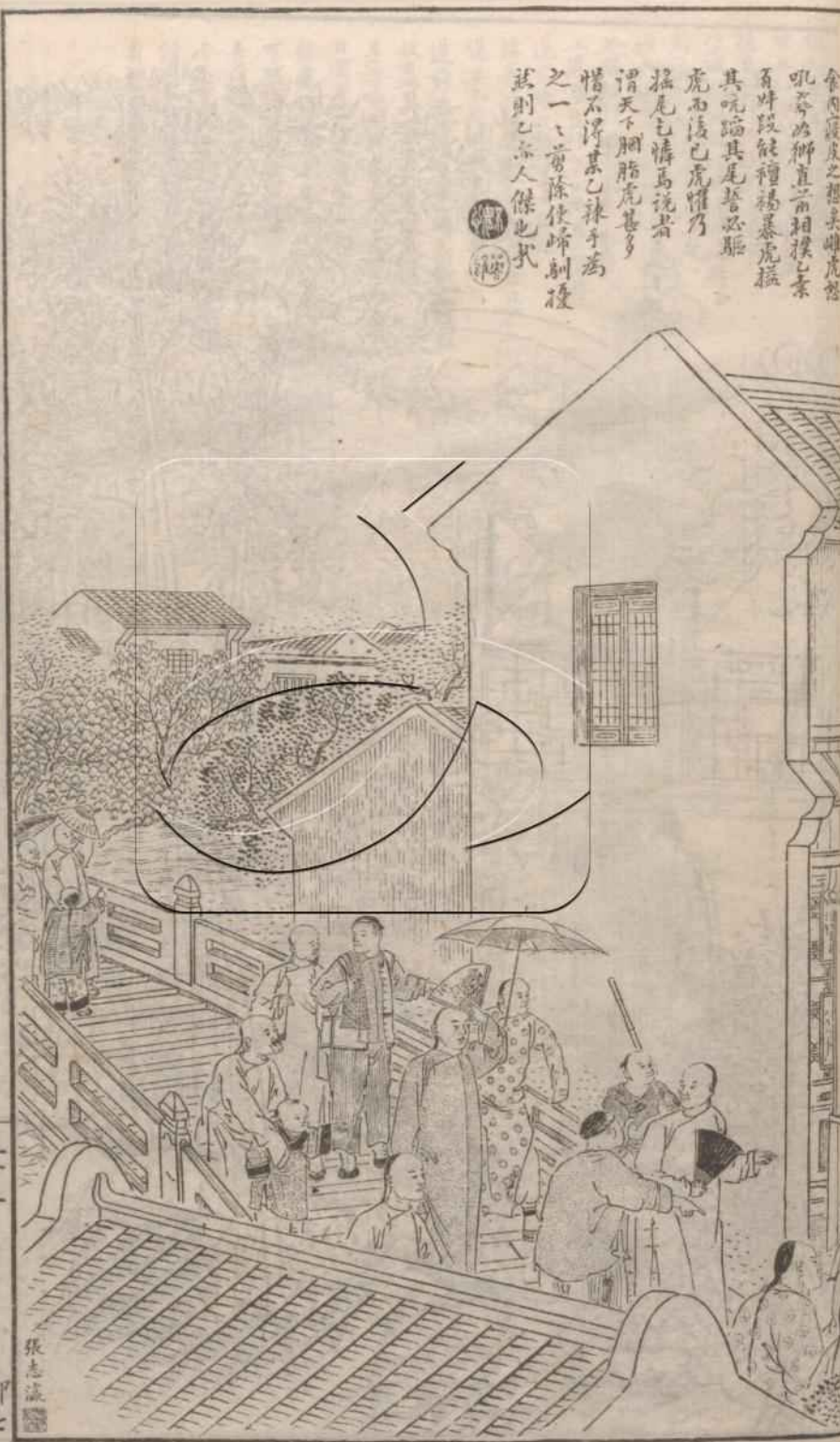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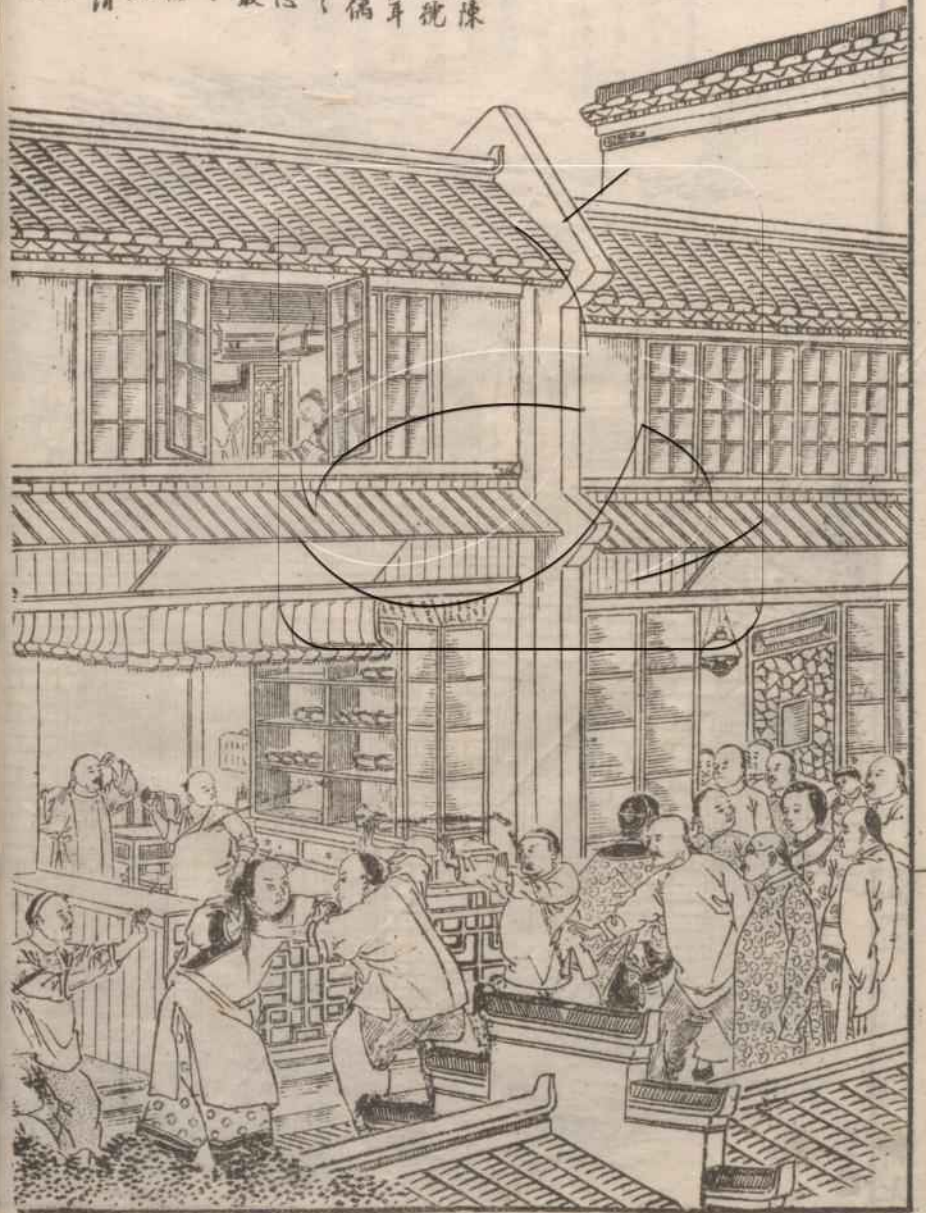
古者事夏之月命漁師  
取龜是龜之為物取之有  
時非不足為慮後世此與久  
獲運至無休而居處日大竟有  
離或巨龜者多年京師大水為災  
河決十數口竟於廣濟橋下有人見  
洪水際當時初不為意後為父老  
所聞此感頗相若謂巨龜出現  
元堤恐難保全既而堤果決立  
數十丈故人皆以見龜為虞子謂  
此說恐不盡然水之時與也龜必如  
之先時而出以通其游泳之常亦固  
其所何必過為待會以驗其兆耶  
其人情好異父老之言不事而中  
則此後亦兩備行事夏取  
龜也宜舉行時不知關心  
河務者其亦有志否



力制雌虎

温州打鐵橋有某甲者陳  
 年常浚身也妻某氏夙號  
 胭脂虎夫不敢犯俯首帖耳  
 日夜乞憐習為常事一日偶  
 辨其性一噴生風視眈眈  
 而欲逐之大有得甲而甘心  
 之勢甲畏首畏尾噤不敢  
 言急而名猫視下深之下  
 拜而虎猶隊牙舞爪怪怒  
 未平鄰人某乙于壯子之流  
 亞也聞虎負隅據屏而起謂  
 先大化日之下宜容雌虎當  
 道法者不自飲哉于賭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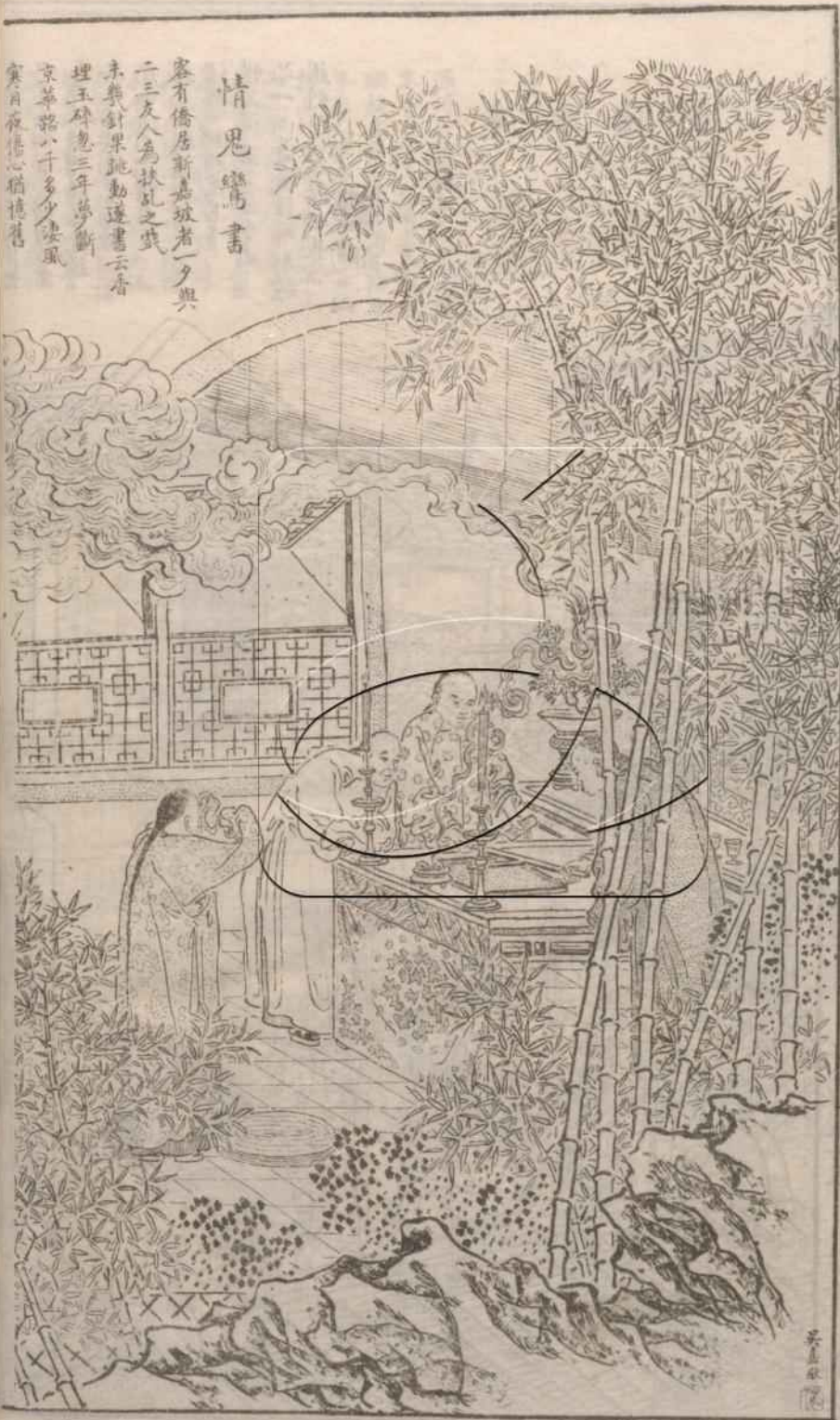
余因履皮之想夫雌虎怒  
 吼亦必仰直而相撲也素  
 有時段能禮揚暴虎猛  
 其玩踏其尾誓必驅  
 虎而後已虎懼乃  
 猛尾乞憐焉說者  
 謂天下胭脂虎甚多  
 惜不得某乙辣手為  
 之一剪除使啼則殺  
 茲則乙亦人傑也哉





情鬼鸞書

客有僑居新嘉坡者一夕與  
二三友人為扶乩之戲  
未幾針果跳動遂書云香  
埋玉碎忽三年夢斷  
京華路八千多少凄風  
寒月夜傷心猶憶舊



叙知東見詩思氣森

然且知係女郎相與賦并凡

復書云料峭輕寒逼帳

紗滿虛風雨打枇杷有人尚

解請香意數向

燈前檢落花象成

不解所謂時座

上有某生注然曰卿夢碧耶

遂又勸亂復書云綠短

情長皆由天數即君幸勿悲

傷妾之從此逝去書畢

遂寤然再叩之不復動或向生以

故蓋其燭室名夢碧君素

善吟咏其此書第二首詩即當

日閨中之作也生自女死

後曾作詩序之有云

可憐紅粉皆黃土惟有

青山鎖白雲又云從

今不寫相思句寫到相思已斷魂

讀之令人聲淚俱下死而

有知宜其不能忘情也



設阱陷人

京師前門外有高其者素以拐販  
人口為生常由逆畿  
各鄉誘騙婦女至其家雜處頭粗  
服必令加意梳掠塗  
脂傅粉若樣入時而又約束其裙  
下雙鉤步步生蓮以  
為引人入勝地步凡游客欲訪桃  
源非有熟入指引不  
無從問津蓋於柳巷花街之外別  
對一幃高日者有某  
官入京赴選欲狎客為之作撮合  
山與某氏婦結成歡  
喜歸俄而其官經部銓選將擬  
去赴任訪婦為之餞  
行曲盡纏綿酒闌鎗地情不自  
禁仍效鴛鴦交頸  
而眠高遂設計申許勒  
索千金不然便捉將  
官裏去科以姦宿民婦  
之罪某官受惜聲  
名不得已設法周旋以了  
風流孽債亦可為

不守官箴者似無高之誘  
良為始其罪實不  
容誅有地方之責者豈  
竟漫無聞見耶



山君為患

南洋素多虎而由連餘入芙蓉之路山深林密幽險異常虎尤倚以為巢穴行人道經於此必多方防範以免貽尾之危一日有老婦雇牛車一輛突如其來忽有山君嘯風而至御者即斷牛跡而逃至數里氣竭力盡倒於地老婦担伏車內幸虎不知害趨洞去旋經旁人救免惟其牛則不知何往由是令感視為畏途有兩獵戶素以勇著聞其專搗獵犬而未



適狂虎在林先與

其所搗犬相

撲為武道人

至虎舍

犬住斃

兩獵戶潛

以洋槍

擊之虎中

彈跳躍旋踴

旋墜未幾逆語視其犬尚未斃惟

頭上鬚肉一塊鮮血淋漓

兩獵戶遂昇虎至捕房得資洋

五十元權其虎則身重

三百數十磅今一旦除之實為行

人去一巨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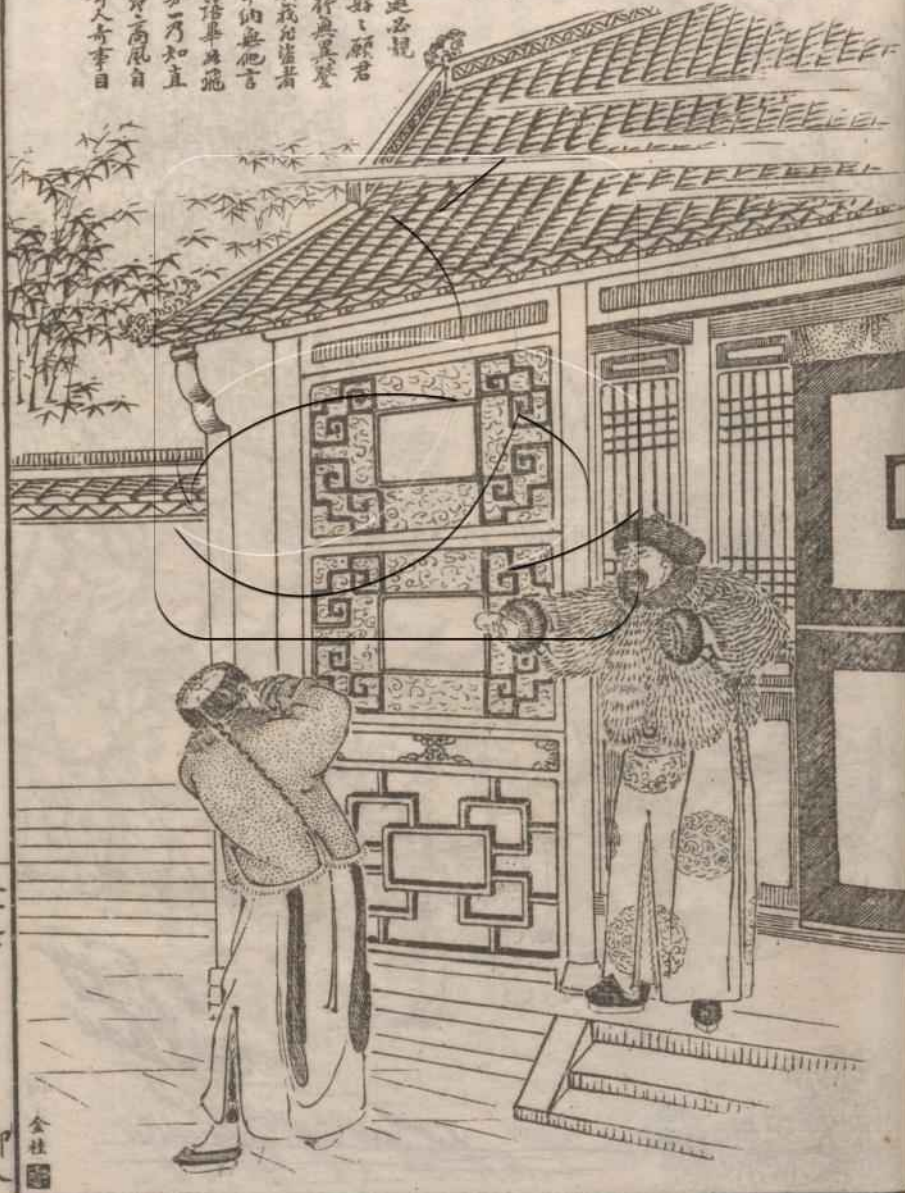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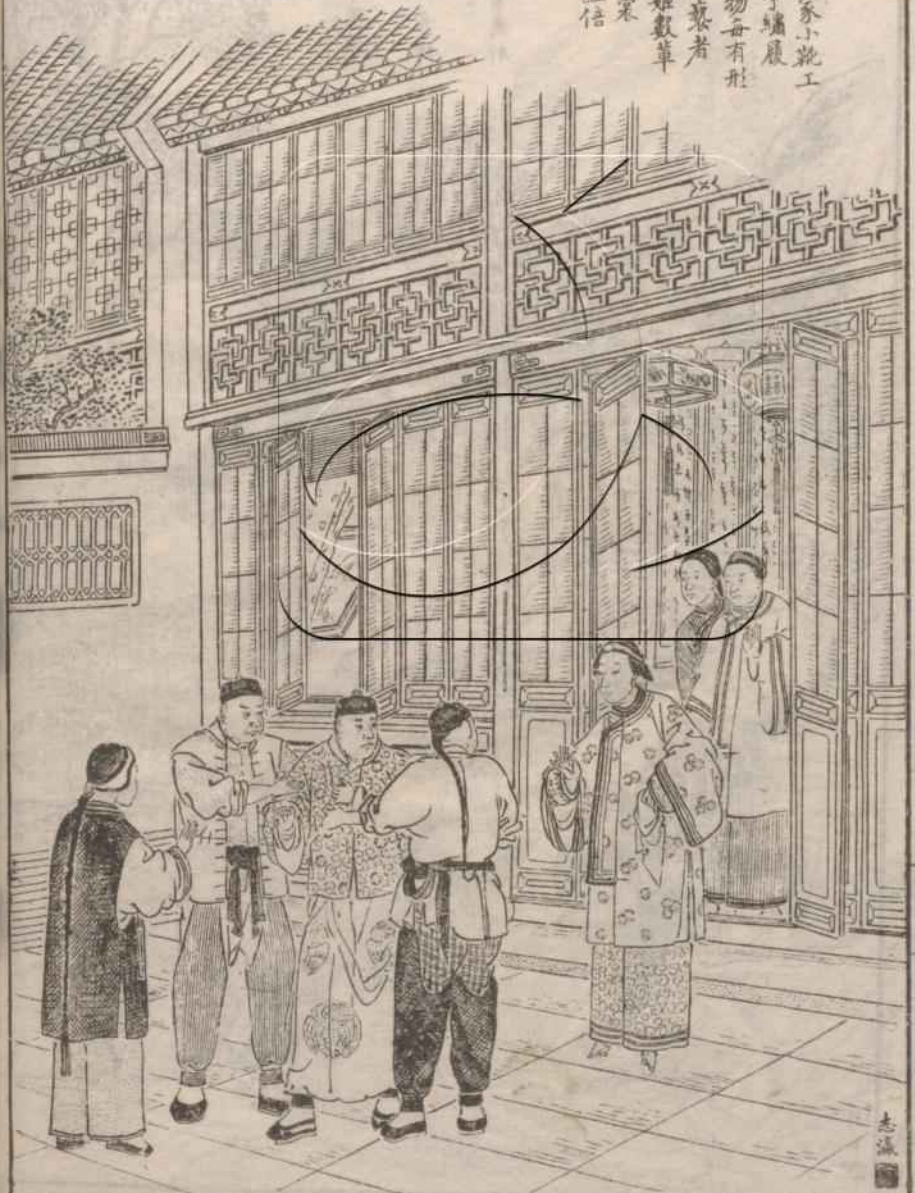
狎客偷鞋

太真羅襪求看百錢崔家小靴工  
吟入字勝鞋曾傳手韵事曠履  
且藉以香塵美人足下之物每有形  
諸味散供人把玩而不惟其不察者  
矣廣州城內某妓寮羅姬數輩  
夕擅香名一夕有其客衣裳  
楚三翩然而來倚翠假紅信  
極健疑此見榻上有弓鞋  
一雙纖小僅寸許購成  
金鑲綴以明珠心愛之  
寤寐懷袖中而出迨夜查  
點器物頓失惟久見  
大呼捉賊龜奴要客於  
門外搜之則鞋在馬  
遂大譁是豈果為竊屨  
來歟何獨注意於  
此也

直道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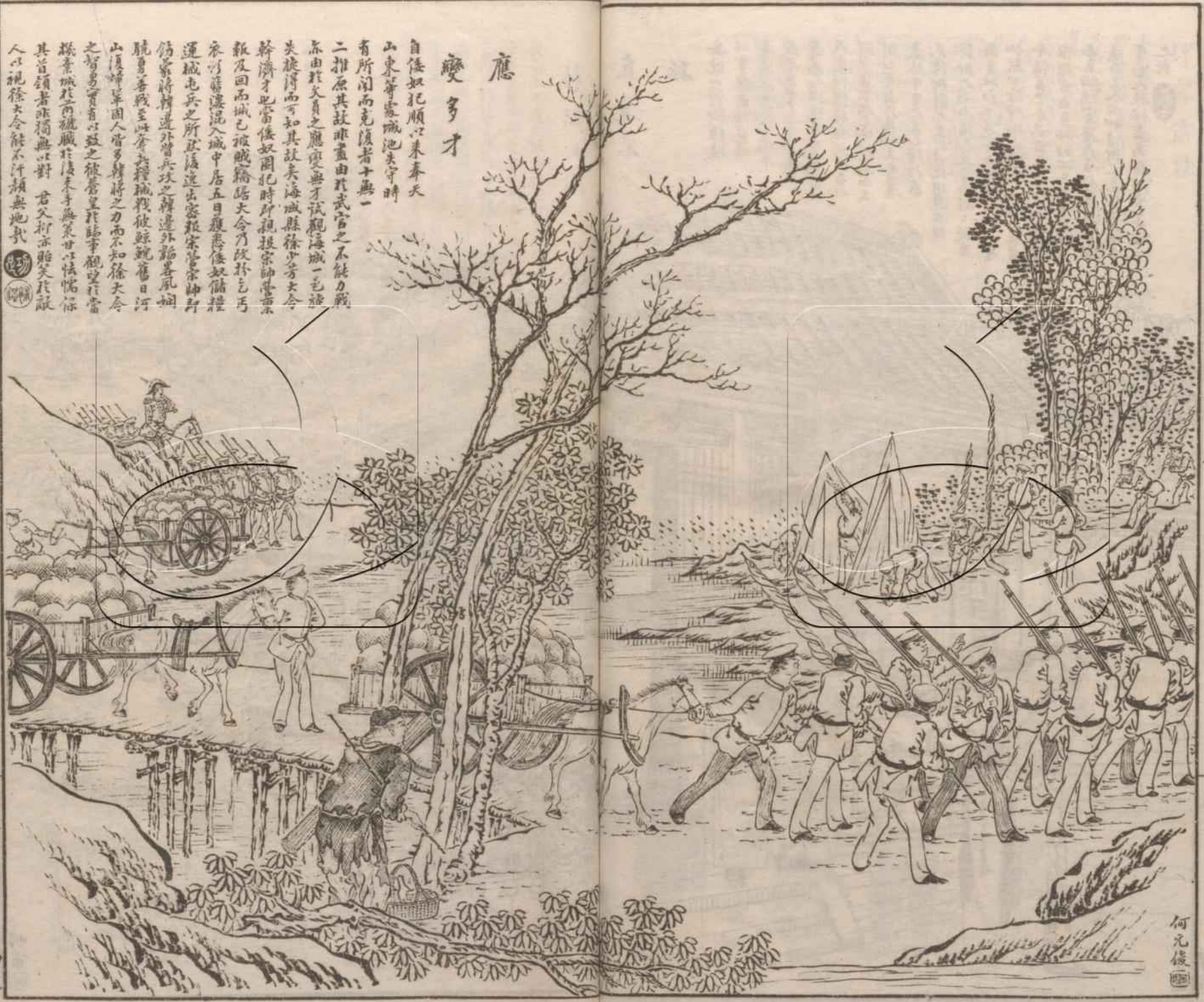
孤

安晚山侍御維峻  
以言履履誦成軍  
臺其木至也有兩半  
厥之某甲木謀一面  
者為之沿途布置并立  
或更預備行館以誘吾以  
漸風義義之既觀然而去  
斯已奇矣乃其既至也至有  
素昧平生之某已踵門求  
見侍御辭之至以死相逼必親  
侍御之面而後已其言曰好一願君  
無負此初心君實士也此行無異登  
仙然必路時堪非財莫濟我若諸君  
令備若干金為君壽君幸勿無他言  
惟願君無負此初心而已語畢飛  
而去回視客履履有銀券一乃知直  
道自至人心如侍御之亮於高風自  
有動人欲佩者焉得此奇人奇事日  
之批



自倭奴犯順以來奉天  
 山東等處城池失守時  
 有所聞而克復者十無一  
 二推原其故非盡由於武官之不能力戰  
 亦由於文員之應變無才試觀海城一邑被  
 失旋得而可知其故矣海城縣徐少芳大令  
 幹濟才也當倭奴圍犯時即親提宗師營軍  
 報及回而城已被賊竊踞大令乃改於邑內  
 家以舊濠混入城中居五日履悉倭奴儲糧  
 運械屯兵之所遂從密報宗師營將所  
 飭家將轉運外營兵攻之韓邊外福善風烟  
 騰勇善戰至此奪其糧械殺彼餘寇舊日河  
 山頂端軍固人皆多轉將之力而不知徐大令  
 之智勇實首以致之被營呈於臨事觀望於當  
 機棄職於何統職於後未事無策甘以怯懦保  
 其首領者非獨無以對 君父打亦貽笑於敵  
 人以視徐大令能不汗顏無地哉

應 變多才



何元俊

掃除五國

安徽太平府民風強悍家巷不端  
 去年三月五國等名目其重日昇  
 象以至弱冠者就所居地段自號為  
 國其來街稱為甲國西門為乙國南寺  
 巷為丙國馬驛街為丁國而以官民較多領  
 章較強最為丙國倫之某巷為日本國每  
 國頭童三四十人或七十八人各王頭目並將  
 五事各官備進名冊以管伍隊每日早晚聚會  
 一次三六日則學操一月則五國會操時立  
 曠地搭一席棚名曰演武廳五國頭目坐其  
 中袖出令旗隨意指展其下即命改威儀曰  
 四方陣曰八字陣曰兩圓陣變化離奇強餘  
 有且其有指鼓司司號令洋槍刀矛以供  
 頭目之用刑黨則以行槍後之一切管制  
 紀律親令責罰無不惟妙惟肖五國時  
 而修好時而相仇不一其向誠風俗人心之  
 隱憂也幸為當道縣湯大令所聞出示禁  
 止風俗稍息人謂士令以一紙官符能弭  
 五國兵燹其功不亦偉哉



平鷄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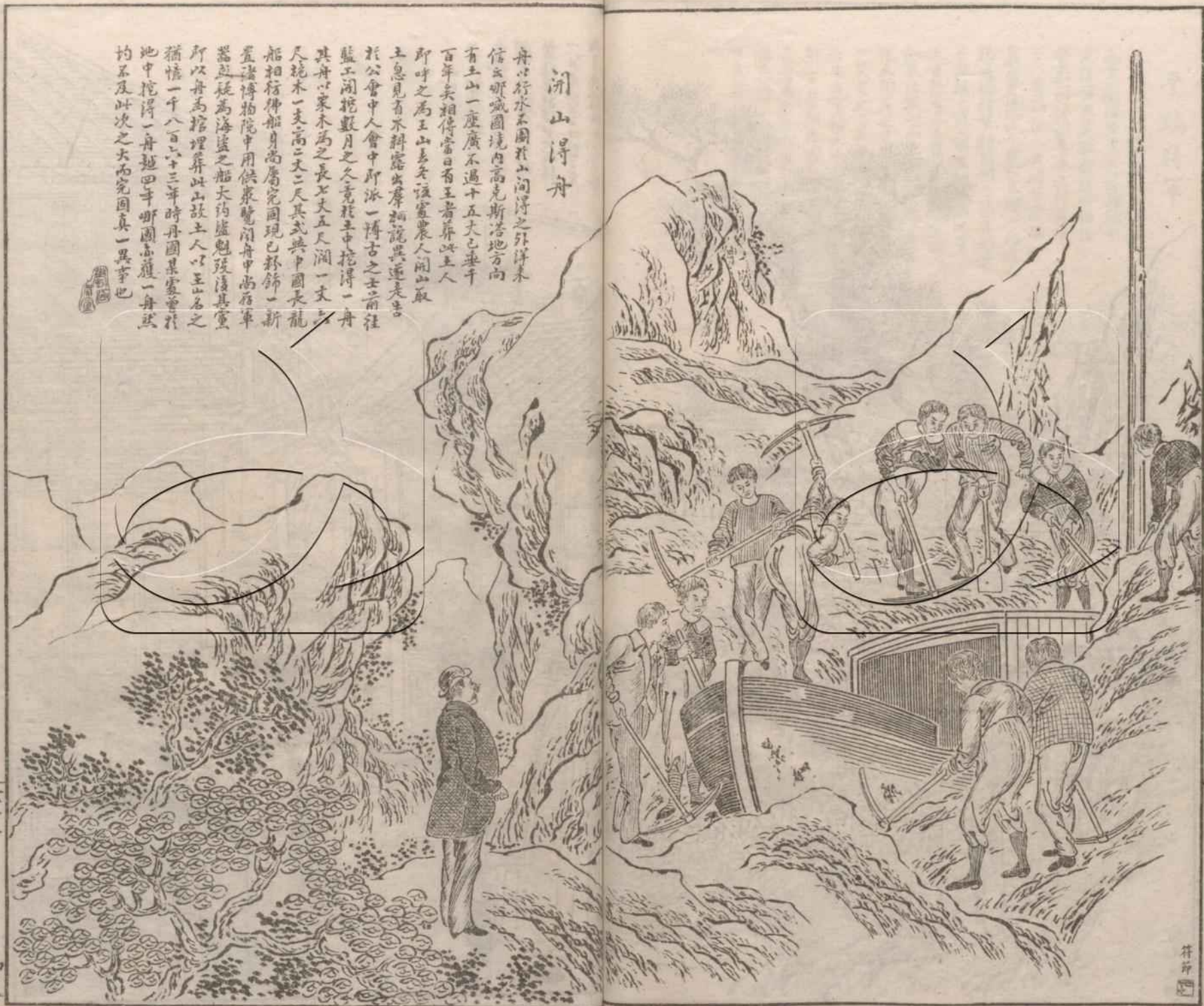
將軍皖人也諱若未詳其姓  
 氏襄州淮軍為牙將結寇平  
 定法隨去軍駐津沽令值倭  
 營初聞津撤至奉天招募軍  
 士八營初發八又濟等家祠地  
 巖州失陷任人由析木城一路進  
 犯海城將軍頗能明哲保身始進  
 至石鵝子堡又退至油坊漸進營口  
 近日忽有米石借店鋪代售市儈不  
 知軍法咸以為軍中祇須採買米石  
 從未聞有將來售之民間者將軍  
 一笑置之並不道破其中元妙近日  
 將軍麾下諸武士見鄉民多有賣鷄者  
 謂之之聲聞於四野疑以為倭人之至也  
 奮勇而出悉數殲除鄉民懷德畏威贈  
 以美號曰平鷄將軍謂此之古者蒲羅將  
 軍平虜將軍之列云

續前



開山得舟

舟以行水不圖於山開得之外洋木  
信云明城國境內高克斯落地方有  
有王山一座廣不過十五丈已垂千  
百年矣相傳當日有王者葬此土人  
即呼之為王山長矣該處農人開山取  
土忽見有木料露出聲相說異運去告  
於公會中人會中即派一博古之士前往  
驗王山掘數月之久竟於王山掘得一舟  
其舟以宋木為之長七丈五尺闊一丈  
尺梳木一丈高二丈二尺其式與中國長龍  
船相彷彿船身尚屬完固現已裝飾一新  
置諸博物院中用供眾覽開舟中尚存軍  
器並疑為海盜之船大約盛魁殘清其重  
所以舟為棺埋葬此山故土人以王山名之  
猶憶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時丹國某軍營於  
地中挖得一舟經四年哪國亦獲一舟其  
約不及此次之大而完固真一異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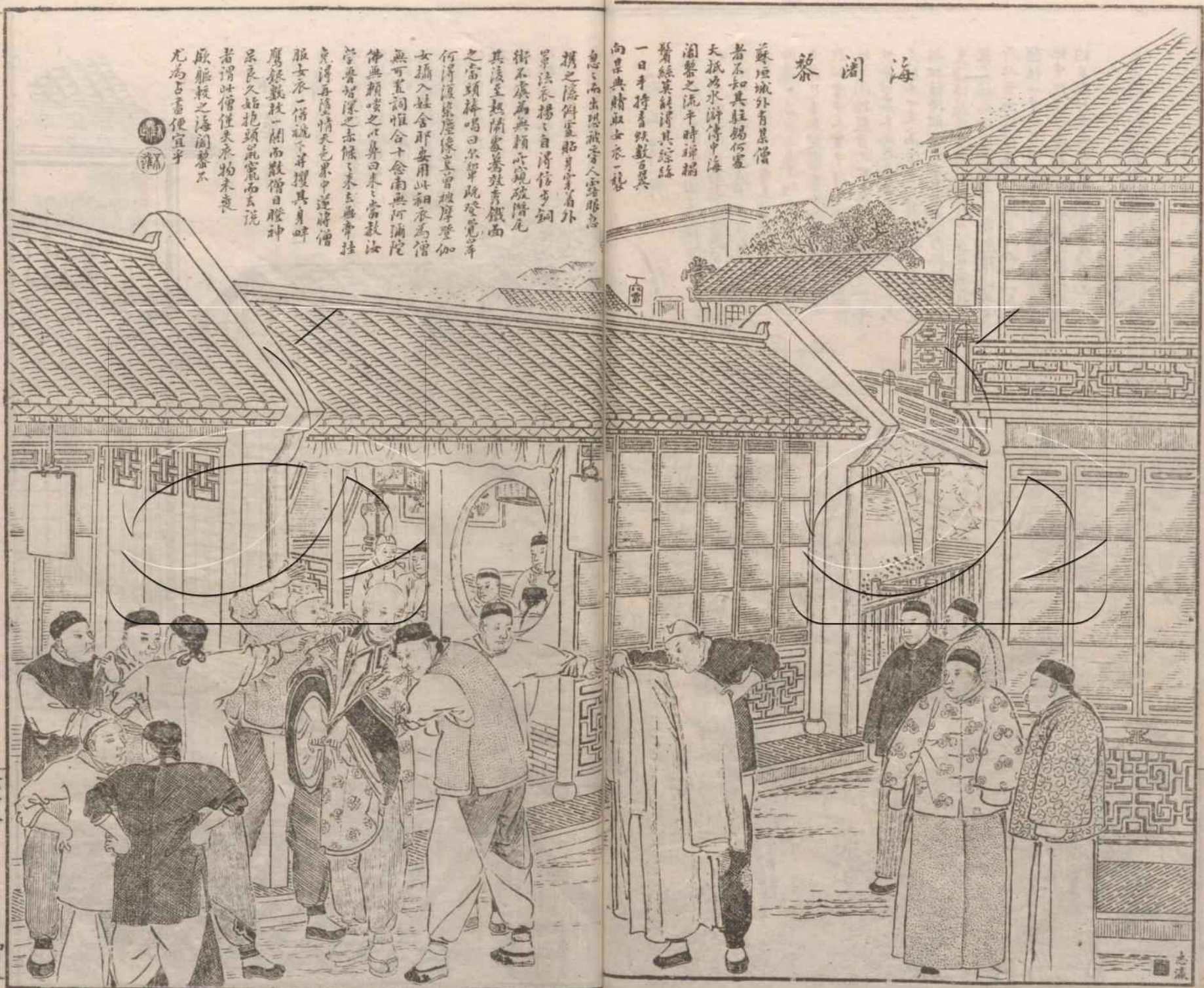




海關祭

蘇垣城外有某僧  
者不知其姓錫何家  
夫抵水游得中海  
淘碧之流平時禱福  
鬻絲菓能得其法  
一日手持香數百其  
向皇典贈取士衣一襲

息之而思誠者人壽勝息  
携之德何宜貼身者外  
軍法衣揚之自得信步銅  
街不虞為無賴所窺破階危  
其後至越開盛著效秀鐵面  
之雷頭棒喝曰尔輩既登竟年  
何得復來塵緣豈曾破厚登伽  
女攝入姓舍耶安用此相承為僧  
無可置詞惟合十念南無阿彌陀  
佛無賴嘆之心身曰未之當教汝  
管吾智深之志候之未去無齊挂  
竟得再墮情天色界中遂將僧  
服士衣一借說下并搜其身時  
鷹銀數枚一闌而散僧曰股神  
宗良久姑抱頭跪泥而云洗  
者謂此僧僅衣衣物未喪  
厥軀較之海關豈不  
尤為古香便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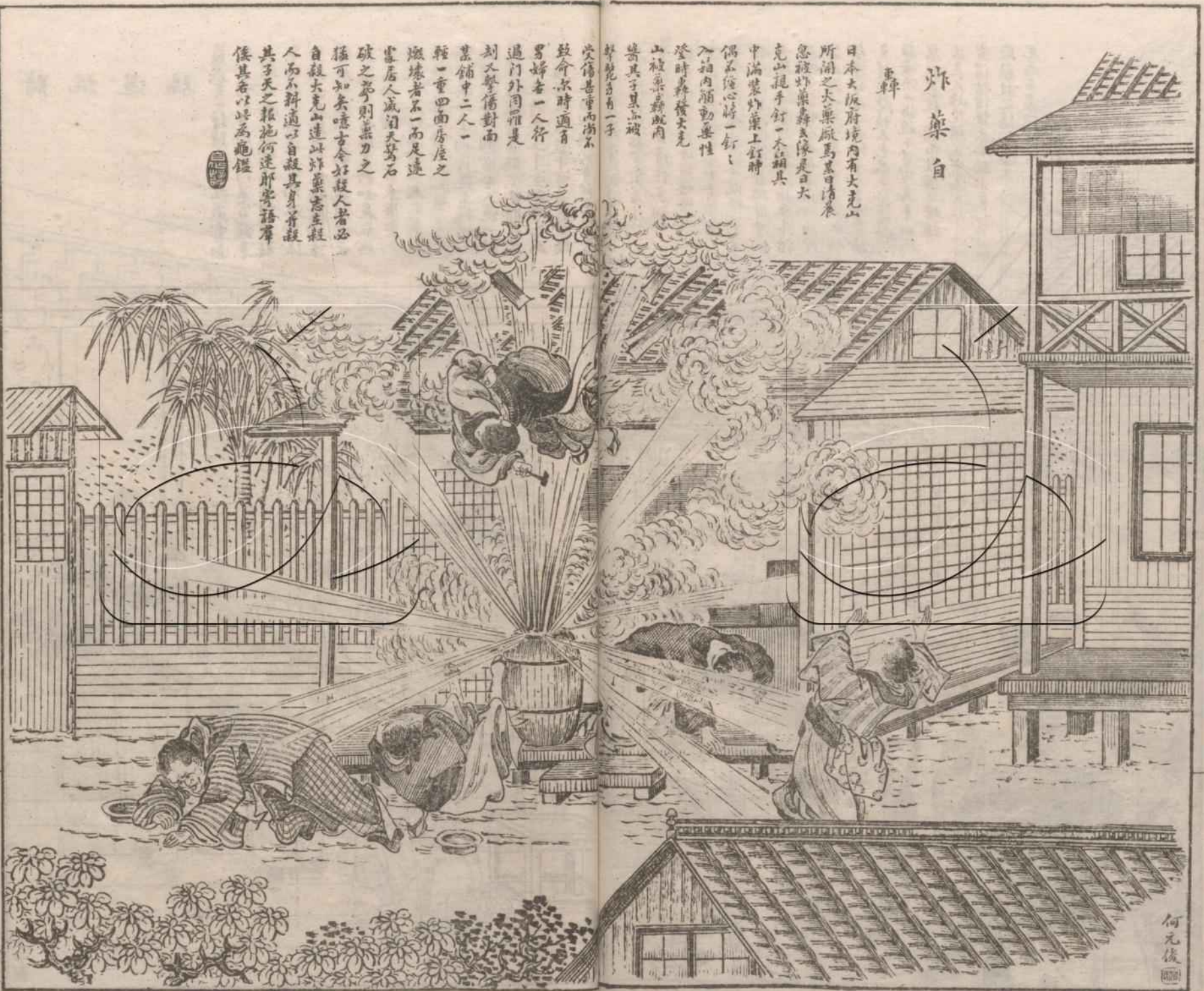


炸藥自

事釋

日本大阪府境內有大光山  
所開之火藥廠為其日清泰  
急被炸藥舞及隊是日大  
光山親手釘一本相其  
中滿裝炸藥上釘時  
偶不備心時一釘  
入箱內箱動遂性  
登時轟發火光  
山被藥轟炸內  
皆其子果亦破  
炸藥乃有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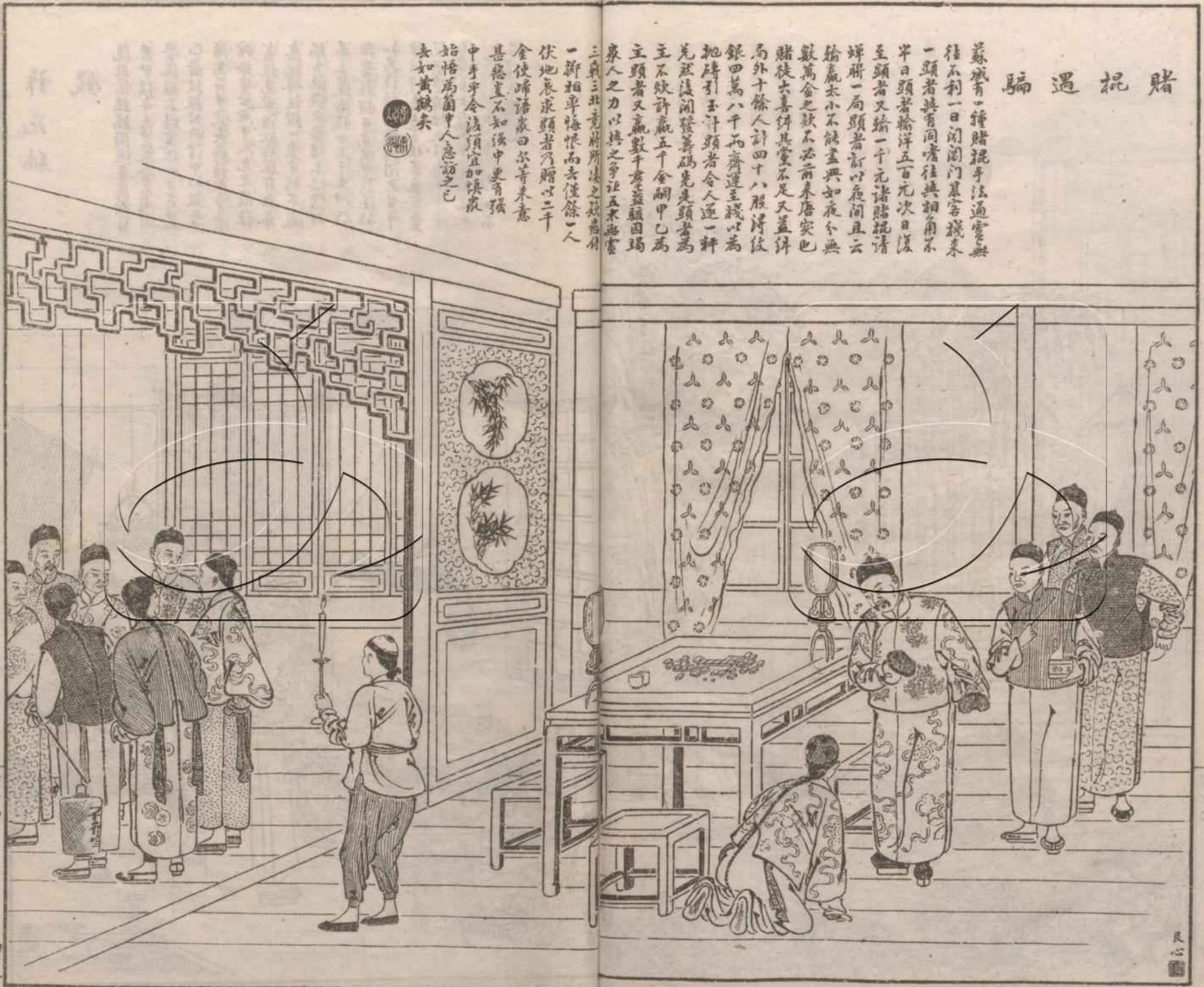
受傷甚重而尚不  
致命亦時適有  
男婦若一人行  
過門外同箱是  
刻又擊傷對面  
某舖中二人一  
種一重四面房屋之  
燄壞者不一而足遠  
處居人咸謂天降石  
破之勢則無刀之  
猛可知矣噫古令好殺人者必  
自殺大光山達此炸藥志在殺  
人而不料適以自殺其身并殺  
其子天之報施何速耶安語者  
俟其若以此為龜鑑



何元俊

賭棍遇騙

蘇城有一種賭棍手法通靈無往不利一日開闢門基字樣未一頭者其有同者往共相角不半日頭者輸洋五百元次日復至頭者又輸一千元諸賭棍請詳解一局頭者訂在夜間且云輸贏大小不能盡與如夜分無數萬金之款不必前來唐突也賭徒大喜併其室不足又益併局外十餘人計四十八股淨仗銀四萬八千兩齊運至棧心為拋磚引玉汗頭者令人逐一軒先然後開發籌碼先是頭者為主不欺許贏五千金嗣甲已為主頭者又贏數千金蓋願因竭瘁入之力以共之爭社及末無當三戰三北竟將所法之款悉付一新相率悔恨而去僅餘一人伏地哀求頭者乃贈以二千金使歸語或曰尔等米意甚惡豈不知強中更有強中乎乎令汝須宜加慎戒始悟為箇中人惡語之已去如黃鶴矣



詐死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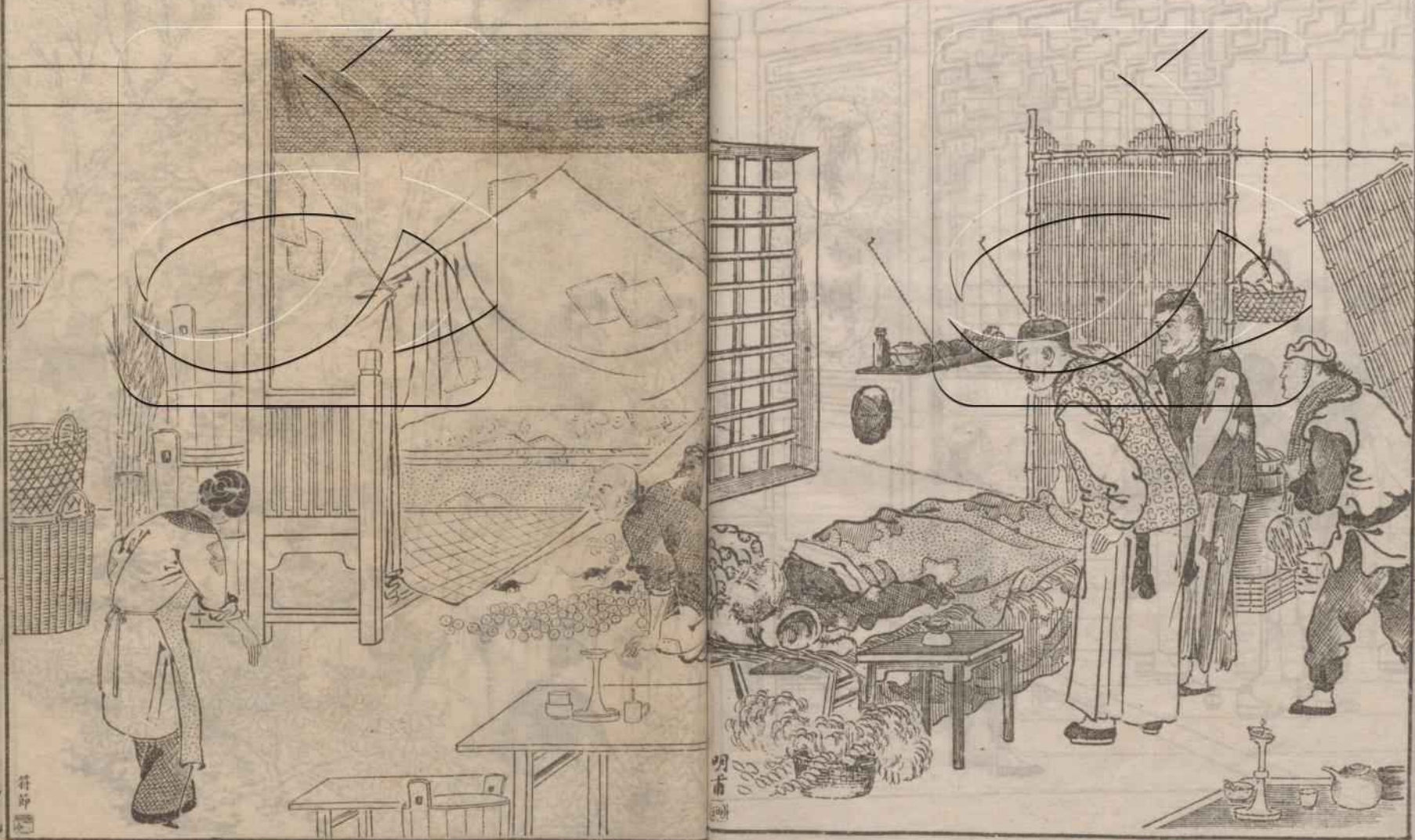
錢

沈非倫為稿附近百皮相匠  
某甲類年大業衣食不周因  
苦沈離不堪言狀一日有某  
乙君投報公所謂甲已數首  
陽高步武走齊請點幸洽  
棺殮資公所中人允之隨往  
審視見甲僅取伴床褥無尋  
息枕畔設燈一盞半明半滅  
榻下紙錢灰餘未熄信以  
為真遂給錢十七文以作  
殮費詎越日竟遇甲於途始  
知其詐拘請德神閣之普年  
陳信呼善士嘗往某處家查  
視誤墮黃煙灰片屍手二痛  
高痛善士大驚事遂敗露人  
心之詐偽若此吾門難開不  
益信乎



財神

東省人揚某影無三維地貨度一  
擲大僅以半日共其妻半衣相注  
茶不知有半財之道矣詎某夜算  
燈相對愁緒交蒙時息門窗半月  
聲往來奔走不居千百成厚竟謂  
龍子機極巧爾既無妻苗可食不  
姑置之詭星日晨起偶向床下取  
物則見河鉄地票一無數不茶  
狂喜而拾之共得五百餘元乃悟  
昨宵之風果為運財而來者噫亦  
楮幣嗣之按江俗呼龍為財神今  
是龍真不愧財神之號矣嗚呼已



明甫

誦 官 榮 行

安曉山侍御三朝  
直車送有夢

久為中外

所欽仰

去天痛

陳時步

一指先

詞社論

同願忘諱

幸 聖恩寬大

由子發全滿成

軍士空勤力賸一

時都人士相顧歎

宛若有益言

琴一劍於道

夫以至里魁

共離金以壯

各技贈詩文

密可憐可敬

以海上係游

首三言清體

卷詩云朝

家法百王

孝臣忠壯

煙艸離宮

崇又云狂

林泉朝不

焚清鹿朝

天際暮雲

忠忱上貫

孤鐘當曉

心賦詩贈

亦有足多



忠勇范倫

前報記先漢海賊之徒知縣徐少芳大令  
之力居多然大令僅能出而謀能他奇勇  
其卒賴以破賊賊者蓋係蒙時韓邊外  
之功當時韓邊外者西人惜未詳其里居世  
系為苦志韓邊外者山東人韓其姓洋說  
邊外自幼貧困無依流落遼東年十七  
入大東滿金麻洞盜金匪久之而為賊中  
渠魁蓋西而傑者也麻桂吉林倭寇屢犯  
而屢敗於韓吉林將軍河而孟之名為統  
領合軍蒙古兵以剿倭海當桂仗時身臨  
前敵親冒矢石屢以功而獲賞官中親兵  
上聞桂勇擊先能連洞十三槍連倒倭  
寇十三名故軍中咸以之為勇十三槍呼之  
宗說三言係仿為左右手密保桂於現已  
入新晉得寓南城打馬廠有見者謂韓年  
已六十而英氣勃不可減越康時韓氣  
概吾知恭耐愛才若渴桂見之下符者素  
服歸用而為國家廣得人者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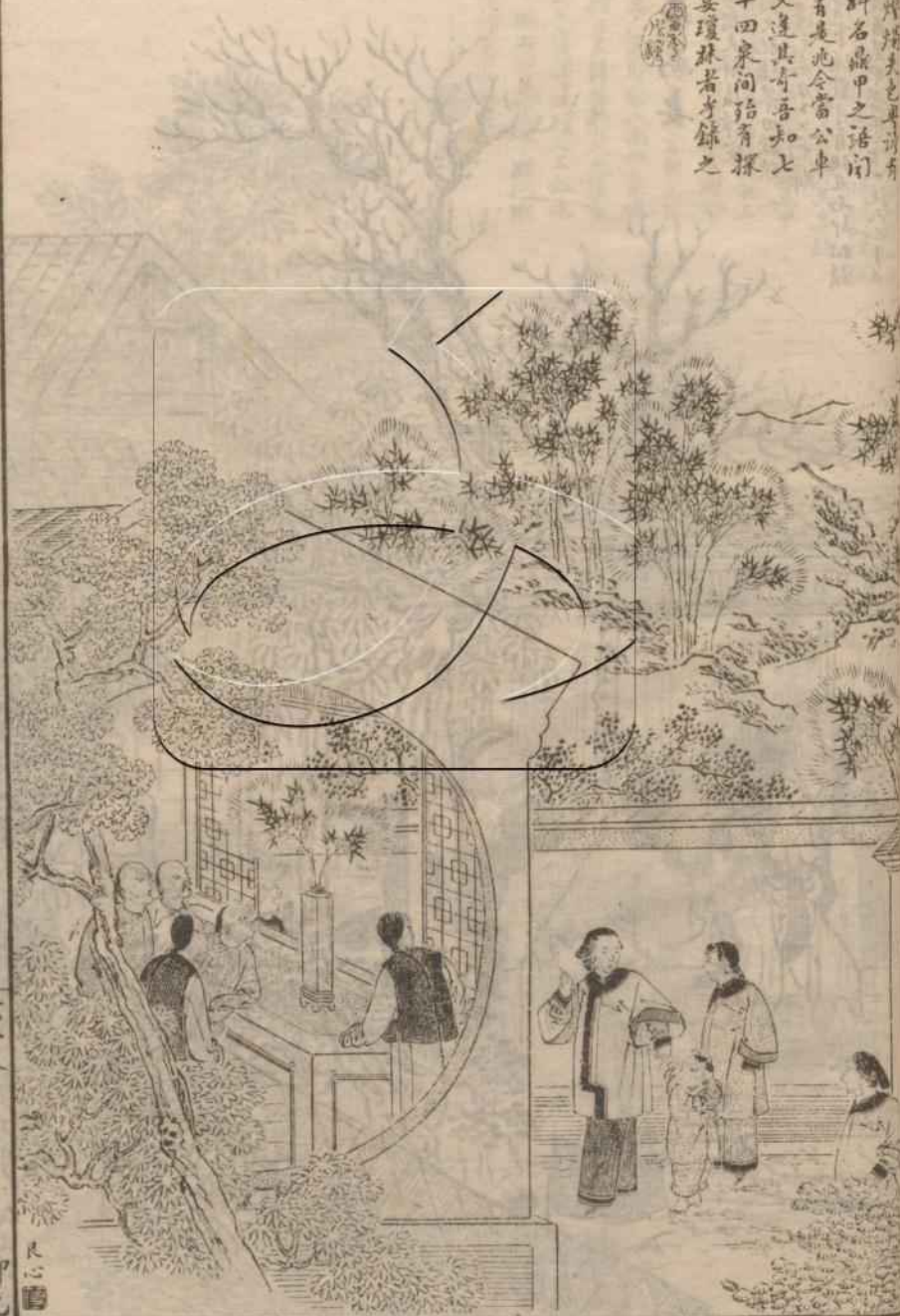
韓中



竹放奇光

廣東南海縣西樵山麓茅壩  
清秀景極宜人鄉民之好高  
清雅者擇地營居聚族引朋  
自成村落者計有十三鄉地  
靈而鍾人傑斯出近年以來  
文名蔚起科第蟬聯頗為邑  
人所稱道昔據衡人未嘗詠  
靈有於詩成詩近於每晚  
息發奇光能照燭照逾逾  
居民疑神疑鬼其說不同有  
好事者折枝供諸瓶中至夜

光生後發州燭夫也年清有  
竹樹開光射名鼎中之語聞  
數年以前曾有是兆今當公車  
北上之際又逢其奇吾知七  
十二年二十四家間殆有探  
苑上苑共宴瓊林者乎錄之  
以徵後驗



誤燕為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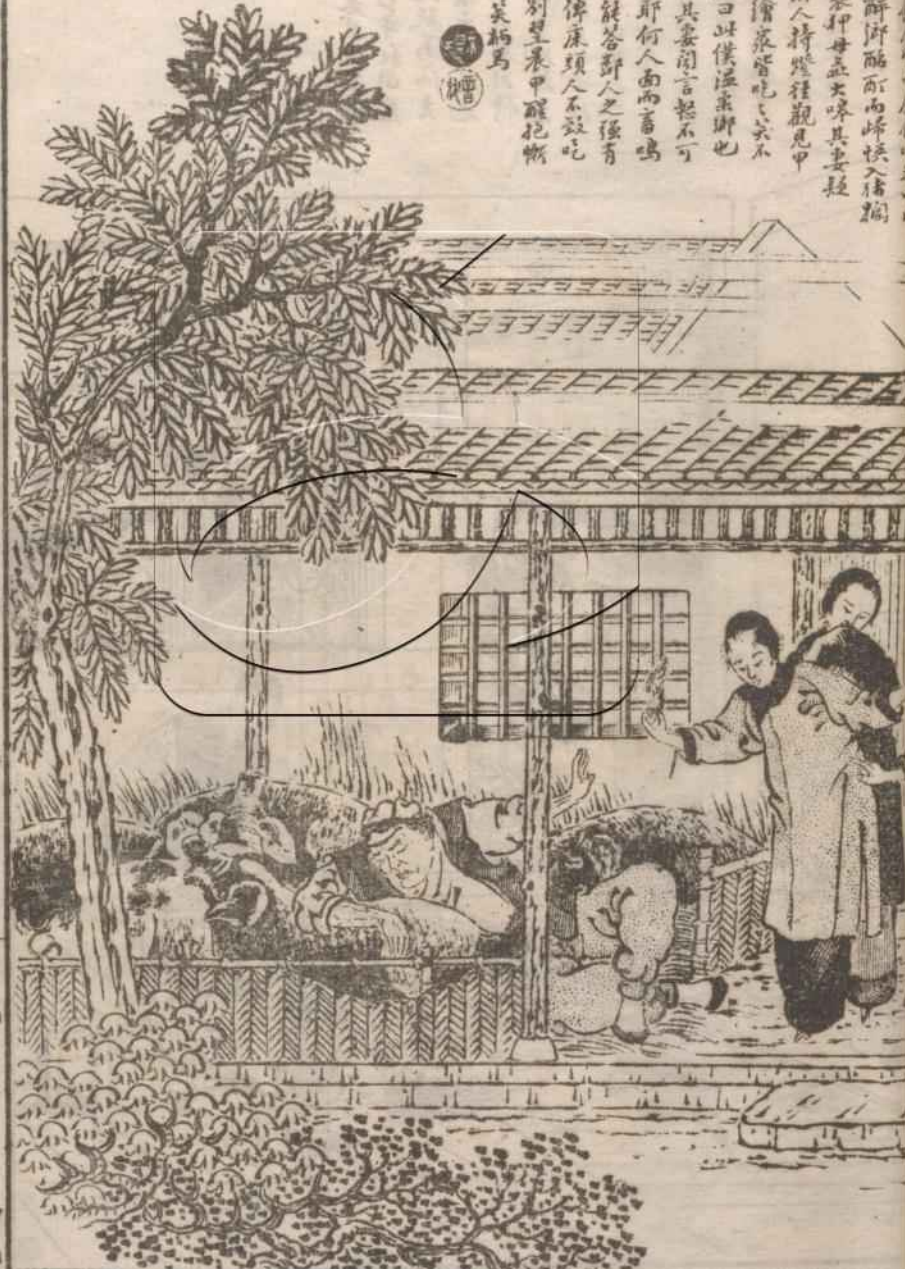
去年有某屠夫醉後歸家  
 呼其妻為好大肥猪某刀欲砍  
 幸妻逃過得免為刀下之鬼斯  
 已險矣不謂事隔數月自相及而却相類  
 者亦化而遇有某甲若其言一說人也平日

由賊家晚飲深入醉解醉而兩峰誤入猪欄  
 暗中探窺甚甚某押母益大啼其妻疑  
 為穿窬至急呼鄰人持燈往觀見甲  
 手抱母燕醜態及僧燕皆吃之笑不  
 能止甲醉眼朦朧曰此僕淫妻脚也  
 何煩君輩煩問其妻閉言怒不可  
 道曰老翁豈人燕耶何人而畜焉嗚  
 如是也甲瞪目不能答鄰人之強有  
 力者乃負之入室俾床頭人不致吃  
 乾醜相共一聞而別是晨甲醒抱物  
 無地然已喧傳為笑柄焉

守禮



何元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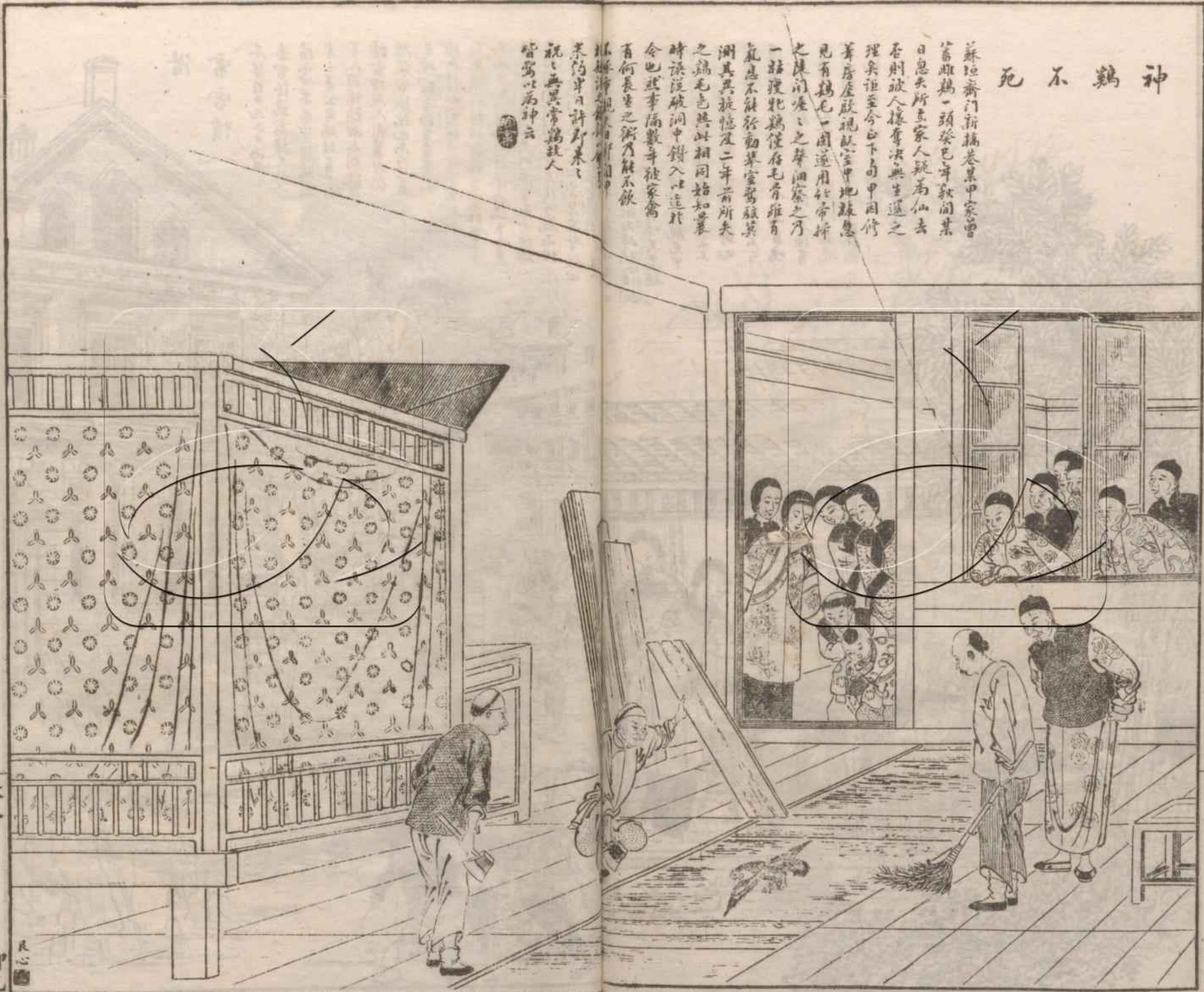


六十九 御九



神 不 鷄 死

蘇垣齊門新橋巷某甲家曾  
 嘗雞一頭癸巳年秋間某  
 日忽失所其家人疑為仙去  
 否則被人擄奪決無生還之  
 理矣詎至今日下甲因修  
 葺房廡啟視臥室中地跡忽  
 見有鷄毛一團遂用竹帚掃  
 之陳門嗟之聲聞察之乃  
 一粘覆牝鷄僅存毛骨雖有  
 氣息不能行動舉室驚疑其  
 淵其異旋憶及二年前者夫  
 之鷄毛也然此相同始知某  
 時誤從破洞中鑽入以迄於  
 今也然幸隔數年被家禽  
 百何長生之術乃能不死  
 以解神觀者所相  
 宋約中月許野某  
 祝之無異常鷄人  
 皆寫以爲神云



借  
雪雪憤

本埠於十九二十兩日

春官於飛高積天許

清平世界慈雲廣瑞美

界三差公司碼頭有工

多人因候輪船未到嚴將

積雪堆積人形蓋厚俗

所謂雪隔院也而積雪

三院積房約首勇有人

推一樓如刑像口念已宋煙一

技手掛於時惟妙惟肖好事者

見而大驚謂像教經傳共端生靈

陸廣安可再望其刑逆乎取雪洗祈

之轉瞬而斷頭折臂不復可觀而推

是像者則以為良工心苦息運壽致心

實五廿日之五相也月繼以中後之推小

因積人之有忌若愛國之忱元

此志也即食後故之因而後

其皮亦復何難乃猶運此

不情情其不勝其交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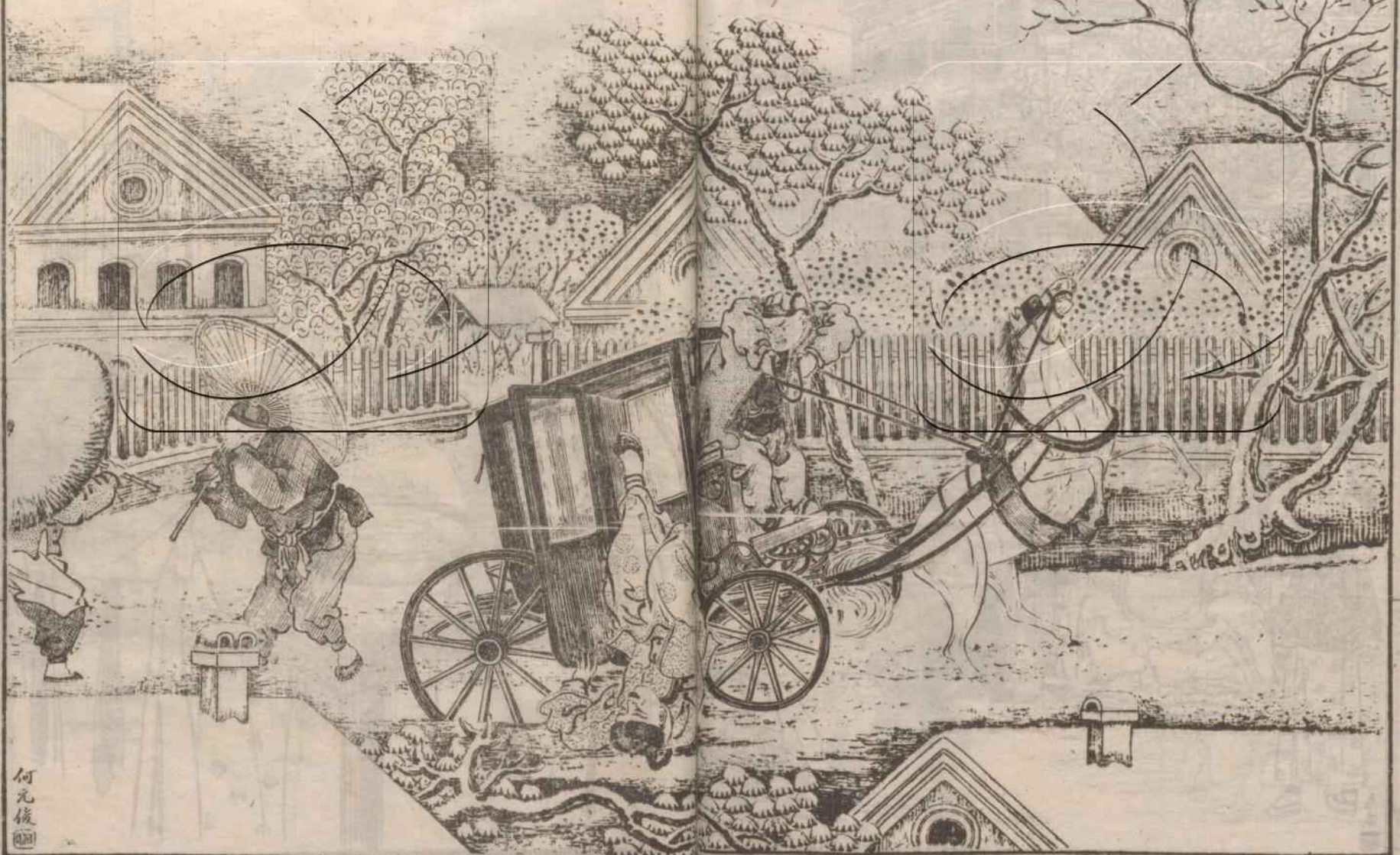
限吾德其五冰消雪

化也衣布



馬倒車翻

滿橋風雪騎驢皆如尋詩  
 逸士清游千古傳為佳話然  
 當此之清涼寂寞之境地所  
 論於塵世喧囂之地也乃有某  
 甲者細細視顧則自攝當上  
 月中流春宮滿樓之際道逢清  
 澗之時忽動豪情清遊遊興  
 於是寫驢馬控高車中則凡  
 情極其豪爽其中載肥載瘦  
 僕之其厚滿十室間旁路遠  
 備言氣自來向在無塵塵  
 馬忽一蹶仆地是滴不能起  
 車既傾翻人亦跌出能不至  
 積雪沒股臂冰在鞍而絮之  
 衣服已不克派淫沾屎矣斯  
 時中則魂飛天外而色為灰  
 馬則伏體悲鳴性實慈憐回  
 視御者控勒及鼓進中乘求  
 洋車振朋端去姑勉豫幸馬  
 而回一圓高興似到官清轉  
 不若斗室圍爐優游自在甲  
 能與自悔乎此一筆批



魚形志異

羊瓶內四牌樓市上近有金魚  
兩尾一重而餘一倍之形如塘  
亂髮鏡如針通體皆金紅色泳  
游活潑極為可觀據云程榮慶  
某魚塘得來至此竟售難取價  
頗昂故少問津者嗣有一少年  
隨過見而大喜徑值購歸置於  
花園金魚池內各金魚四圍流  
之如朝見也若少年甚喜洗席  
邀諸親友到園共賞遂傳其  
異焉



生而有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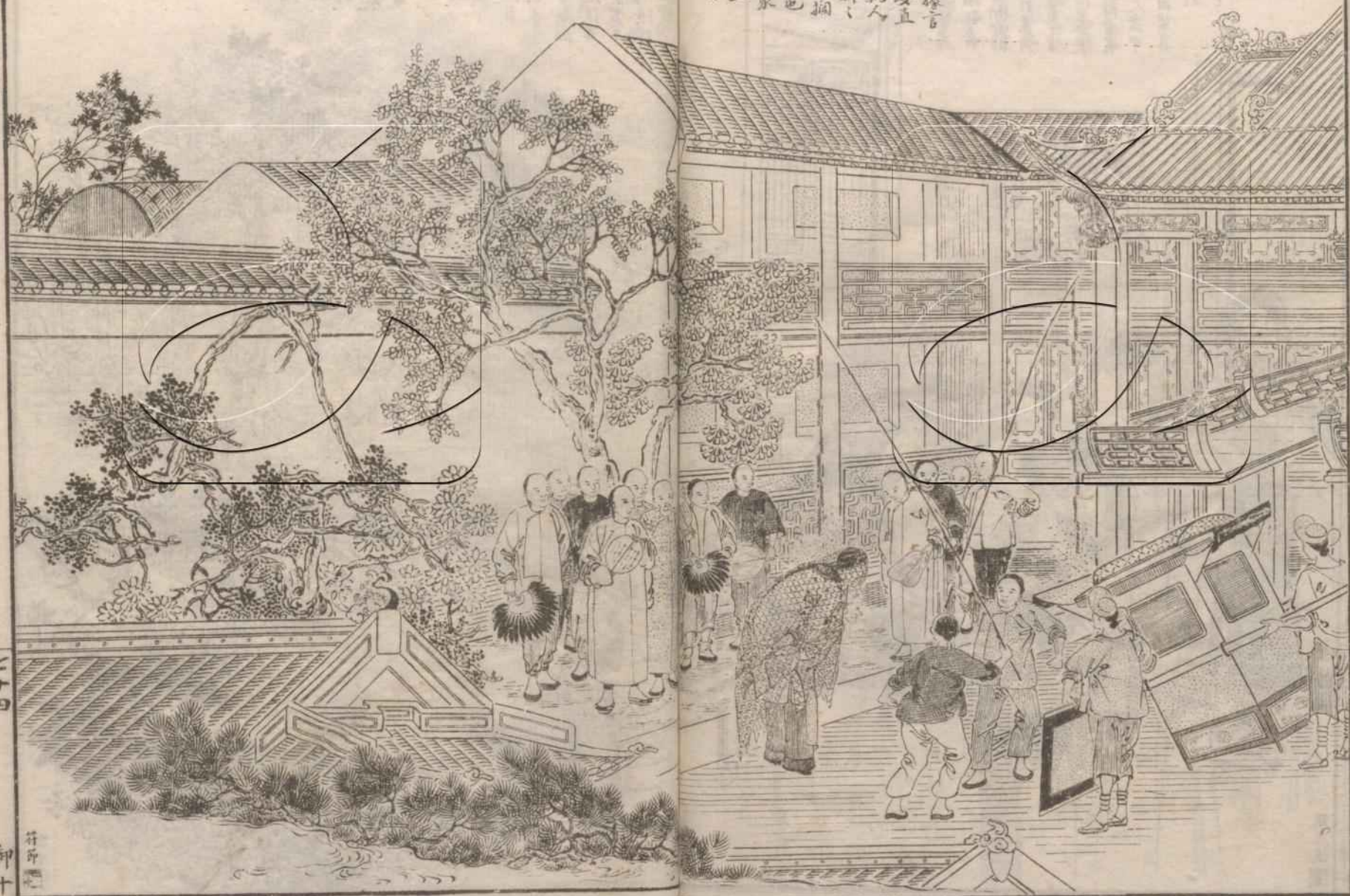
昔周宣王時有龍數千年来  
傳為異事未聞有步武而起者  
不謂時也今日猶有湖言湖郭北  
門外湖莊地方甲委某氏於某日  
午時一赤得男赤面黃髮黑身  
大異狀從龐大帝託生人家奉家  
為異誠論洋狀者謂為不祥者有  
引靈王故事卜為後日貴人者甲  
亦不忍傷天地好生之德因留育  
之至滿月後為之剃髮到  
類亦與字兒無異惟某  
者不克者有張証耳



求神驅鬼

客有來自五羊城者據言  
某日有以有與昇一少女直  
入前殿前導者有僕僕而人  
手持塔作活蓮施放舞、  
觀、者以為貫珠一美婦獨  
於牆口若怪少女之傾跌也  
者女在與中且罵且哭家  
以為奇尾而觀之見其直  
入城隍廟榻停神前於  
婦言女在年方二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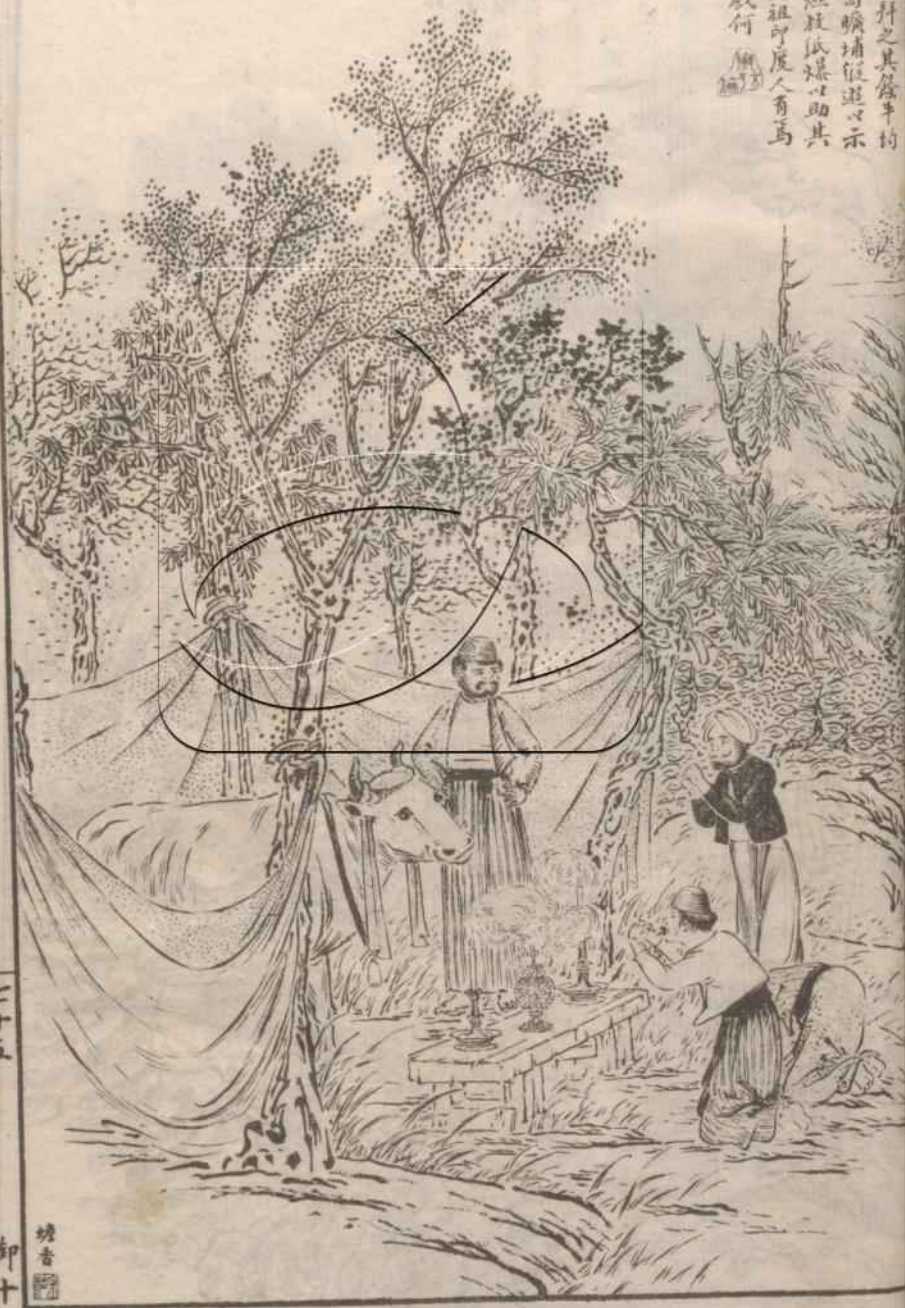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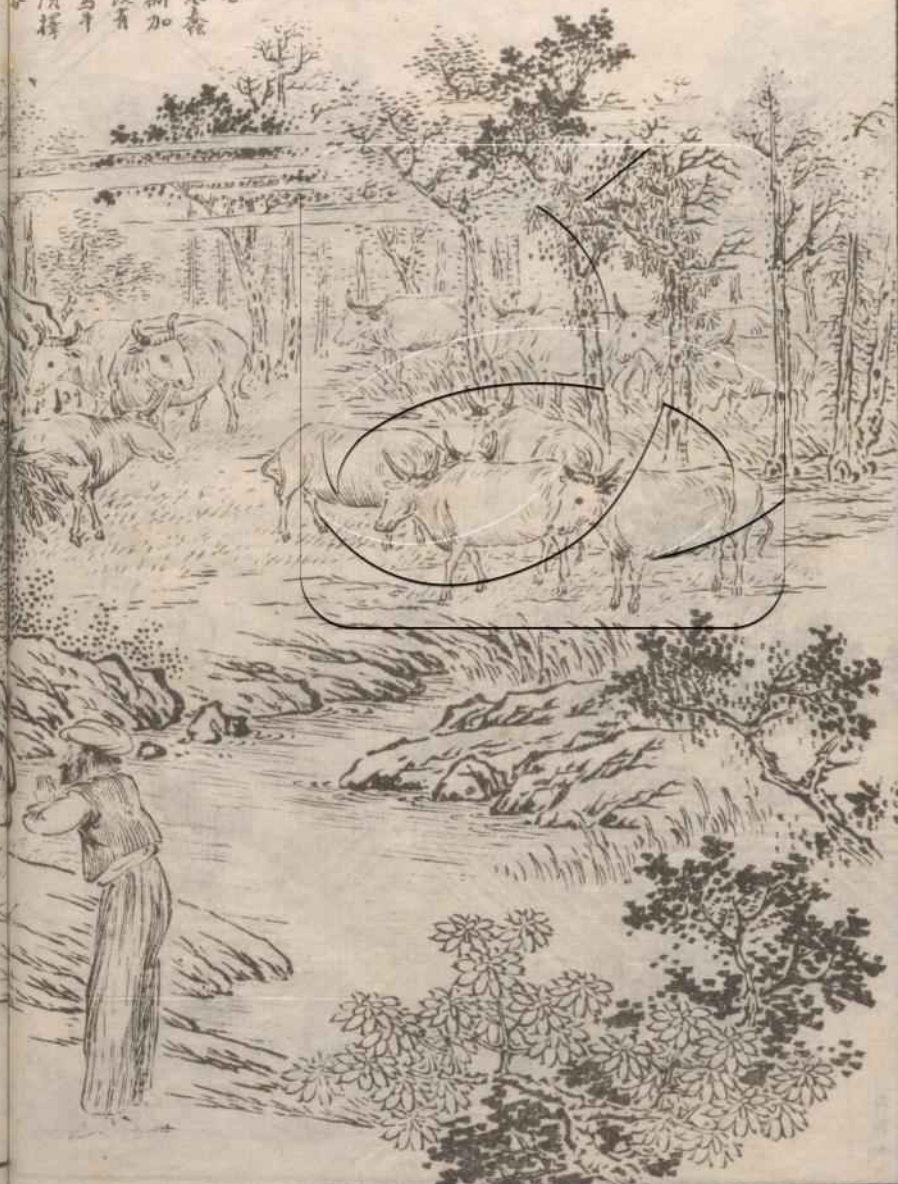
若知果自頭至尾單  
以魚網背至神前且  
跪且拜老婦啼、不  
知何語拜畢仍  
并至榻中使僕環  
榻點教漆竹與夫兩人  
并與衝煙而去家不解  
其所以或曰此某甲之女  
也為鬼所祟故亦神庇  
信持不知廟食斯土者  
果能頭成威實為此女  
驅除其鬼名也



牛 稱 老 祖

印度俗尚佛教，其  
 於物以敬其誠敬死物  
 則祀土偶木石生物則  
 奉走獸飛禽而其尤說  
 者莫如祖死化牛一節  
 彼俗父母時死即擇白  
 牛一頭召僧誦經禮  
 拜立為聖牛俗以珠食  
 配以數祀日則能遊里巷  
 夜則引靈美個相習成風  
 極難去其臘某日備屠新加  
 坡之印度人仍循舊規設有  
 牛公會於是日停止駕牛  
 謂是日係牛祖誕辰例預擇

奉以為神教而拜之其餘牛均  
 奉至再茂巴葛曠埔假遊以示  
 敬並設華俗燈籠紙爆以助其  
 歡歡其不忘其祖印度人有焉  
 其此事同兒戲何



名山勝景

燕湖南門外二十餘

里有白馬山焉

魏我珠時怪

石崎崎山行

半里許泉

每流上路

村茅回現

一古剎數

椽淨堂光

潔無塵曲徑

道出山光照

齊外有一古樹

高約十餘丈枝幹

龍蟠雲氣數畝

新起佛殿則壯

上驚濤萬頃宛

以陣馬奔嘶樹活有小

池一池播而觀發層層皆

碧廟法亂石堆疊下藏巨洞

鑰匙而入漆其無光不數武清

光一溪別開世界草履而洞起

於山半上巖一巨石似浮未

墜並有鐘瀑交流飯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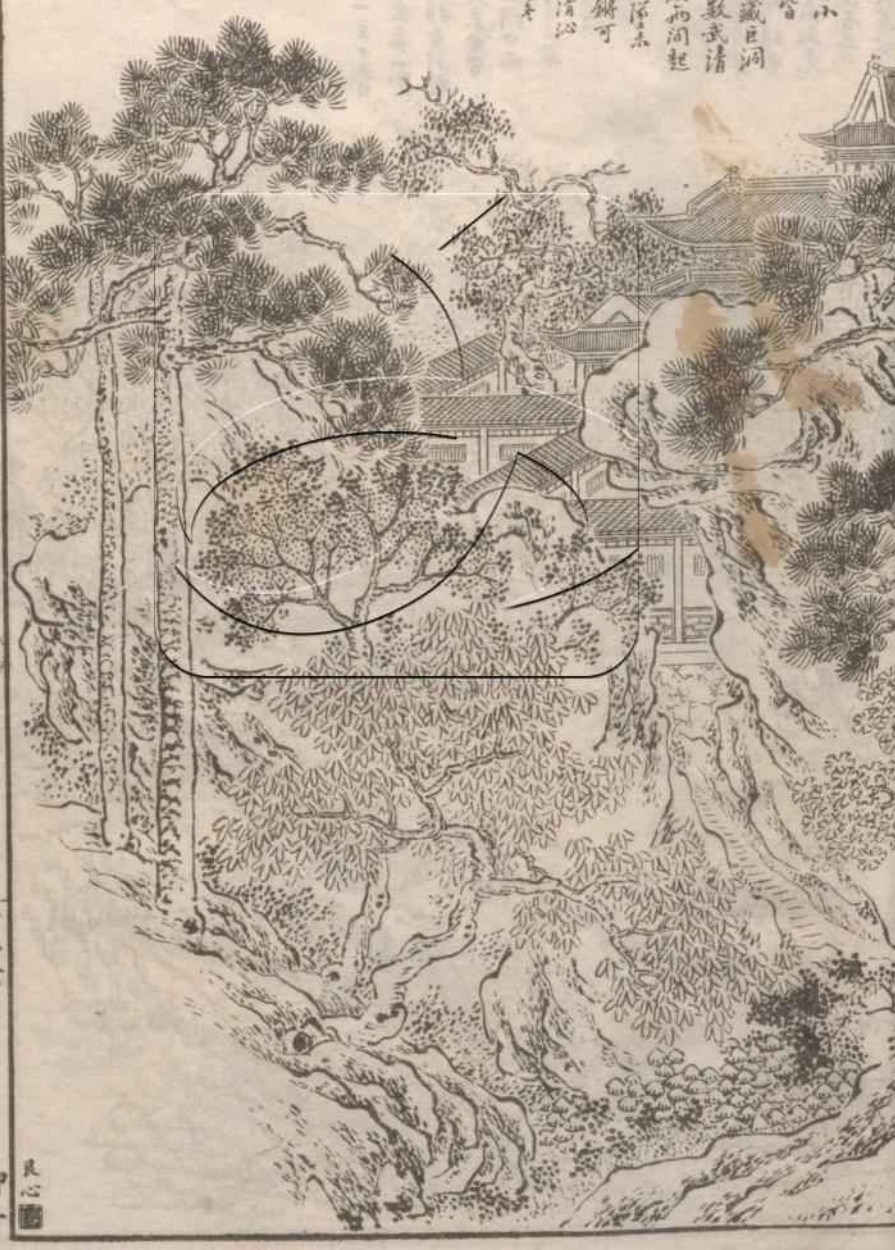
聽承以瓦器用烹佳茗清沁

心脾是洞者曰生涼室也

溫煦向所謂白馬洞大

師媿袖地苦洵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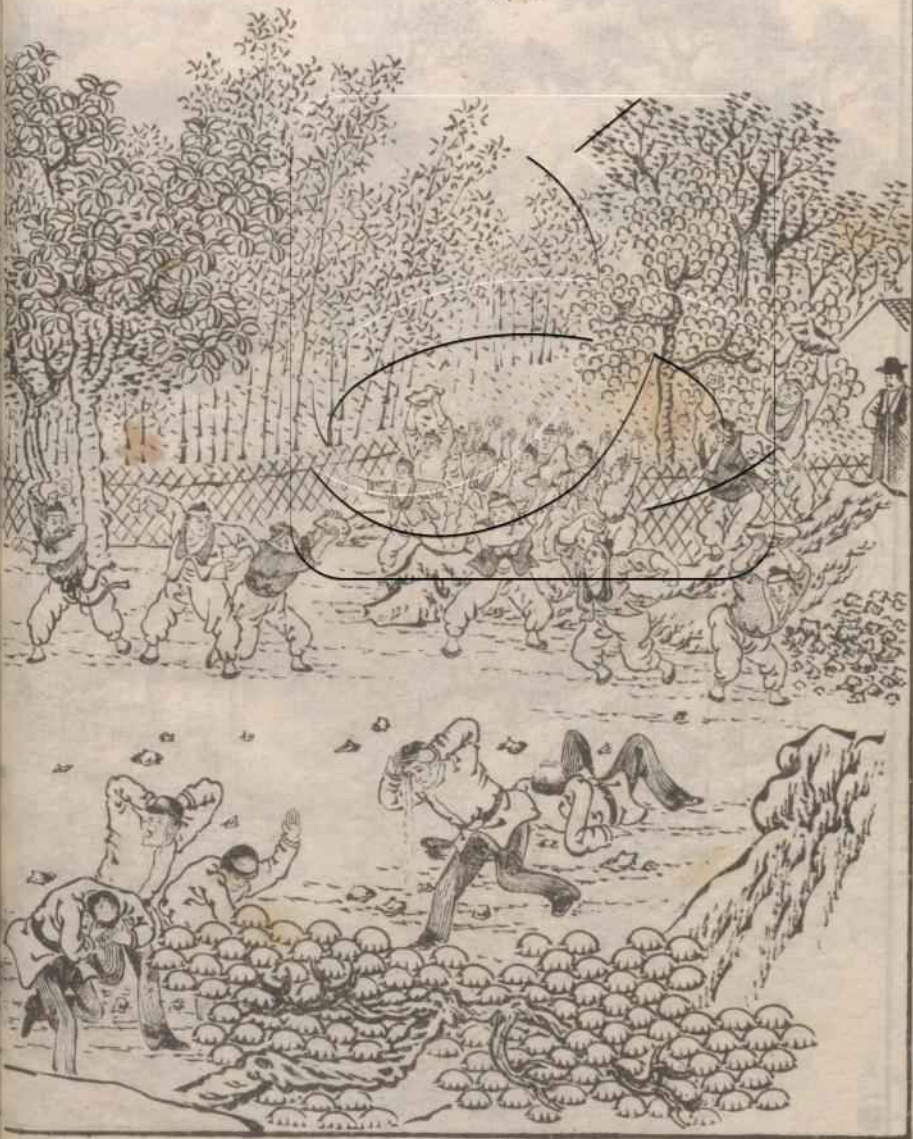
兼而有之矣



泉怒難犯

高麗舊俗自新正初一至十五日  
往以石擊人相為戲樂每一鄉  
封地伴侶由頭日率領至別村  
先以護符設警彼村人不甘坐  
視亦反唇相稽漸至不開口而  
鬥力乃共折石以投人有不敵  
者即或逃避者損傷者有  
醒命者地方官亦無從之  
何不之禁也今年民間仍  
循舊例正與高麗時為  
僅奴所知以此種俗例不合奉  
行所派巡捕多人往拘該捕皆  
穿便奴號衣而亦有係高麗充  
當者村人見而情甚適合二  
村人為一黨同仇敵愾

石相擊爭持之下即見高捕  
五人日捕一人餘皆受傷而  
適候捕去二村之人仍折石為  
故可見僅奴欲以新法制高  
人高人皆有所不服彼僅奴其  
秦之何哉





烏龜索命

金陵有某者嗜厨中苦蕪甚夥每食必致數頭其非此不飽許為其性好善見為救生太甚屢勸之自聽月其為果思染病疾遍身腫脹須倩人以扶掖背書夜不歇身體漸覺煩舒否則肌膚欲裂漸至腫實潰爛腥水沾染衣襦觸人避皆不己一日家人持背箱趨而辱罵家人乃重撻之一杖甫下而驚忽大叫一聲登時氣絕知者莫不歎為現報善命龜之法當能既烹親法必用木杖向龜背用力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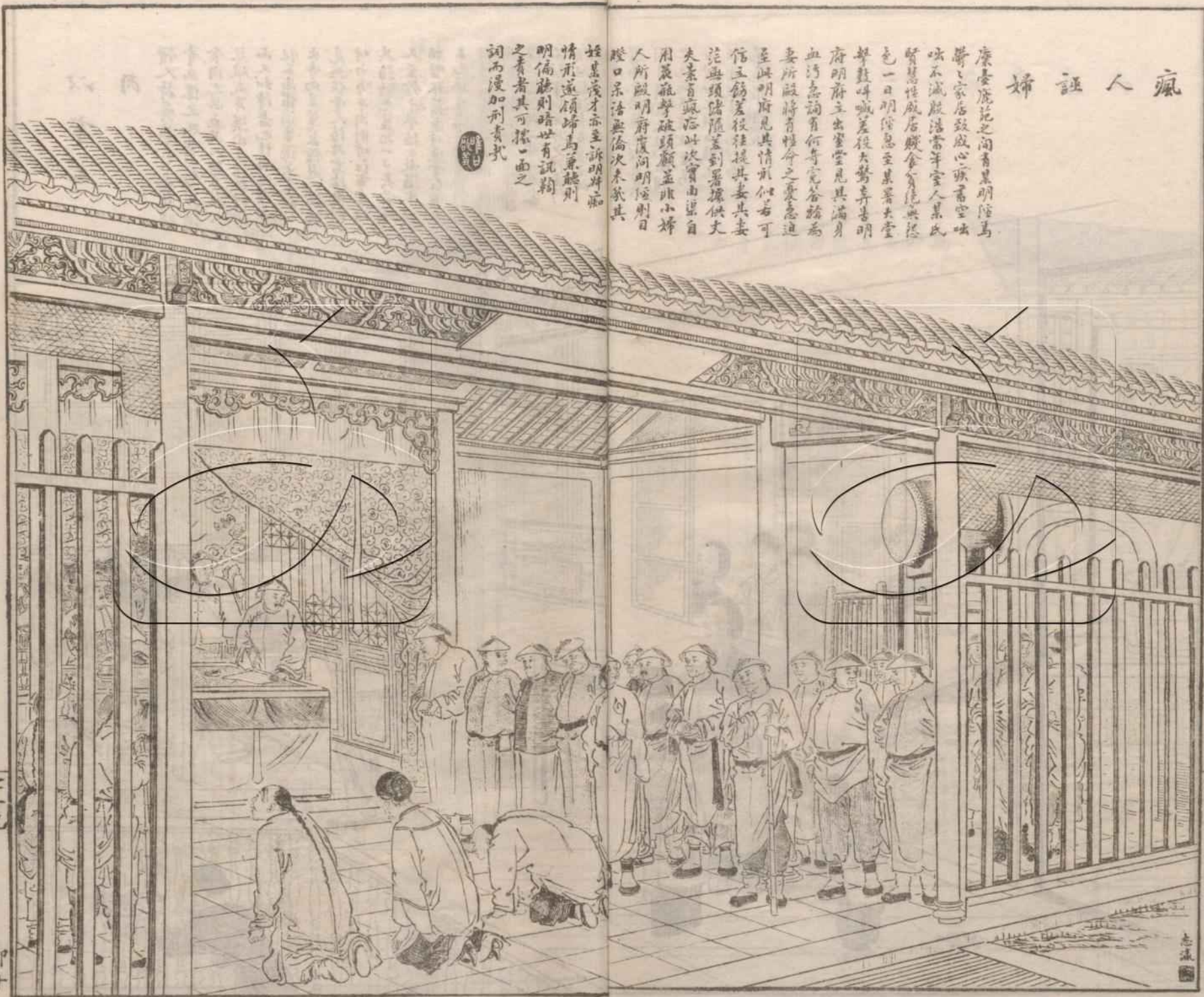
肉始突出殼外為受聲背而死其龜殼且其周身潰爛亦其出錢之龜無異情狀至為可憐世之雖口腹而任意殺生者尚以為為龜鑑



瘋人誣婦

康臺鹿苑之間有某明陞為  
 帶之家居致成心疾言空吐  
 呓不減殿法常年室人某氏  
 賢慧性嚴居職拿貧能與然  
 色一日明陞急至某署大堂  
 聲鼓呼喊差役大驚弄告明  
 府明府立出大堂見其滿身  
 血污急詢有何奇冤答稱為  
 妻所殺時有性命之憂急迫  
 至此明府見其情形似若可  
 信王飭差役往提其妻其妻  
 茫無頭緒隨差到署據供夫  
 夫素百瘋症此次實由渠自  
 用藥毒擊破頭顱並非小婦  
 人所殺明府復問明陞則曰  
 朕口呆活無倫次未敢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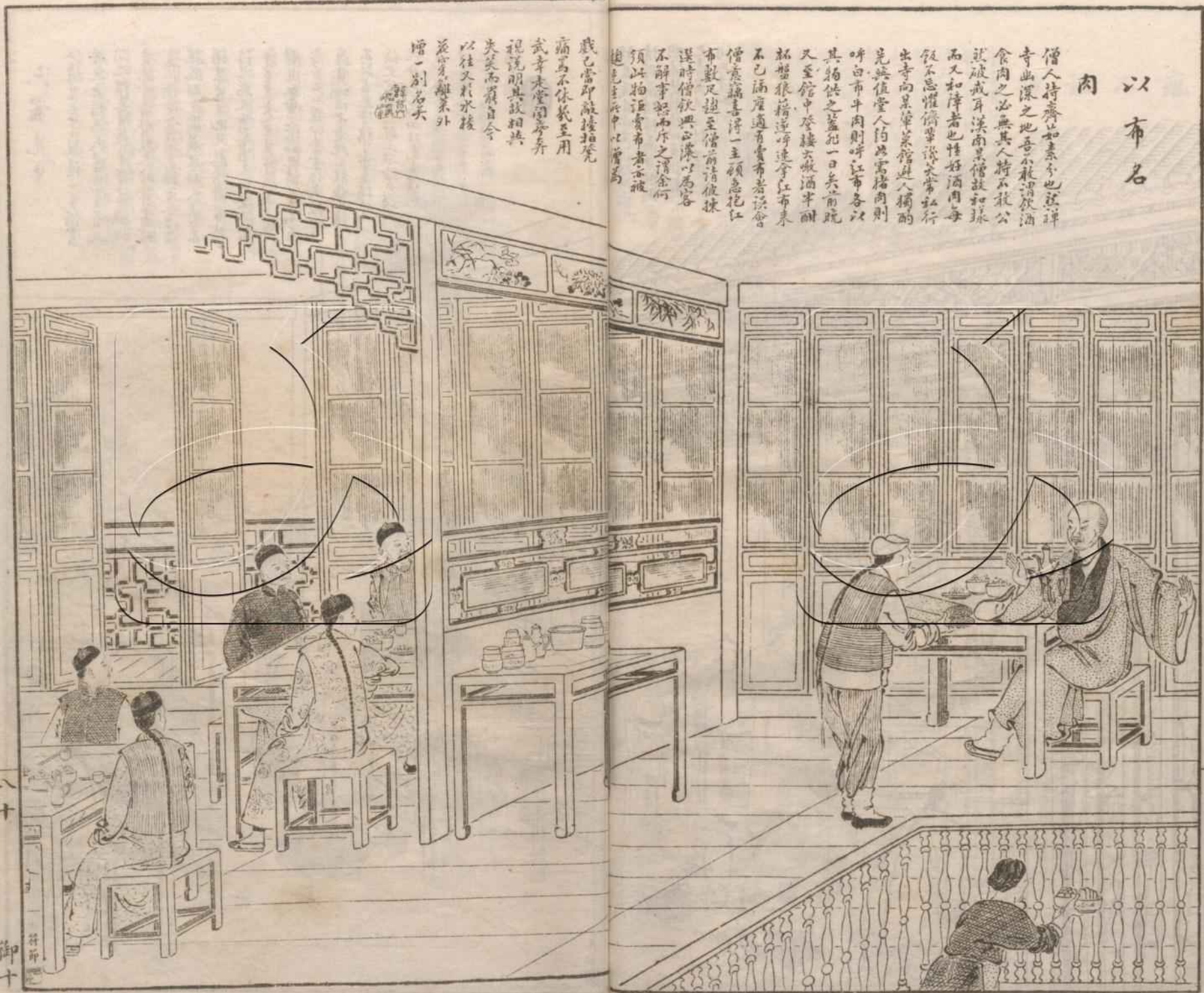
姪某後才亦至訴明陞  
 情刑遂領婦為原聽則  
 明偏聽則暗世有誣鞠  
 之者其可據一面之  
 詞而漫加刑責哉



以布名  
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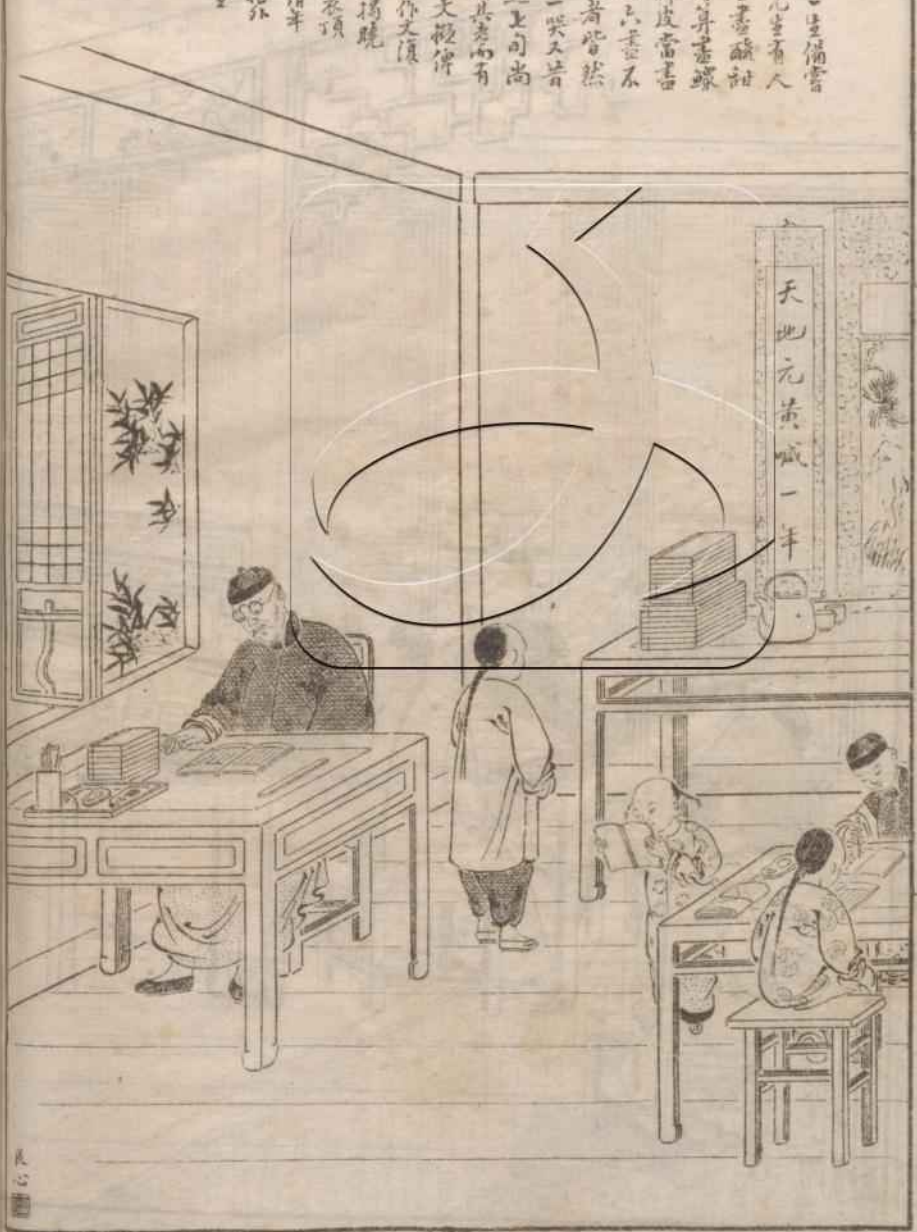
僧人持齋如素分也然詳  
寺幽深之地吾不敢謂飲酒  
食肉之必無其人特不敢公  
就破戒耳漢南某僧故和球  
而又和序者也性好酒肉每  
飯不忘惟儕輩談笑常私行  
出寺向某菜館遊人獨酌  
先與值堂人約需猪肉則  
呼白布牛肉則呼紅布各以  
其物供之蓋祀一日矣前晚  
又至館中登樓去飯酒半酣  
杯盤狼藉遂呼連拿紅布來  
不已滿座適有賣布者談會  
僧意極喜得一主顧急抱紅  
布數尺趨至僧前請彼抹  
漢時僧飲與心深以為客  
不解事怒而斥之消余何  
須此物詎賣布者云彼  
總色主此中以僧為

戲已當即敲鼓拍瓦  
痛罵不休甚至用  
武幸未登園亭弄  
視說明其故相共  
大笑而罷自今  
以往又於水樓  
設會離茶外  
增一別名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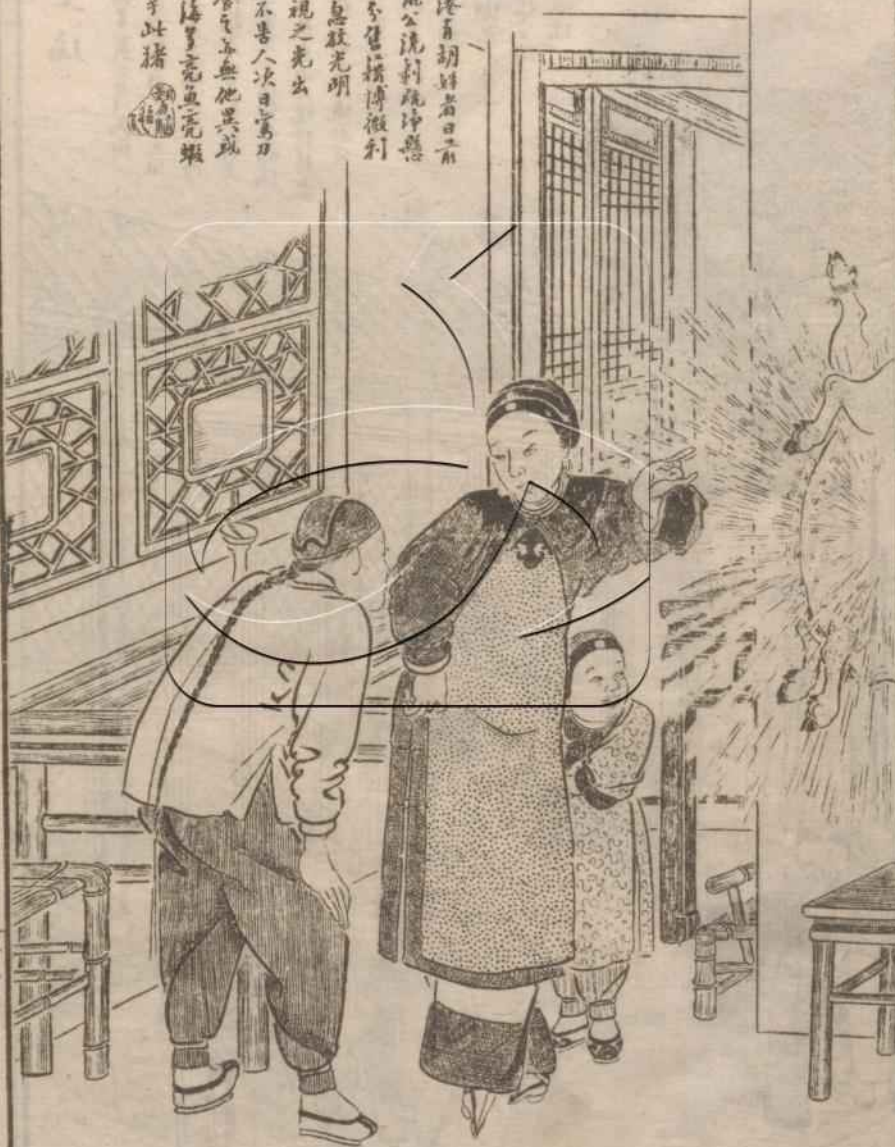
六盡先生

江陵某秀才教陸一生備嘗  
 苦況自稱為六盡先生有人  
 問之謂春夏秋冬坐書齋誦  
 苦味嘗書聲散來竹身盡蠟  
 穿紙獨受書單去掃皮當書  
 親戚朋友斷盡然此六盡不  
 獨某秀才也凡教誨者皆然  
 紀之為天下教書人一哭天皆  
 年有某老童生年近七旬尚  
 固進取會文宗知之情其老而  
 志勇出一題命當堂作文極偉  
 獲售詎該老童既不能作文復  
 不能書卷遂鴉了事遂搗曉  
 後文宗多難許不准給卷頭  
 代命其名曰四外先生謂年  
 在甲外文三題外字五格外  
 學三題外字六盡先生  
 豈可共為的對真無  
 獨有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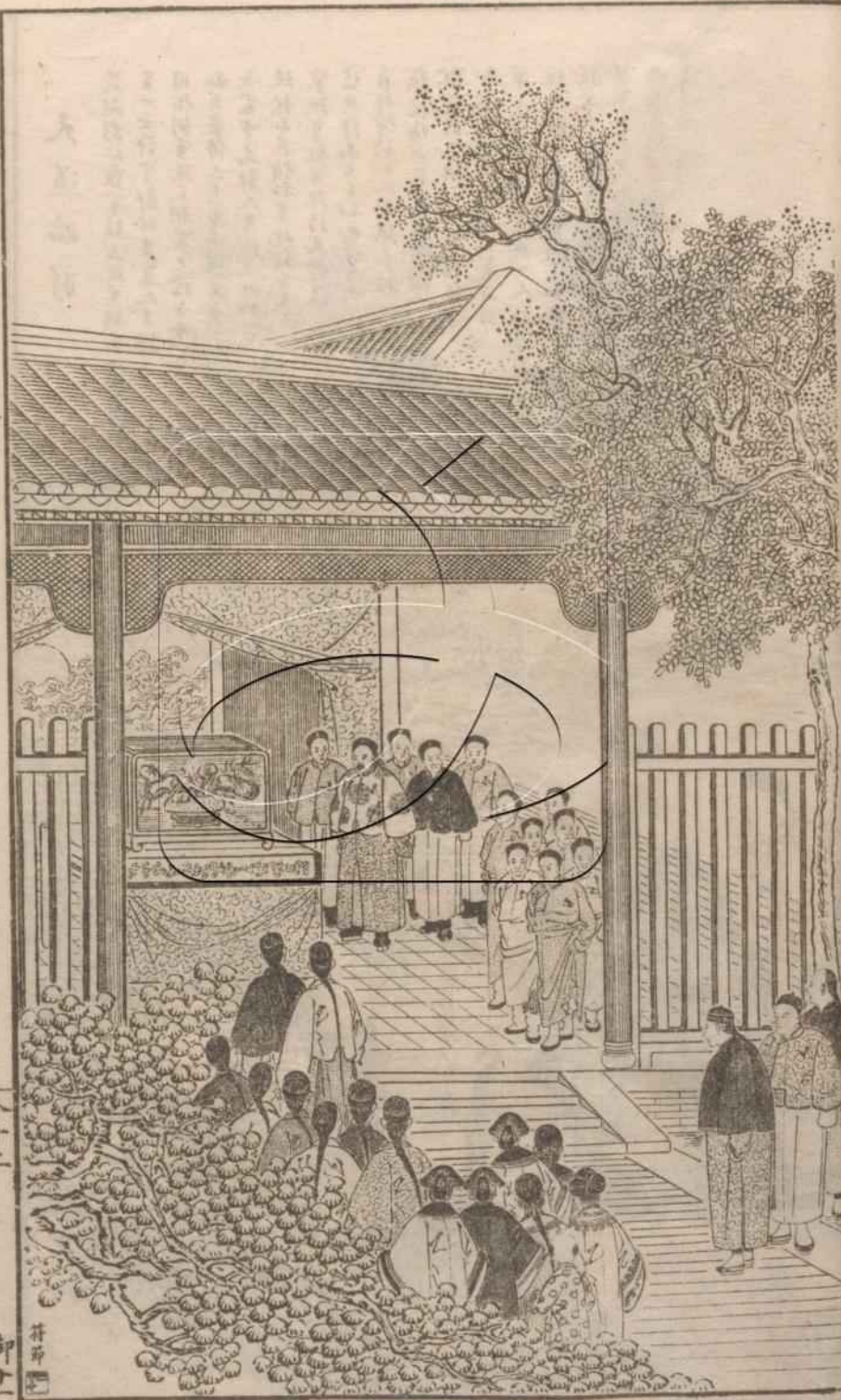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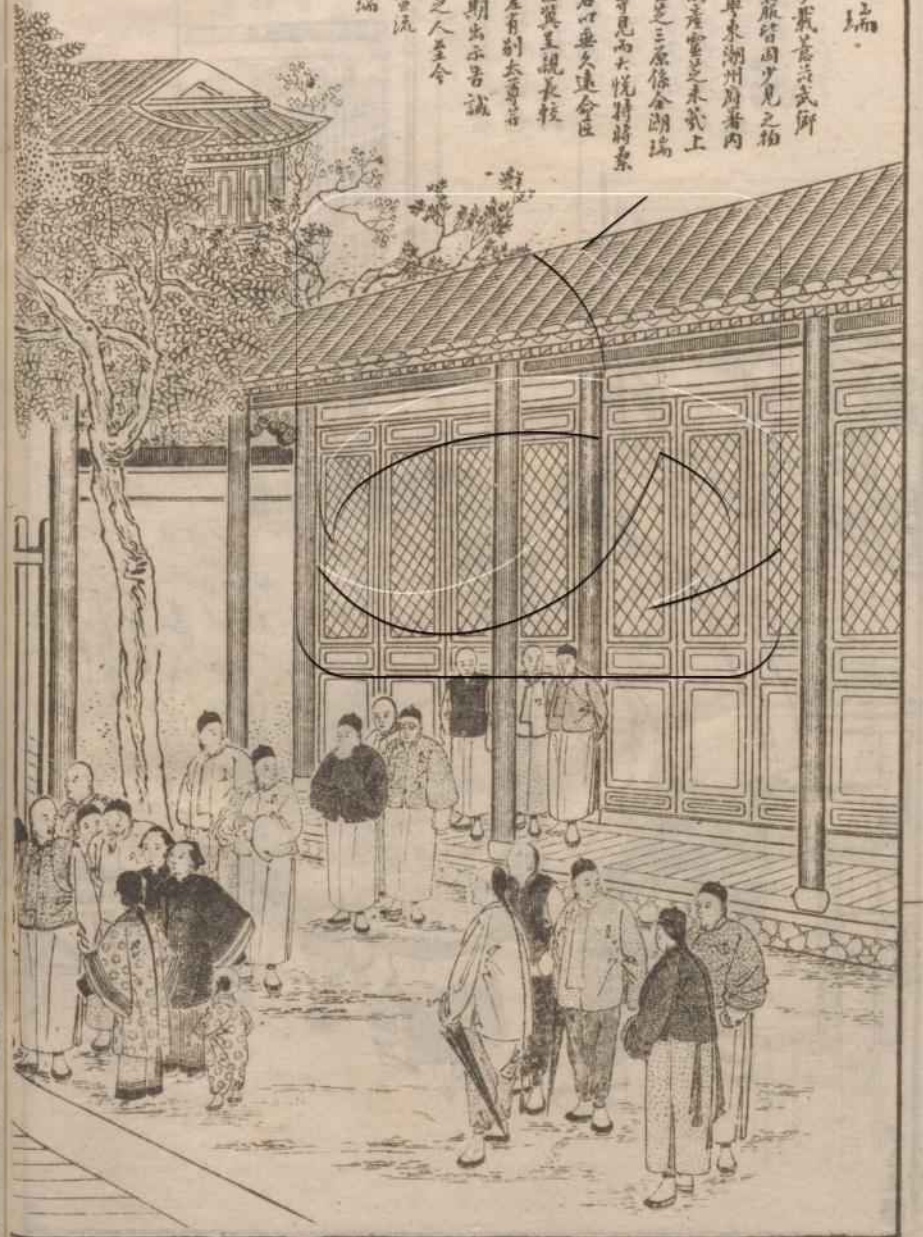
夜光猪

海州北湖河梁港有胡姓者曰  
 薄蓋十一剛羅公流利疏淨慈  
 諸室中以待天明分售標博微利  
 証儻脫脂肥所在無敢光明  
 儀為二輪暗月寫視之先出  
 於肉極極暗細不害人次日當刀  
 奉客購者終未舍氣亦無他異或  
 曰此夜光猪也湖海多亮魚完蝦  
 放光其管久何異乎此猪



靈芝之呈編

昔為依波文即王功多載其武所  
法乎靈芝亭隨取蔗蔗皆因少見之物  
故為誠信之珍去年與東湖州府署內  
寶雲樓下之石古泉樹產靈芝是未武上  
房小院古樹樹下產靈芝三原係金湖瑞  
龍所產時署府曾太尊見而大悅特將東  
樹靈芝僧園註說鎮石以垂久遠命臣  
將六芝取子藏之於西翼呈親長較  
之載靈芝取蔗蔗似是有別太尊昔  
將靈芝陳列大堂先期出示告誠  
其民共觀四日方止湖之人至今  
猶密道之向非誠德官流  
仁風和洽焉先有此瑞  
徵也



天道昭彰

蘇州對江蘇家鎮左近某姓家小廬生  
有一女許字鄰村某家人子擇吉合卺  
因俗例有送三朝茶之禮去母  
私去番伴二十等物婦遂至  
女家事為鄰人某流氓所知  
流起不良傾知是晚婿不在  
家推身假官既其體漢  
盜其洋兩女不知也追夫夫  
自外婦始知人財俱已被  
竊愧悔無及竟自乘間  
就死於大柱之下由婿報  
知女家以為素嫌不實所疑  
某一孺孩此竟逆無一人知若是日旁  
既急陰雲密布雷雨交加突將該流氓  
投至女推前墜時墜死所竊番銀二十  
萬兩在手中而女推則已臂開屍身復  
理其事清白仍為夫婦如初聞者咸噴  
噴嘆異



情殺賊

蘇地來鄉某茂才李親甚孝而  
性拘謹前因後祀順懷然不樂  
惟不得棄文就武致班生獲筆侍  
軍清澗故事新盡狂倭寢其皮  
而食其肉嗣知壯兵美利益覺怒  
髮直指欲將一項儒冠冲  
入九霄雲裏近因憂憤太  
甚陡發瘋疾舞刀弄棍力  
大如牛一躍出門  
逢人便打口中  
大呼殺倭子  
殺倭子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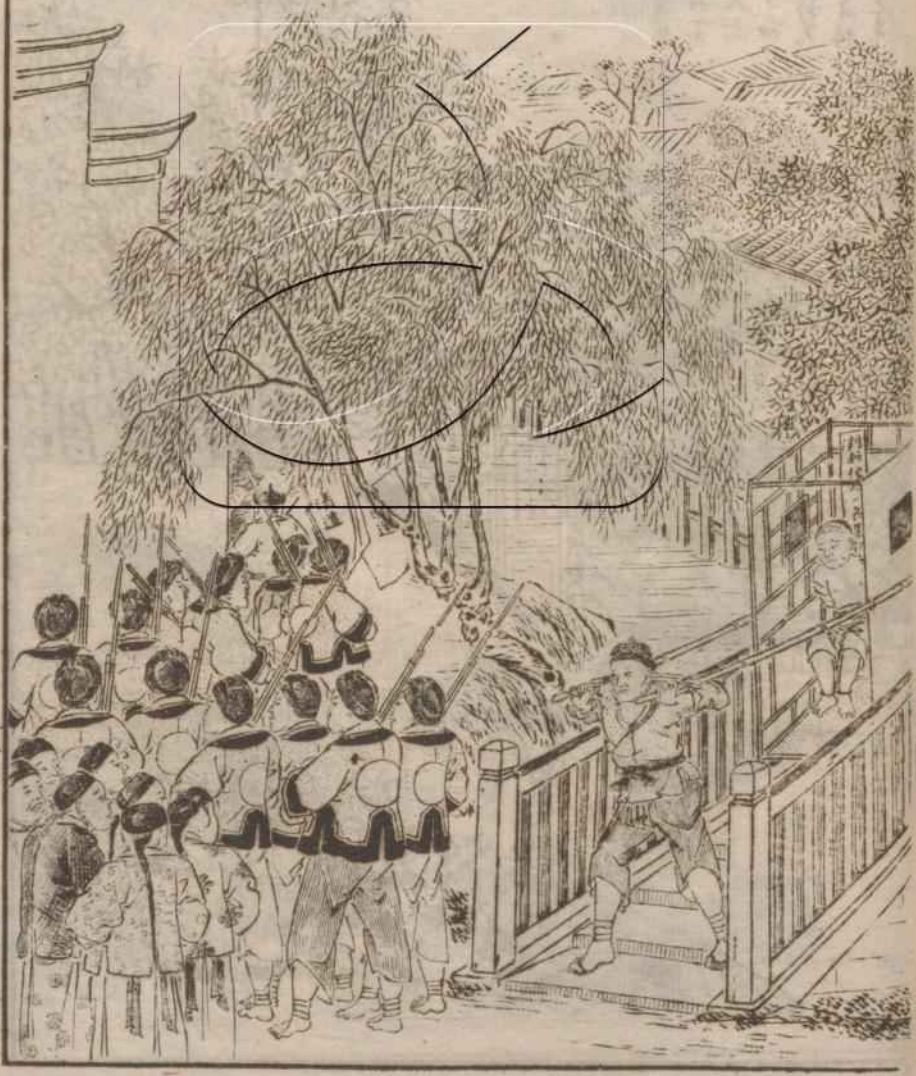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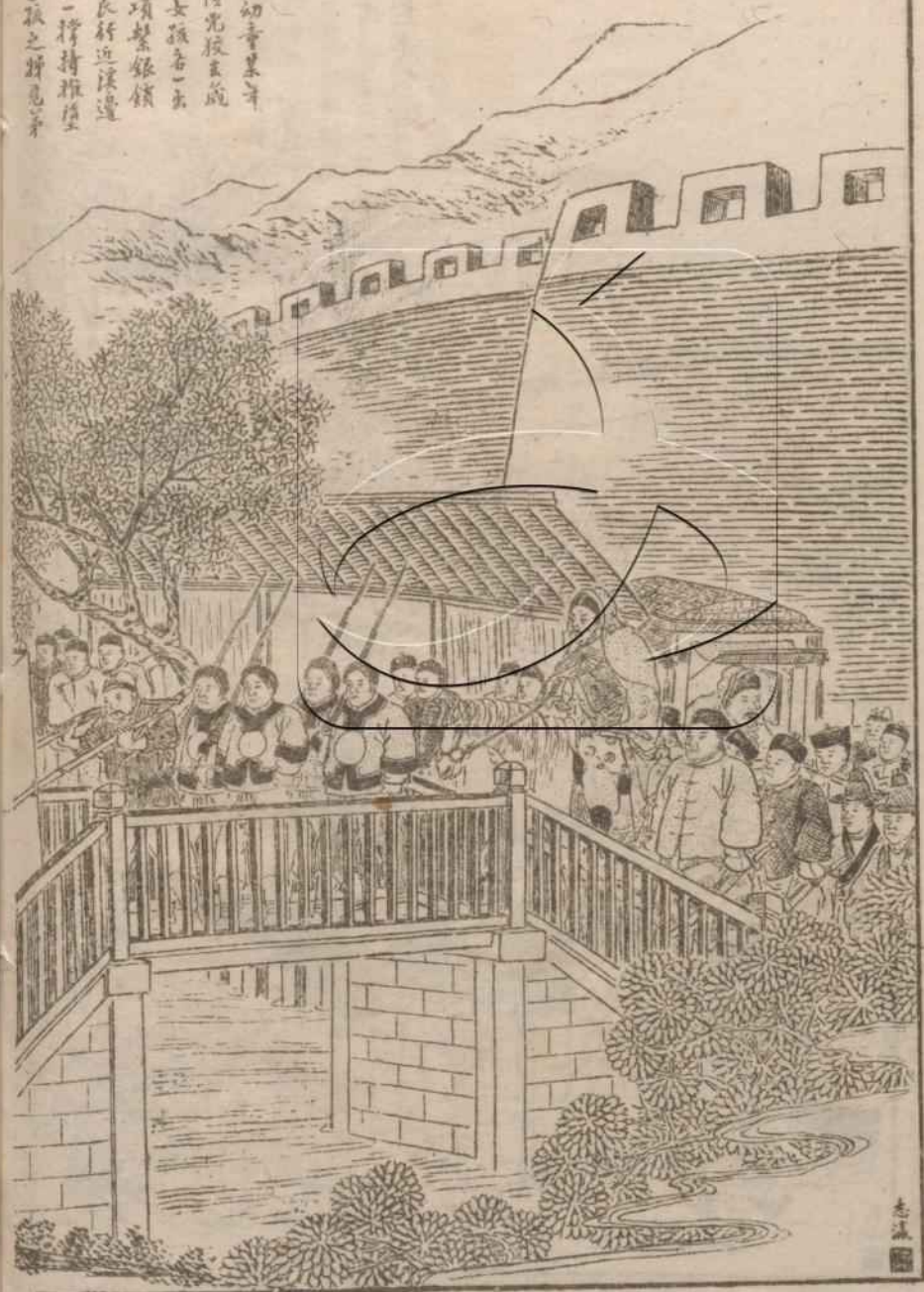
人惡其聲  
幸聞諸內室  
茂才不肯安居積  
積怨為梯階越  
上屋頂依就手  
舞足蹈喊連連  
天忽忽失足墜  
地頭破血流家  
人趕急扶起茂  
才與然若失又恍  
然大悟曰嗚呼其誤也一  
笑而愈



幼 雁 大 辟

臺北新莊縣幼童某年  
方十四五而性狡黠至能  
因誘其鄰男女孩各一  
外遊玩見男項繫銀鎖  
一具旋起不良行近溪邊  
用平強奪偶一擄持推墜  
水中女即驚孩之婢見事

被害心不甘服向論洞示被飛勢  
推入而小無稽登時魂遊水府淚  
音回家於孩父母前多方播飾乃  
未敢深追浮出屍身而具現  
即其百女早疑為該童謀害而  
尚未得其說也極數日忽於  
木城某押舖中見其髮項鎖  
叮嚀未應知由該童與質於是  
稟請邑尊拘訊盡得始末擬嚴  
論抵伸善之初由縣尊接到上  
憲公文提出御傳皆諸無項  
與押解至小南門外明正典刑  
嗟人心不古世道日非五尺之  
童惡害兩命卒至身首異處  
可慨也夫





人禽之別

香溪某氏婦姿容娟美品格端莊年十五  
適其家才于歸未半載即喪夫志不可  
子一醜亦妍秀婦守貞極矣夫志不可  
年十四五和誠浙間思詠鴛鴦之什久之  
精思成賦勢甚先為婦知其意私叩之于  
有愧色僅見婦誓語益力遂據實以告婦笑  
曰僕爾病痊一任所欲可也子聞言喜不自勝  
不久病已霍然欲其母踐前約婦笑語之是

夕謂子之手履步履中間叙其苦楚

孤之難半响促其子入一豬園子問其故婦

曰前尔病時我若違尔意是違尔死令

病愈去我若違尔言是殘倫理况尔欲作

亂倫之事真真當賴何異故命

尔入內任尔自便也子聞言大

悟且愧痛哭倒地而母語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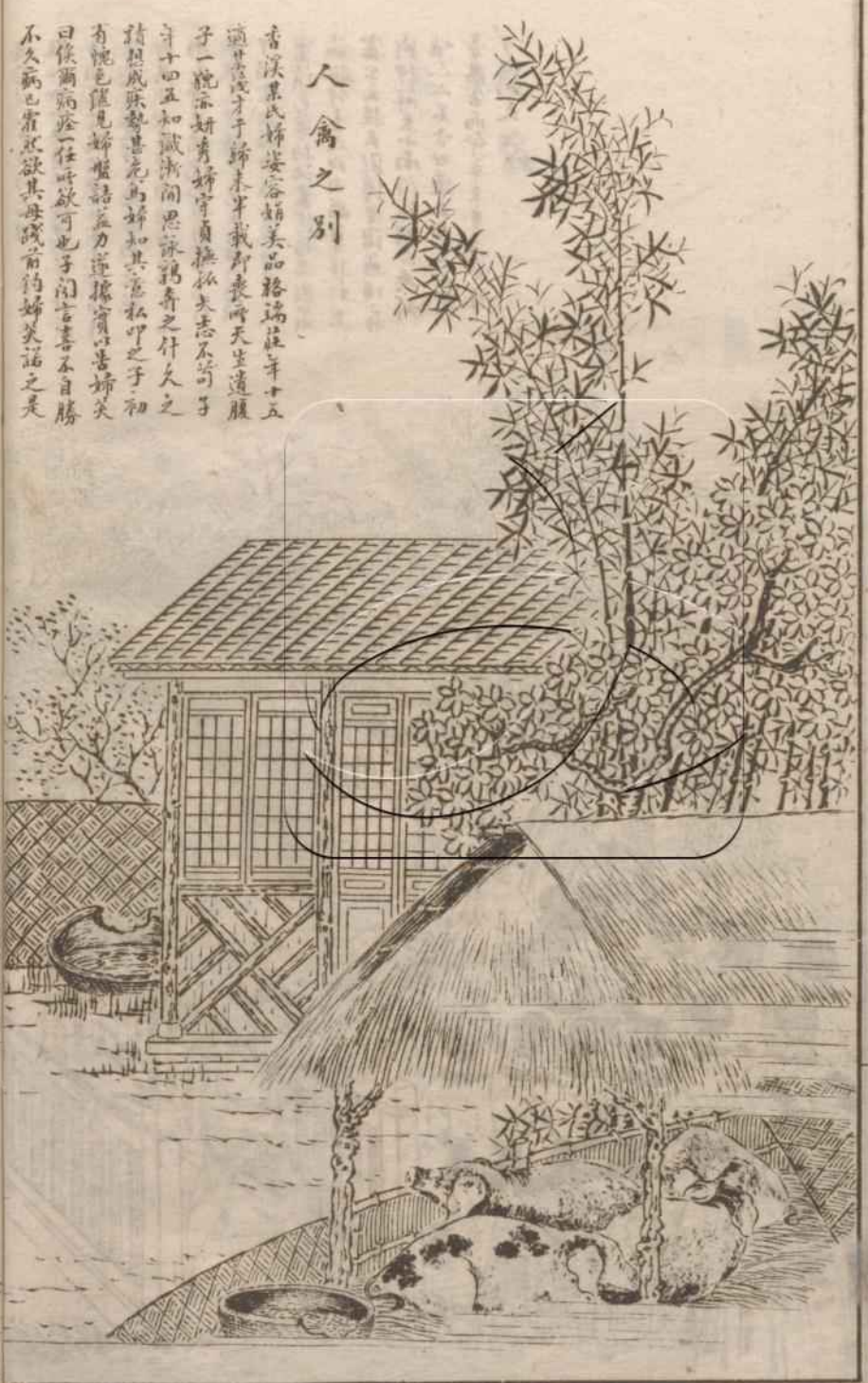
婦始含笑歸室復為

母子如初

母如初

母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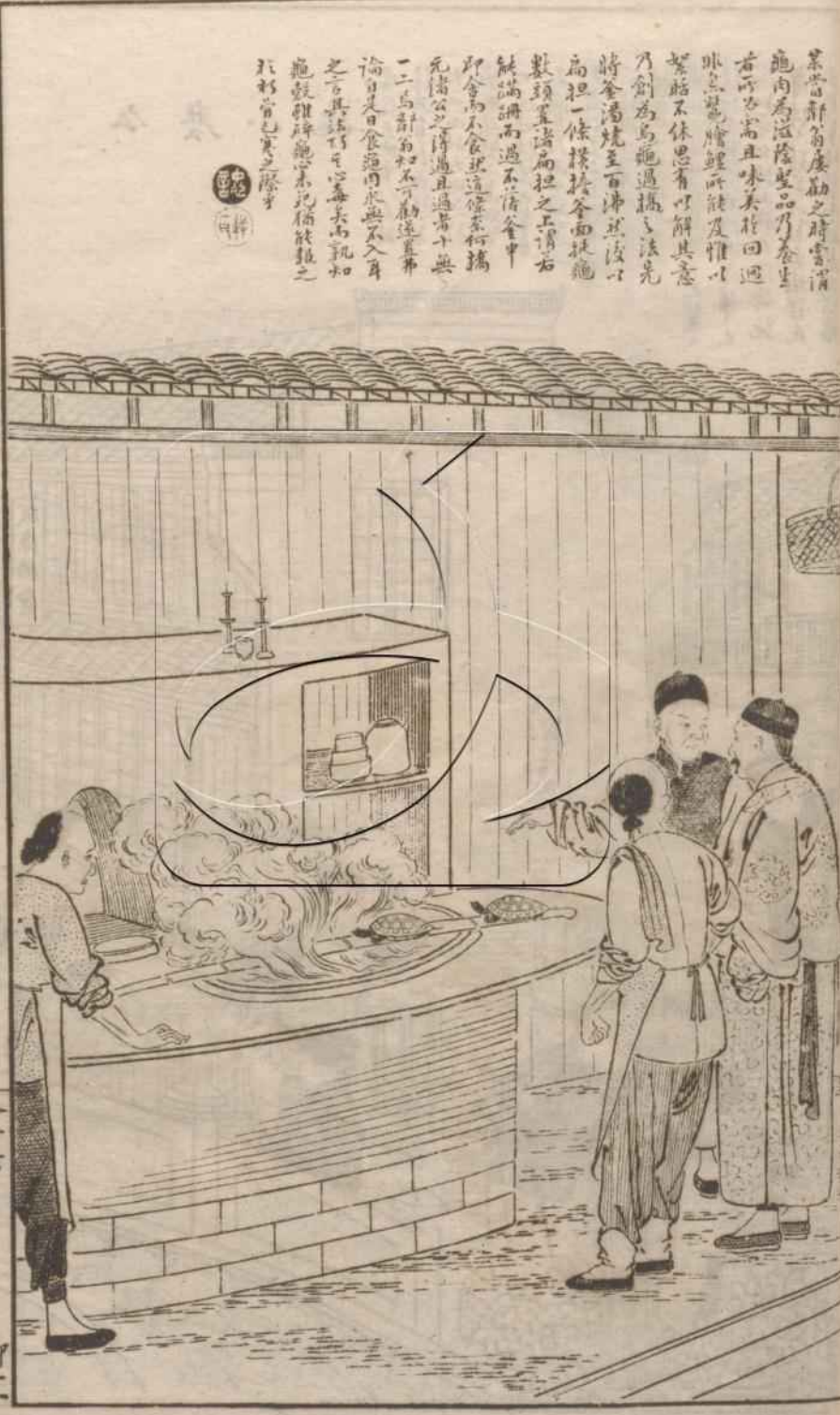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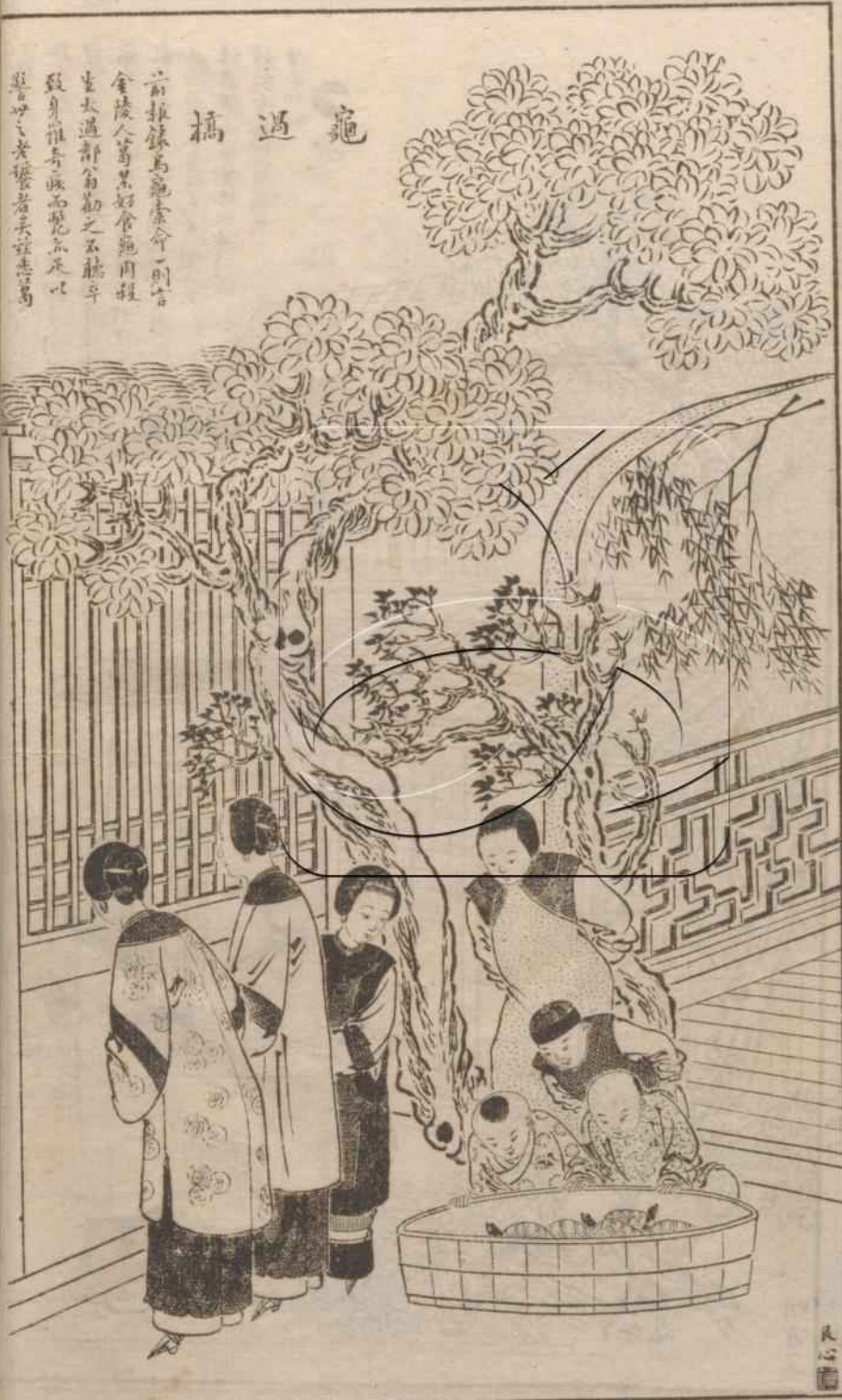
母如初



龜 過 橋

前報錄為龜索命一則皆金陵人善其好食龜肉致生太過部自勒之不聽卒致身難奇疾而斃亦足以警世之老饕若夫性喜為

菜者鮮有康強之時嘗謂龜肉為滋陰聖品乃養生者所必需且味美於肉迥非魚蟹所及惟以繁瑣不休思慮可解其意乃創為烏龜過橋之法先將釜湯燒至百沸然後以扁担一條橫搭釜面使龜數頭置滿扁担之上俾右能過而過不傷釜中即食而不食此道條奈何橋死諸公之得過且過者十無一二焉計其不可勝述者非論自是日食龜肉水無不入耳之言其法巧心毒美而孰知龜殼雖碎龜心未死猶能報之



么小醜

嘗論天地生人不能  
使其有長與短者  
大無小此天地之缺  
憾也然短小者正不  
一近世侏儒之知身  
不滿多天而心雖萬  
夫若頗不之人惟為古時  
所謂俱饒國則欲求遺  
種之不可復起矣乃野垣  
市上近有一丐身僅二人其  
流頰若能定其叩其年華已  
逾知今日持小鐵尺沿街施  
舞博人嬉笑以乞青錢野民  
少見者怪聚而觀者皆嬉嬉

故此乃空囊而出滿載而歸  
氣掃之歸以甘居人下為樂者  
不知其是何肺腑也聞者好  
事者探技運之曰老而不死  
是為賊子高觀然而日道遠  
過市者可應之曰方今老而  
不死者猶子也然其彼夫  
高官厚祿該國師民賊賊  
四海者子何不是之若而  
尤予區之一焉子好事  
者雖目不能言



雷誤擊人

丹陽東門館前某一日晨起  
 驟臨大雨見過路二字忽睡  
 岸側運中一其其其其其  
 兼領字插天用不其其其其  
 一少年批命臥館前殿取箭  
 插之年頭息夫雷而霹落一少年  
 年死悟思為字雷而霹落一少年  
 華先生連來看古不記若十葉一  
 破道之入口冷者沁骨即死而三拜  
 又寫震一舞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亦備一十一年華先生活元化  
 耶



何元俊

虎威何在

虎為百獸之長若  
 人取其威極以此勇  
 士故其待曰燒虎也  
 其言曰虎有三年人說可  
 恃其威極張牙舞爪以逞其鋒則世  
 不乏猛有力者有起而捕之者矣若使  
 是獵人擒獲一虎置諸柳日身市上俗  
 人觀者以博飲者好者者見而笑曰今  
 之猛虎已傷受人約束者非向之一捕生風  
 威震百獸者乎彼平日坐擁虎帳統為  
 虎臣一遇敵人反貽引虎入室之禍身致  
 身因僕細者以此虎將毋同



二十九  
 張志溫  
 印十二

花大如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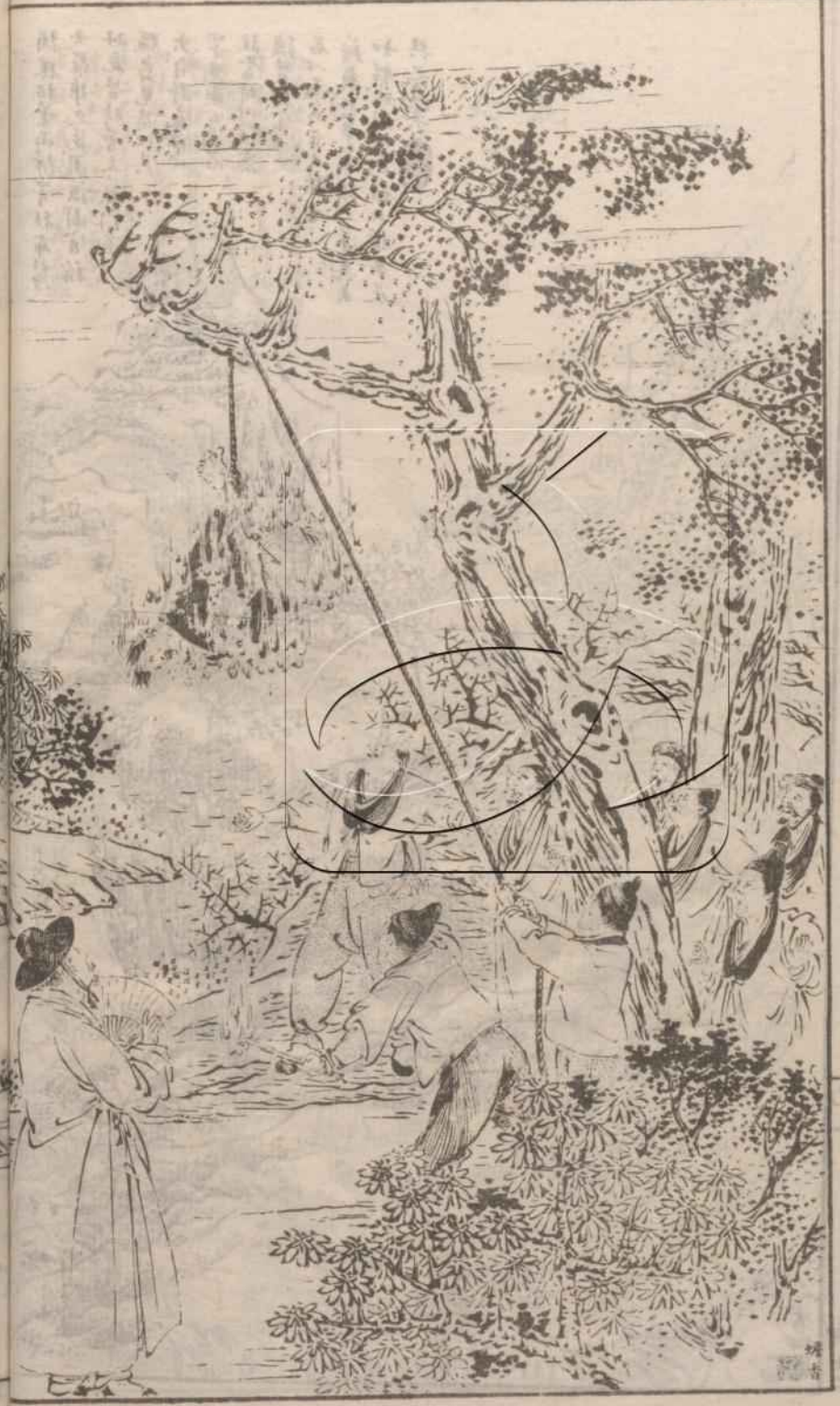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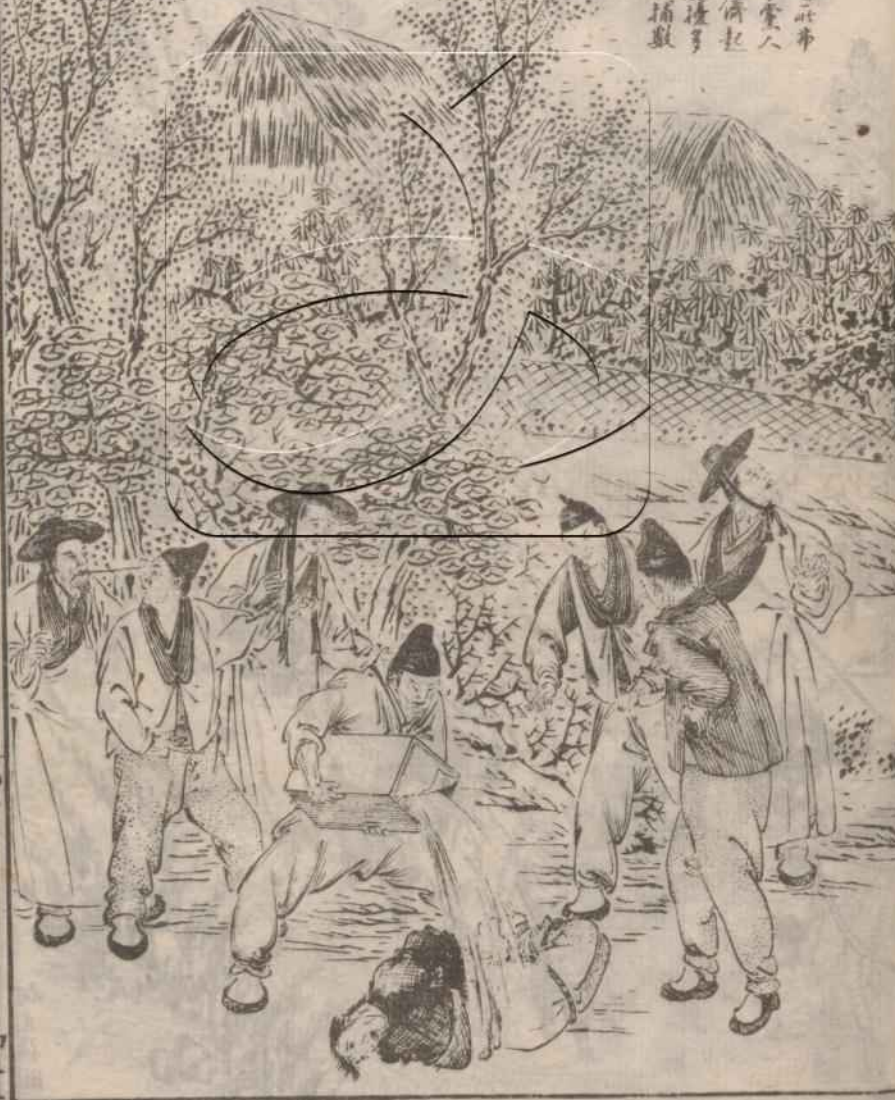
南洋諸島中有巨山馬魯斯洋  
 翠上出重實一日有博物士數  
 輩將往遊於直達山巔俯覽羣  
 峯通觀藤葉見有早馬其眾  
 迴殊成洞之花其為車輪形  
 長二尺有奇重約二十餘  
 磅詢土人以此花之名答曰  
 波羅也博物士以此花大難  
 得遂用照相機映其狀在

摘採枯葉而碎寄往布魯  
 士羅埠之花園該園官稱  
 此花昔時曾生蘇門答  
 臘島見過以其  
 出自野產世所  
 罕見無可為名  
 故當時以該處  
 德蘭刺富士之  
 名以為名云云按古  
 籍載太華年頭之蓮其大  
 如船底則此花雖大猶未足  
 與之匹矣



倭奴火化

倭奴強佔朝鮮政更新法夫知人若皆此亦  
 恤自謂解人皆莫敢進何矣而不知宋忠堂人  
 心未泯猶能以忠君愛國之義獻廟同儕起  
 而共相持雖勢力不敵而思起思伏雖獲手  
 瑞倭奴時有飛於奔命之虞日而前倭巡捕數  
 名偶游街市為堂人所見肆行毆擊大  
 受痛傷既而弁置積薪之土基大  
 焚燒造院燒此怨氣矣、煙  
 鼓瀾漫已將倭巡捕自預全  
 燒化為灰燼但覺微毒四播  
 不堪滿鼻臭氣謂堂人曰子是  
 之行不亦過乎堂人曰彼國不顧天  
 理惟欲兵端虐我高氏後及上國事堂  
 之深重難辭身為臣尚不足放辜  
 子何恤、子、為我運而歎曰堂人  
 不忠故國深惡倭奴此彼倭  
 奴其能高枕無憂否乎



別樹一幟

左軍門實有之詞也  
 平遠也實是其先不可道得其夫人痛大情  
 切既懷柔術二軍勇之畏縮不敢致以強軍  
 為敵其始又無僅如以家擊家漢人計元致  
 其大為國捐軀故然不顧其是捐軀明敵索  
 索香厥雖賊中為雄其流名中憫中之有  
 賢者此若論以仇本投以軍賊編為隊伍  
 別成一軍日夜訓練共濟三千八百身于  
 高強投實藉藉可以殺敵致出者現已由  
 籍夫君於地下其志之成其否難

不可知也現也武職夫身錄  
 敵退縮絕不以忠君愛國  
 為事者真妾婦之不若  
 也嗚呼若左夫人者亦女  
 中之奇傑歟

替夫報仇



何元儀圖

解圍韻事

石頭城時某女祥年可  
十五六年安詳約不啻天  
人某日薄暮至某官署前  
手携紙鸢臨風齊放遙人見之  
咸詭為海浦神仙小作人間遊戲  
以致是為之闢神為之彩出有少  
年子弟主其側許頭品足志意  
誰談女則落大方了無羞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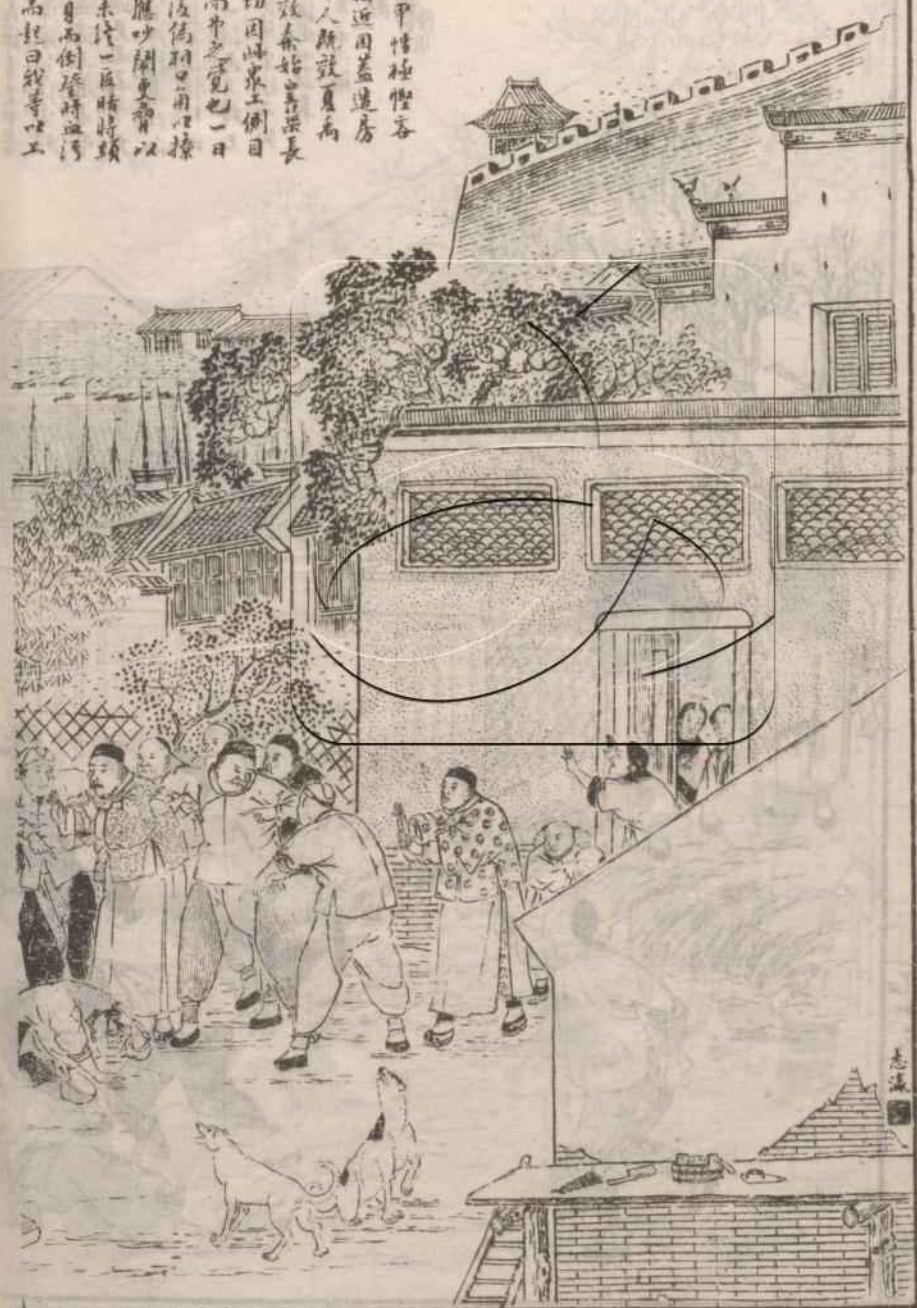
狀滿少年之無忌憚有某甲者  
竟走近女身故弄風箏繞室頗  
有耽之適之意適王廢基營  
中親兵某乙值過見而不平大  
辱所斥甲大怒立揮拳相向  
詎知乙敵甲一交手已仆於地  
甲奮而人遂一擁而上將乙  
圍住迨乙了不覺思東撤而突  
直至甲掌衣表流水四散奔  
逃始大踏步而去若此解  
圍云風波韻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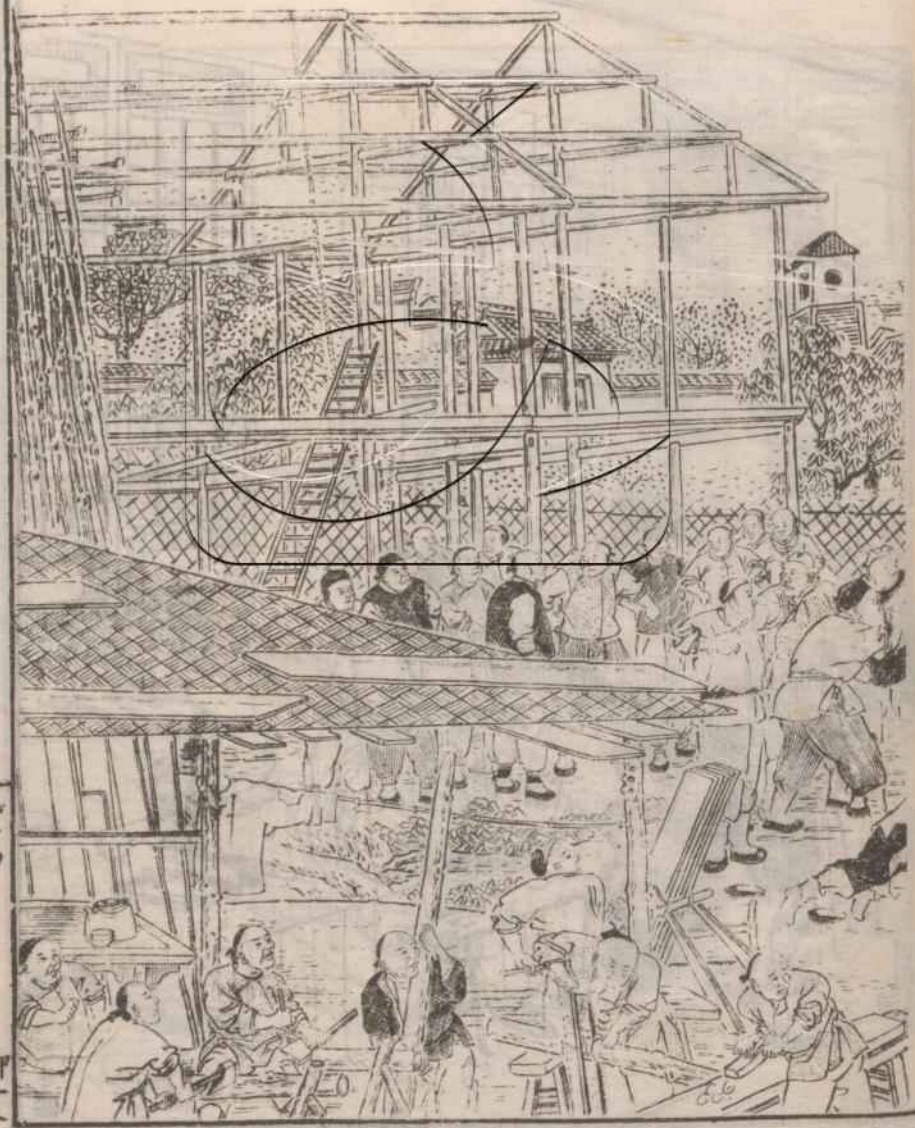


貪詐相生

甬江南門外人某甲性極慳吝  
有一毛不拔之癖近因蓋造房  
屋日役工匠數十人頗致夏商  
王之誦飲食又致茶始甚長  
城技習工嚴切因此求工側目  
咸有怨心而甲尚中之覺也一日  
水木二匠藉酒後倚門甲以持  
甲：果其不願少酬更費以  
遂定假解語猶未信一匠時頗  
頗刺破技中身而倒墜時血污  
滴而眾目喧然而起日能等以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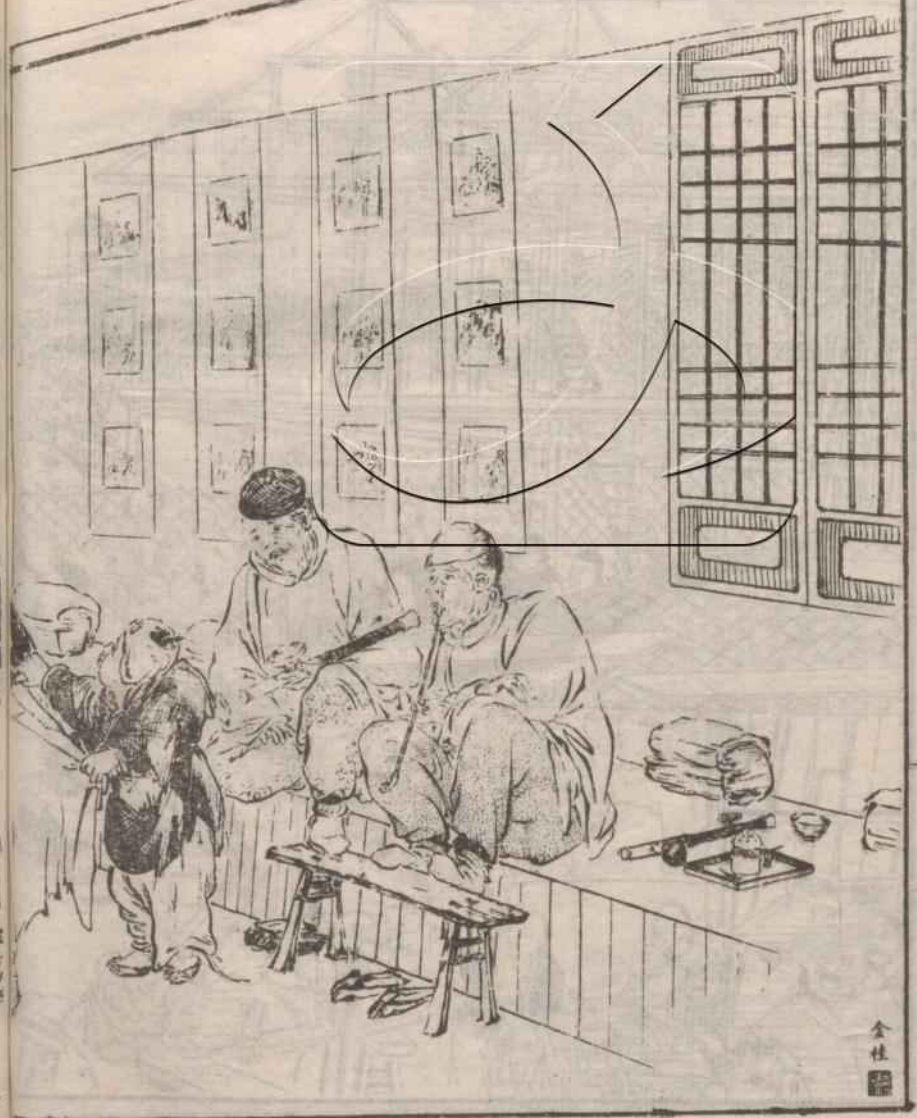
換錢非爾奴也豈可任意辱打  
甲見已動眾怒且不辨也傷輕  
重不得已極口認錯眾匠曰欲  
無辜必立百日保陰醫藥養傷  
外又須百日工錢否則不必待  
兩送官我等自詣縣署請驗矣  
甲一：遵命始寢其事甲  
之怪舌無非愛財耳豈知  
愛財所折財之嫌天下事  
夫抵嗟然中何憤哉



嗜煙驚子

蘇人某甲向在別業坊為野  
 園有煙膏販運致財近以  
 百級債無可彌補乃有去某  
 具為人制其衣襦履地頭以  
 資糊口有一子年甫八齡之入其  
 音極隨父採煙絲未嘗日中至  
 其煙寮一榻披陳呼吸良久其  
 子以乳指掩之致其而啼甲腕

視之慨然曰無子一身終焉何必  
 慮於此以致日受驚沉之累遂  
 焚煙寮去某已而感願將之去實  
 適有某兩年道向嗣後尚空  
 當即許洋二十枚申連聲允諾  
 親書借字契一紙隨時交割其  
 子聞之喜極無注不思分離而  
 甲竟揮袖而去嗚呼家室全無  
 心肝若哉夫亦為禍后所累耳  
 世有者何夫若者高其以此為  
 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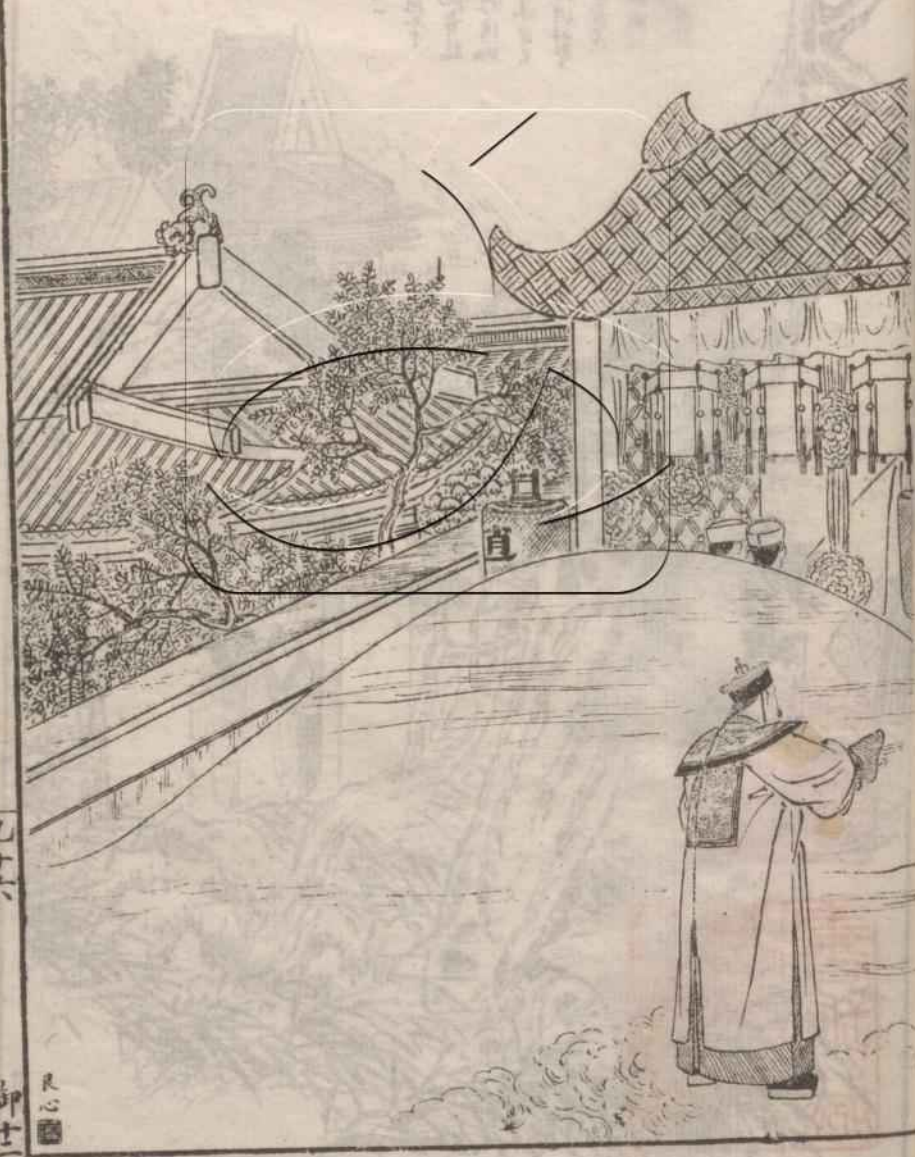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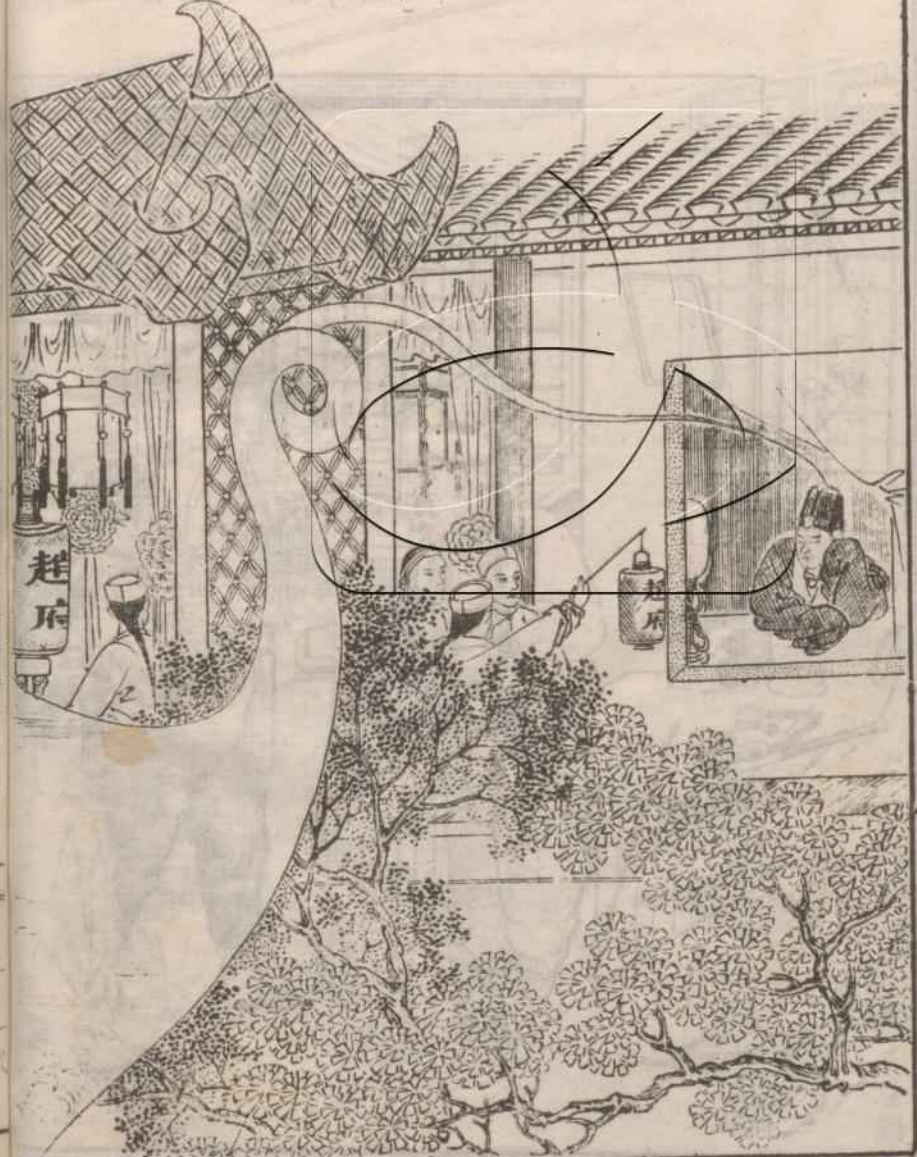
全性



神 警 借 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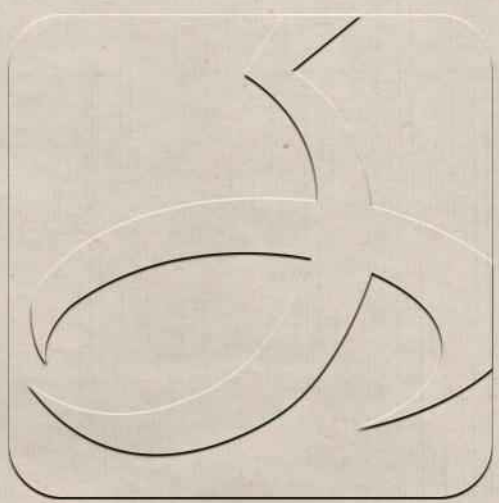
玉人趙景亭古拙產偏寓蘇  
城自父及身已二世矣迨因其  
父逝世借用周王廟餘屋  
歲後景亭以為該廟  
奉玉工常華之所生  
前既為領袖出入其  
間死後何妨暫假  
以權觀瞻詎事畢  
而回自忘其久詭跡而至  
大尋切責謂湯世但知勢  
利於親走他衣不哀痛而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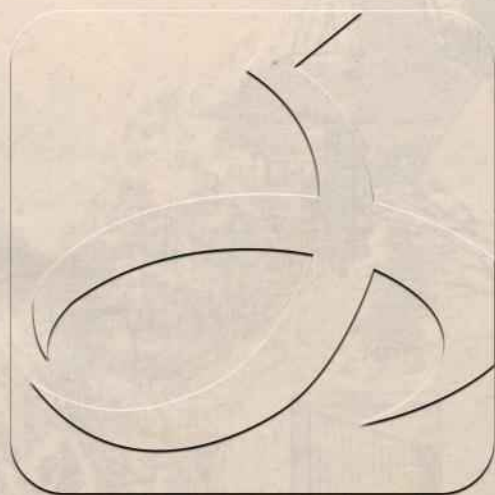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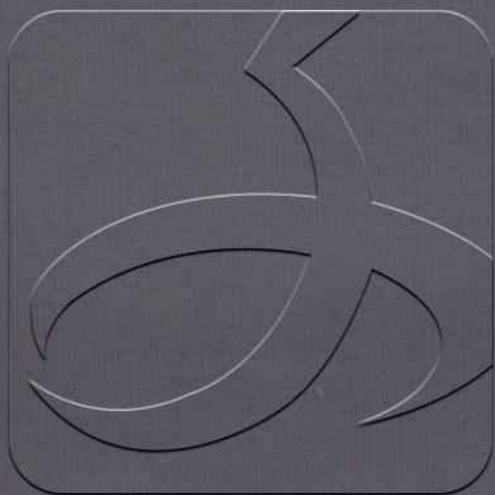
工於儀文之間以為觀美不知  
冥間於此高居古道凡有不應  
為而為者必共責罰予年一生  
壽人亦克賀之然借用周王廟  
陳設豪華神明必怒將予送至  
春中君處嚴辦其徒備嘗  
積至春中君三廟為事亦寬其  
罪其子既寬以為其孽無德不  
以為意未幾其族大某其某正  
遇謂某日路過春中君廟見植  
父如梳頭門不知所犯何事其  
子聞之始恍然於前夢之見矣  
然則心之治喪者尚其各守禮  
法自以借越之故重賂地土愛  
也可



雷 蟪 青 蛙

京師東城門外有古樹一株  
高凌雲漢夫可數周相傳內蟪一  
蛙去通年居此已三十餘年其紀年  
物也思有雷而之際豐隆君息也青龍  
徘徊樹下者再而往竟通言潛避後  
何時之履船內無進知故主知天休事不  
能通言不通時屏屬一聲已時渡船聲  
既辨研蛙亦聲死於水中於是好事者遂  
謂此蛙蟪也秘致遺天龍就渡船何  
事急馬渡及清水元安之吳守





70041854

